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6

中国电影出版社

三十九级台阶

蝴 蝶 梦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26

三十九级台阶

蝴　蝶　梦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3　北京

THIRTY—NINE STEPS

据法国《电影前台》1980年249期所载法文译本转译

REBECCA

20 Best Film plays

Crown Publishers, New York, 1943

据美国皇冠出版社纽约

1943年版《二十部最佳电影剧本选》译出

内容说明

本集收入的两个电影剧本，是素有"悬念大师"之称的英国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拍摄的影片。

《三十九级台阶》曾三次被拍摄成影片，希区柯克导演的这部杰出影片是最早的一部，拍摄于1935年。《蝴蝶梦》则是他到美国后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拍摄于1940年，并获1941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希区柯克十分重视影片的戏剧性，要求影片有一个真实可信、结构完整的生活故事，人物性格在情节中自然显现和发展。他所拍摄的影片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悬念，不露痕迹的精湛技巧，给人以整体的美。

责任编辑：姚 锦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26）

三十九级台阶 蝴蝶梦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9插页：6 字数：14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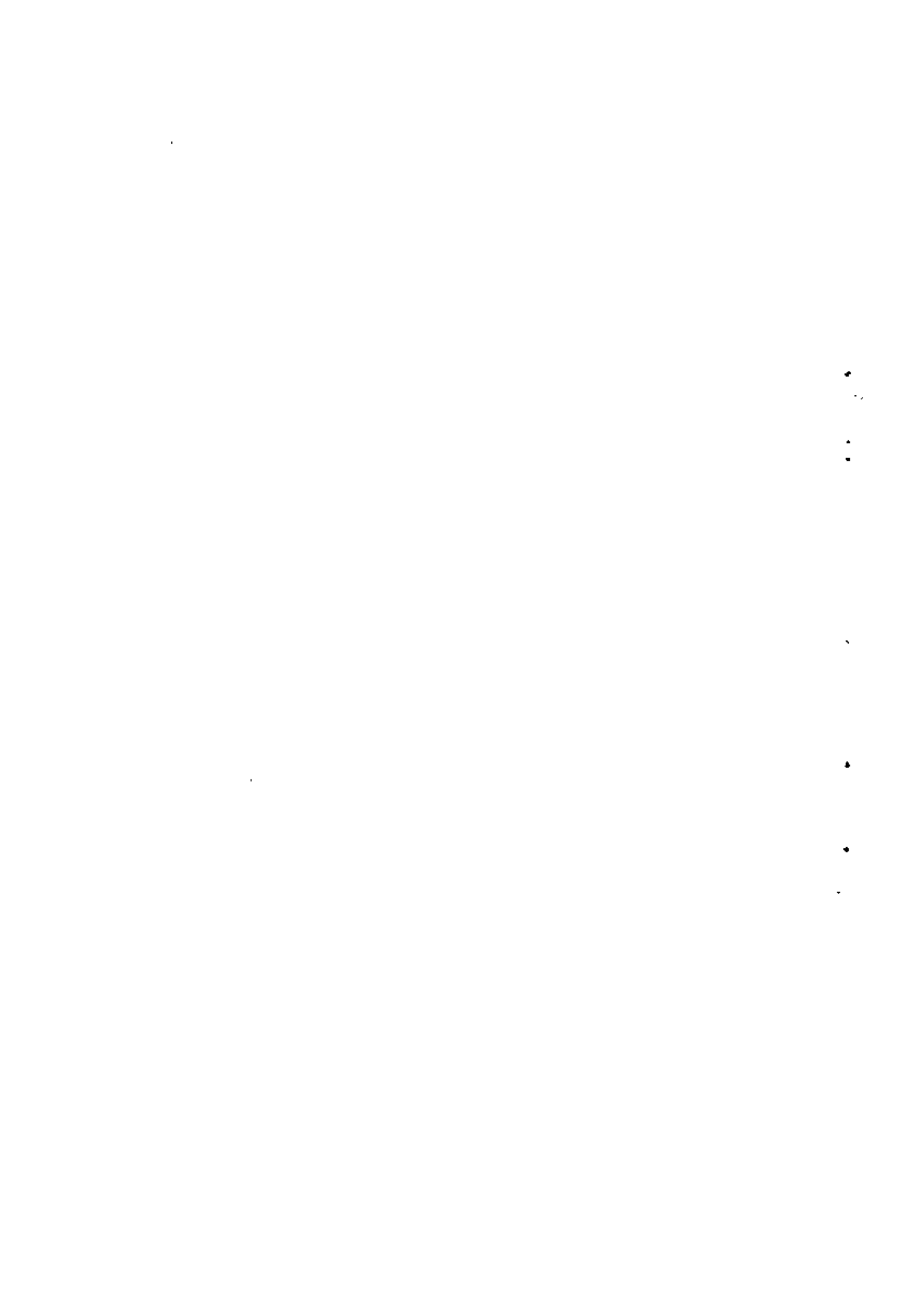
1983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4,000册

统一书号：10061 · 425 定价：0.94元

目　次

三十九级台阶

〔英〕　约翰·巴肯　原著
〔英〕　查·贝内特
　　　　阿·雷维尔　改编
〔英〕阿·希区柯克　导演
徐志仁　肖章　译



片头字幕。

渐隐。

大街—外景，夜

渐显。

一块灯光明亮的招牌特写。招牌上的字母逐一相继亮出：“杂耍剧场”。杂耍音乐。

杂耍剧场—内景，夜

杂耍剧场入口售票处的中近景。一观众走近售票处窗口。前景上只看到他的胳臂。

观众　请给我一张正厅前座票。（他接过一张从售票处窗口铁栅里递出来的票，然后付款，离去）

俯摄观众入场处地面的中近景。上述一观众进场，并将票递给站在门口的检票员。我们看不到这个观众的脸部。一女人侧过身子，让他进去。（从画外听到观众的鼓掌声）

俯摄正厅内通道的特写。这一观众的大衣下摆进入通道，盖住画面。镜头跟摄他走进两排座位中间，对号入座。他周围的观众正在鼓掌。

乐队指挥的中景。前景上是观众坐着，指挥的背影出现在观众的头顶上方。他举起指挥棒，指挥乐队开始演奏下一个节目的音乐，乐曲的旋律与片头字幕出现时的音乐相同。

观众厅远景。乐队面对观众在演奏。

观众厅面朝舞台的全景。只有大幕上打着灯光。音乐在继续。

闭着大幕的中景。前景上是观众坐着，乐队指挥的头出现在观众的头顶之上。幕启。报幕员上场。观众鼓掌。记忆大师梅穆里[1]也接着上场。

报幕员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注意啦！请允许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一位世界上最杰出的人。

俯摄场内观众的远景。

一观众 杰出？有什么杰出？

---

① 梅穆里原义为"记忆"，此处借用作为姓氏和外号。——译者

另一观众　他在冒汗呐！

两人在舞台上的中景。

报幕员　我保管你们看了这位先生的表演会大吃一惊。他每天能在自己的记忆里储存五十件新闻……

俯摄场内观众的远景。

报幕员　（画外音）……而且他能全部记住！（镜头缓慢地摇向剧场尽头，望见有个酒吧柜台，柜台边上靠着一些流里流气的家伙）他能记住成千上万件有关历史、地理以及报刊杂志和科学书籍上所记载的事！

舞台的远景。

报幕员　请大家想一想，要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该下多大的功夫啊！

一观众　（画外音）难道他的本事真象你说的那么大吗？（画外众人的笑声）

舞台的中景。

报幕员　（指着站在他旁边的梅穆里）我是说他在记忆上所下的功夫。你们不妨试验他一下！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可以提些问题问问他！他准能正确无误地、毫不犹豫地回答你们。梅穆里先生，请。

梅穆里的中近景，他向观众致意。乐队随即奏起一段打击乐以表示主角上场。后景上是报幕员还在向观众作介绍。

报幕员　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在报幕结束之前再补充一点：梅穆里先生决定百年之后将他的大脑捐献给大英博物馆！

俯摄场内观众的远景。

观众们　好哇！（鼓掌声）

剧场深处全景。报幕员退场。

梅穆里　请各位提问题吧！女士们先请！

一女人　（在前景上，她背朝我们站起来）我男人自上星期六起没回过家，他到哪儿去了？

一观众　（画外音）躲到瓶子里去了！（前景上的那个女人重新坐下。众笑声）

一观众　（画外音）押上法庭去了！

一观众　（画外音）跟相好的一起跑了！（场内哄堂大笑）

仰摄梅穆里的中近景。

梅穆里　请提个严肃的问题吧！

观众席上一运动员的特写。

运动员　1921年埃普索姆赛马大会上的冠军是谁？

梅穆里的中近景。

梅穆里　是汉默利斯特，他骑的那匹马叫多诺休。遥遥领先。六名骑手，他跑第一名。第二名是格雷格·安·埃伦。第三名是利奥诺拉。（他俯身向前，并用手朝运动员的那个方向指了指）我没记错吧，先生？

运动员的特写。

运动员　没错！

仰摄梅穆里的特写。他向前俯着身子在听取对方的回答，接着又重新站直。

一观众　（画外音）那么1936年呢？

梅穆里　到1937年① 你再来问吧。那时候我准会告诉你的，先生。

哈奈坐在场内的中近景。

哈奈　温尼伯和蒙特利尔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一年轻人　（从哈奈背后站起来）1926年奖杯是谁赢

---

① 本片摄于1935年。——法译者注

得的？

梅穆里　（画外音）奖杯？是滑铁卢奖杯还是足球锦标赛优胜杯，或者是茶杯，先生？

年轻人　是足球锦标赛，笨蛋！（场内哄堂大笑）

剧场深处的全景。前景上，一个男人坐在酒吧柜边，转过身去面向舞台。

坐在柜台边的男人　罗马城是什么时候被烧毁的？

梅穆里　公元64年，是当着尼禄[1]的面被纵火烧毁的。

一对老年夫妇的中近景。

老先生　为什么家禽会害舌尖表皮干燥症？

他的妻子　嘘，别在这儿出丑了。

老先生　（对他的妻子）可我们家的母鸡是害了这种病嘛！

一个胖女人正在捧腹大笑的中近景。镜头移摄经过观众。在移摄中。

一观众　米勒先生赢到过几次赛马冠军？

另一观众　梅·韦斯特今年几岁？

一位戴夹鼻眼镜的先生　克里平什么时候被绞死的？

① 古罗马皇帝（58—68）。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相传尼禄有唆使人纵火之嫌。后为元老院、近卫队所唾弃，途穷自杀。——译者

一女士　在世界举重比赛中，为英国争得最近一次重量级冠军的是谁？

一些站在酒吧柜台边上的男人的中景。

一男人　亨利八世①！

另一男人　我老婆！（剧场内大笑）

舞台的远景。

梅穆里　鲍勃·菲茨西蒙斯。1897年10月，他在内华达卡尔逊城战胜了美国重量级冠军詹姆·科贝特。他当时是34岁。我记错了没有？

一些站在酒吧柜台边上的男人的中景。他们向梅穆里喝采。场内观众鼓掌。

一观众　（画外音）梅·韦斯特今年几岁？

舞台的中近景。梅穆里转身面向这个开玩笑的观众。

梅穆里　我知道的，先生，可我从来不泄露女性的年龄。

一些站在酒吧柜台边上的男人的中景 。 他 们 大声叫

---

① 英国国王（1509—1547）。——译者

囔。场内满堂哄笑。

梅穆里在舞台上走动的中近景。观众嘈杂声。

梅穆里　下一个问题。

一观众　（画外音）梅·韦斯特今年几岁？

那位老先生的特写，他再次提出原来的问题。

老先生　为什么家禽会害舌尖表皮干燥症？

镜头快速移摄，将哈奈框入画内。

哈奈　温尼伯和蒙特利尔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仰摄梅穆里的中近景。

梅穆里　先生，你说什么，温尼小姐吗？

俯摄场内观众的全景。前景上，梅穆里弯腰俯视台下的观众。

哈奈　温尼伯和蒙特利尔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梅穆里　（重新直起身子）啊……是一位加拿大先生！欢迎你，先生！（鼓掌声）温尼伯是加拿大的大城市，曼尼托巴省的省会，离蒙特利尔有1434哩①。我说得对吗？

哈奈　（鼓掌）完全正确。（鼓掌声）

---

① 约2300公里。——法译者注

梅穆里　下一个问题。

众人同时提出各种问题。但人多嘴杂，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么。场内一片嘈杂声。

喧闹着的观众远景。

一观众　梅·韦斯特今年几岁？

出口处的中景。剧场纠察发现那个蓄意捣乱的人。长镜头跟摄纠察走近酒吧柜台。

一观众　（画外音）梅·韦斯特今年几岁？

纠察走到柜台跟前进行干预。一青年人在前面逃，纠察在后面骂。镜头跟摄纠察追赶青年人。纠察抓住青年人。两个人扭打着。

一观众　（画外音）梅·韦斯特今年几岁？（殴斗在扩大，有几个观众站起来试图参预这场群架）

舞台的中景。报幕员从幕后出，走近台前。

报幕员　先生们，先生们，请大家，请大家不要……

剧场尽头打群架的中景。

剧场尽头的远景。观众们无心于台上的节目，纷纷参加殴斗。殴斗的中景。前景上，那位老先生又试图再提他原来的问题。

老先生　为什么家禽……

喧闹声淹没了他的声音。老先生双手紧紧抱住一根柱子，免得被挤到大打出手的人群中去。

剧场尽头的全景。群架打得越来越厉害。中近景。双方拼命厮打。一只戴着手套、握着一支小手枪的手的特写。"砰"的一声枪响。一位胖先生①的背影特写。殴斗突然停止。胖先生丧魂落魄地转过身来面对镜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男人们的中近景。发出第二声枪响。中止了片刻的混乱又重新开始。人人都向场外冲去，准备逃跑。剧场出口处的中景。观众象潮水般地涌向出口处。舞台的中景。梅穆里朝着台前乐池俯下身子去，并推了推乐队指挥。

梅穆里　来一段，随便演奏什么，安定一下人心……

（乐队指挥挥动指挥棒。乐师们奏起刚才那段梅穆里出场时的乐曲）

人群的中近景。他们在音乐声中冲向出口处。

在高处向下俯摄出口处人群拥挤的远景。人们拼命想离开剧场。哈奈出现在乱纷纷的人群中。一个年轻女人躲到他的胸前，他推着她向前走。

---

①　这位胖先生就是导演阿·希区柯克本人。——法译者注

俯摄哈奈的中近景，他带着这个年轻女人走向出口处。音乐的旋律烘托出人们在出口处拥挤不堪的情景。

街道—外景，夜

杂耍剧场出口处的中景。观众们你推我撞，争先恐后地冲出剧场，走到街上。哈奈扶着那个年轻女人走向前景。

哈奈　啊，这下我们总算挤出来了。

安娜蓓拉　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哈奈　为什么？

安娜蓓拉　嗯……因为我喜欢跟你走。

哈奈　好极了。不过你准会失望的。走吧，公共汽车来了。（*他催促安娜蓓拉向前走去*）

杂耍剧场的全景。剧场出口处前面集结着一群人。哈奈拉着安娜蓓拉急步向前。他们穿过大街，向前景走来。一辆大型公共汽车自左向右进入画面。与此同时，一个胖先生[①] 自右往左进入画面。他从男女两人的面前走过去。公共汽车在他们后面停下。（*画外音：城市交通的喧闹声，汽车喇叭声等……*）公共汽车启动。

渐隐。

---

① 胖先生是希区柯克本人。——法译者注

渐显。

一幢大楼正门上方玻璃楣窗的特写。上面写着："波特兰公寓"。镜头拉摄出大楼的正门。哈奈和安娜蓓拉登上台阶。哈奈开门，侧转身子让安娜蓓拉进去。

波特兰公寓—内景，夜

一扇开着的大门的中近景。安娜蓓拉走过哈奈面前，进入大楼前厅。镜头跟摄两个人向前走去，一直跟到一块挂牌摄成大特写止。上面写着："二楼，理查德·哈奈先生"。哈奈把手指放在他的名字旁边的一个揿钉上。

安娜蓓拉　（画外音）你是这儿的临时房客吗？

镜头向后拉摄。挂牌上整整齐齐地用漆写着各个房客的名字。只有哈奈的名字写在一张硬纸片上，用揿钉钉在挂牌上。

哈奈　对，我临时租了一套带家具的房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只在这儿住几个月。嗳，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

安娜蓓拉　（犹豫不决）史密斯。

哈奈　（打趣地）好，就算史密斯吧。

他拉着安娜蓓拉向那装有双门的电梯走去。哈奈开左边的半扇门，安娜蓓拉开右边的半扇门。两人走进电梯。哈奈把两扇门关上。垂直化入。

在一间阴暗的房里，一扇关着的房门的中近景。房门启开。哈奈进房。

安娜蓓拉　（画外音）你是不是想……（她跟在他后面进去）进一步知道我的事？依你看，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哈奈　（关上门）演员？

安娜蓓拉　不完全象你想象的那样。

哈奈　歌唱家？

安娜蓓拉　不是。

哈奈　对不起。

安娜蓓拉　我纯粹是为自己工作的。

哈奈　干一种冒险的事？

安娜蓓拉　对极了。

哈奈　（拉着她向一扇门走去）走这儿。我怕你会觉得我的客厅弄得太乱了……（一间阴暗的大房间的全景。家具上都套着白色的布套。房间尽头的一扇门开了。画外音）我已经叫人去请了几个房间装饰专家。（他们俩在这间黝黑的房间门口站住）等一等，我找电灯开关。

安娜蓓拉　不，慢一点……（她穿过房间，把背靠在墙上，面对着门。哈奈站在开关旁边被弄得目瞪口呆。安娜蓓拉背靠着墙的中近景）好，现在开灯吧。

哈奈的中近景。他开亮电灯。白色的灯光驱走了黑

暗。远景。安娜蓓拉背靠在两扇窗户之间的墙上站着；窗上没有窗帘。中近景。哈奈尴尬地把身后的门关上。他转身走到一件小家具跟前，拉去罩在上面的布套，打开小门。这是一个小酒柜。

安娜蓓拉　（画外音）哈奈先生，劳驾，请把那面镜子翻过来面对着墙，好吗？

哈奈放下他正要斟酒的杯子，露出感到奇怪的神情。他把挂在壁炉炉台上方那面映显出安娜蓓拉身影的镜子面朝墙壁翻了过去。

哈奈　（回到酒柜跟前）要是窗上有帘子，你就高兴了，对吗？

安娜蓓拉　（画外音）对了。

哈奈　对不起。（电话铃响。房间的远景。在房间尽头，哈奈在酒柜前转过身来）嗳，电话……（他迈步向前）等一下。

哈奈从背靠墙壁站着的安娜蓓拉身前经过，走向前景。他随手掀开盖在写字台上的布罩，台上露出一架响着铃的电话机。安娜蓓拉向前跨了一步，显得非常激动。

安娜蓓拉　哈奈先生，不要接电话！

哈奈　（转身对她）为什么？

安娜蓓拉　因为我料想这电话准是打给我的。

哈奈　那你说不接就不接吧。（电话铃继续响着。哈奈走回到房间尽头酒柜跟前。镜头推近。他斟满了一杯

酒）你可以安心坐下了。

电话铃响停止。

安娜蓓拉　谢谢……请你把那张长凳推给我好吗？

哈奈手拿酒杯，边走边用脚把凳子推到安娜蓓拉跟前。她坐下。他把酒杯递给她。她接过酒杯。哈奈在她旁边坐下。镜头推近他们两人。他望着安娜蓓拉，见她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哈奈　看来你确实需要喝点酒！

安娜蓓拉　是的。谢谢。（哈奈接过空杯，走回到酒柜那边去）我该跟你解释一下……

哈奈　啊，你别为我操心。

安娜蓓拉的特写，她向自己的周围看了看。

安娜蓓拉　我们不能在这儿交谈。

哈奈的中近景，他转向她。

哈奈　那好吧。

他放下手里的酒杯，走过去开门。他关上灯，等安娜蓓拉走出房间后，又重新把门关上。

一间黝暗房间的远景。在背景上，可以看到哈奈开门进屋，安娜蓓拉跟着他进来。哈奈正欲伸手开灯，安娜蓓拉立刻拦阻住他。

安娜蓓拉　等一下。（她走到窗前，放下帘子）

哈奈　可以开灯了吗？

安娜蓓拉　姆姆姆……

哈奈开灯。他们在厨房里。

哈奈　抽烟吗？

安娜蓓拉　不，谢谢。

电话铃（画外音）又响了起来。

哈奈　又是你的那些朋友打来的。

安娜蓓拉　别理他们。

哈奈关上厨房门，接着点燃一支卷烟。电话铃声消失。安娜蓓拉走到厨房中央的桌子跟前，镜头推近她。她坐下。哈奈走到她身边，仔细地看着她。她擤了擤鼻涕。

安娜蓓拉　请别见怪，我想向你讨点吃的东西。我整整一天没吃一点东西！

哈奈　当然可以！

冰箱的中近景。哈奈走上前去，打开冰箱，从里面拿了一点食品出来。安娜蓓拉坐在桌前的中景。她解开大衣的领子。哈奈端着一只大盘子从她身后经过。盘子里放着一条干鱼，他递给她看。

哈奈　你喜欢不喜欢吃黑线鳕？

安娜蓓拉　喜欢。

哈奈转身对着煤气灶，开始做鱼。安娜蓓拉脱下大衣。

哈奈　我看你不是真的叫史密斯。

安娜蓓拉　这得看我在哪儿。你可以叫我安娜蓓拉。

哈奈　安娜蓓拉·史密斯……这名字象是个牧师的女儿。

他划燃一根火柴。在点燃煤气时，灶上发出一声轻轻的气体爆破声。

安娜蓓拉　（恐惧地）啊！

哈奈　怎么，漂亮姑娘，你是不是对今天晚上的枪声还心有余悸？

安娜蓓拉的特写，她勇敢地瞟了哈奈一眼。

安娜蓓拉　那枪是我开的。

俯摄哈奈的特写，他以怀疑的目光，转过身去看安娜蓓拉。

哈奈　是你开的？

安娜蓓拉　（画外音）对……是为了要牵制对方。（安娜蓓拉坐在厨房桌前的中近景）你要知道，我当时必须马上离开剧场。那儿有两个男人想杀死我。

哈奈　（画外音）说真的，往后你交朋友得多加小心！

安娜蓓拉　不是的，你没有听懂我的话。

她站起身来，面对着他。他们两人的中近景。

哈奈　不过就算你开了枪，这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是不是？一个漂亮而神秘的女人遭一些杀人凶手的追逐，看来倒象是个间谍故事！

安娜蓓拉　一点不错。不过我还是喜欢管它叫“特工”。

哈奈　“特工”？替哪个国家工作？

安娜蓓拉　替给我钱的国家工作。

哈奈　请问你是哪个国家的？

安娜蓓拉　我没有国家。

哈奈　那你是生在气球里的，嗯？（他走开去）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安娜蓓拉坐下。哈奈从橱柜里拿出一副餐具，然后又走回到她旁边。画外音）我猜想，你要把重大的国家机密弄到手之后才肯离开这儿，对吗？

安娜蓓拉　不，我的使命是不让这个国家的重大机密被人盗走。这并不是我热爱英国，而是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钱。

哈奈　（画外音）好极了！

他俯身向前，将胳臂伸到安娜蓓拉面前去取桌上的一块抹布。她拉住他的胳臂。

安娜蓓拉　请你听我说，有个非常厉害的外国特工人员马上就能把一个有关英国空中防务的重大机密弄到手了。我去这家剧场是为了跟踪他手下的两个人。可惜，我被他们发现了。正因为这样，现在他们死死盯着我不放！

哈奈　（挣脱她的手）太遗憾了！（中景。他拿了抹布重新挺直身子）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叫被迫害妄想症的？

安娜蓓拉　你不相信我？

哈奈　坦率地说，不相信。（他拿起一把刀，开始切面包）

安娜蓓拉　那你去那儿看看楼下的大街。

哈奈停下手，迟疑了一下，然后拿着一把面包刀走到门口。他开门出去。中近景，在一间阴暗的房间窗户前，窗子关着，挂着的白色窗帘纹丝不动。哈奈手里拿着面包刀，慢吞吞地走到窗前。他转身向窗外看去。俯摄一条昏暗街道的远景。一盏街灯下面有两个人在窥探。哈奈的中近景，他看着窗外。他茫茫然不知所措，慢步离开窗口，走出房门。安娜蓓拉坐在厨房前景的中近景。厨房门开，哈奈进来。

哈奈　我相信了。

他随手把门关上。安娜蓓拉稍稍欠了欠身子。

安娜蓓拉　他们是不是在那儿？

哈奈　（向前走着）是的。

安娜蓓拉　我还以为我把他们甩了。你听好，我要告诉你一件本来你不该知道的事……可现在他们已经跟踪我到了这里，因此你也被牵连进去了。（她坐下）

哈奈　你这是什么意思？

安娜蓓拉　你听说过“三十九级台阶”吗？

哈奈　没有。这是什么？是一家酒店？

安娜蓓拉的特写。

安娜蓓拉　你仍然可以不相信，但这会儿你所嘲笑的事完完全全是真的！（哈奈的特写。画外音）这帮家伙什么也不怕的！唯一能抓住他们的是我。如果不抓住他们，那要不了几小时或者几天，英国的重要机密就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去了。

哈奈　那么你为什么不报告警察局？

安娜蓓拉的中景。哈奈把餐具放在她面前。

安娜蓓拉　因为警察局里的人跟你一样不会相信我的。就算相信我了……（她脱下手套）你想想，他们得等多久才能开始行动呢？（哈奈从她身后走到她左边坐下）而这帮家伙行动可快着呐。你真不知道他们那个头儿有多狡猾！既狡猾又毒辣！

哈奈　他什么样儿？叫什么名字？

安娜蓓拉　他的名字至少有一打之多。他能装扮出一百多种各不相同的外貌。但有一样东西他没法掩盖……（她拉起哈奈的手，捏着他的小手指）这个。他的小手指断了半截。（哈奈的大特写。安娜蓓拉捏着他的小手指。画外音）你要是遇见我所说的这个人……（两人坐在桌前的中近景）那你得特别留神，朋友。

哈奈　（他站起身来）谢谢……（中景。哈奈从安娜蓓拉身后走过，回到煤气灶边）我会留神的。好吧，现在

你打算干什么呢？（他把平底锅从煤气灶上拿起来，然后把锅里的鱼盛到盘子里）

安娜蓓拉　首先，我要吃黑线鳕。然后，要是你不想把我撵出去的话，（哈奈把鱼盛到她的盘子里）我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一宵。

哈奈　（走到她后面）没问题，你可以睡我的床。（他在她旁边坐下）我睡到长沙发上去。你还有什么别的事要我做吗？

安娜蓓拉　借我一张苏格兰地图。

哈奈　苏格兰地图？干什么？

安娜蓓拉　（她端过盘子准备就餐）因为在苏格兰有个人，我无论如何得先见到他。

哈奈站起身来。安娜蓓拉开始吃鱼。他在离身走开之前犹豫了一下。

哈奈　你说的那个"三十九级台阶"是不是就在苏格兰？

安娜蓓拉　也许我明天可以告诉你。

哈奈走向门口，离去。安娜蓓拉独自一人留在厨房内进餐。渐隐。

渐显。中景，在一间昏暗的房间里。通过一座铜像身上反映出来的亮光可以看到窗门敞开着。白色的窗帘在随风飘荡。

哈奈在前景上躺着的中近景。他正在睡觉。房间尽头的门被推开了。安娜蓓拉进来。她披头散发，面无人色，好象非常恐惧的样子。她伸着双臂，手里拿着一张揉皱了的纸。当她踉跄向前走来时，哈奈坐起身来。在离长沙发两步远的地方，她停下脚步，挥动那张捏在她手里的纸。

安娜蓓拉　快走，哈奈！下一个要轮到你了！

她又摇摇晃晃地向前挪动了一步。哈奈莫名其妙地瞪着两眼一动不动。安娜蓓拉晃了晃身子，向前一冲，倒在哈奈的膝盖上。只见她的肩胛骨中间插着一把切面包的刀。哈奈仍然一动不动。画外音：电话铃响。

放在桌上的电话机大特写。镜头向后拉开，画面上出现窗子。哈奈倒退着从左边进入画面。他用手帕擦着双手。突然，他意识到电话铃声。他想伸手去拿电话听筒，但立刻又缩了回来。镜头向前推近。哈奈稍稍将身子挨近窗口，仔细察看。

俯摄街道的远景。黑夜。街边电话亭里有一个人。在亭子旁边有个穿皮大衣的男人在望风。哈奈在窗口边的中近景。他回过头去看了看桌上的电话，然后又重新向窗外看去。

俯摄两个男人和街上电话亭的远景。画面上叠印出安娜蓓拉的特写。她仿佛也在注视街上的这两个男人。

安娜蓓拉 ……这会儿你所嘲笑的事完完全全是真的！（她转过身来面朝我们）这帮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叠印消失。

哈奈的中近景，他的目光从窗口移开，转向安娜蓓拉的尸体。一件东西把他的注意力吸引住了。

安娜蓓拉紧握着拳头的特写。她手里仍然紧紧地抓着那张揉皱的纸。哈奈走近。他弯下腰去取纸。他不得不用两只手一起去取，因为安娜蓓拉的手已经僵硬了。死人的手被扳开了，哈奈取纸。镜头跟摄他缓慢地直起身来，打开这张纸，仔细研究。插入纸的特写。这是一张苏格兰地图。地图一角的大特写。一个被铅笔画过圈的村庄名字。上面写着：“阿尔塔纳—雪拉切”。

仰摄哈奈看地图的特写。电话铃声止。

地图一角的大特写。叠印出安娜蓓拉的脸容。她已经闭上眼睛死了，她的映像在微微颤动，犹如一支被风吹动

的烛光。

安娜蓓拉　在苏格兰有个人，我无论如何得先见到他。要不了几小时或几天，英国的重要机密就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去了。警察局里的人跟你一样不会相信我的。我警告你，这帮家伙行动可快着呐……快着呐……快着呐……

叠印消失。

仰摄哈奈埋头看地图的特写。他重新抬起头来，显示出沉思的样子。

渐隐。

波特兰公寓的前厅—内景，白天

渐显。仰摄楼梯的中近景。哈奈穿着一件深色大衣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来。他突然停住。镜头反转拍摄街道。透过装有铁栅栏的玻璃大门，可以看见门对面的人行道。有两个男人在房子前面来回走动。哈奈蹑手蹑脚地从左边进入画面，偷偷地注视这两人的动静。他转身走到那块写有房客姓名的大挂牌跟前。他在那里踱来踱去，不知如何办好。镜头反转拍摄玻璃门打开。送奶工人进来。哈奈拉住他的手臂。

送奶工人　您好，先生，今天您起得可真早啊！

哈奈　（他把送奶工人向后拉到楼梯口）你想不想赚

点外快？

送奶工人　怎么回事？

哈奈　我想借你的帽子和上衣用一用。

送奶工人　嗳，慢着！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

哈奈　我想逃走。

送奶工人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难题了？

哈奈　是的。

送奶工人　什么事？

哈奈　跟你直说了吧，二楼有个人被杀了。

送奶工人　被你杀的？

哈奈　不，不，被外面那两个男人杀的。

送奶工人　哦，我懂了。我猜想他们大概是在那儿等警察来把他们抓走。

哈奈　请你静心地听我说。他们是外国间谍！他们在我屋里谋杀了一个女人，现在他们就要对我下毒手了！

送奶工人　得了，别胡扯了。干吗一大清早就开这种玩笑！

哈奈　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你结婚了吗？

送奶工人　可惜结了！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哈奈　哎，我可没结婚。我是个单身汉。

送奶工人　是吗？

哈奈　嗯……二楼住着一个有夫之妇……

送奶工人　真的？

哈奈　真的。刚才我在跟她幽会。现在我想回家去了……

送奶工人　那就去吧，有谁拦住你呢？

哈奈　外面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她的兄弟，另一个是她的朋友。这下你总该懂了吧？

送奶工人　你干吗不早说，老弟！（他转过身去，脱上衣）你想想，怎么能叫我相信……（装有铁栅栏玻璃门的中近景。那两个男人在对面人行道上走过去。画外音）什么杀人啊！什么外国间谍啊！穿上吧！还有这帽子。

哈奈和送奶工人在楼梯口的中景。哈奈穿上送奶工人的衣服。后者又把帽子递给他。

送奶工人　好了！

哈奈　（他穿好衣服，往对方手里塞了一张钞票）拿着！

送奶工人　（边说边把钱装进口袋）啊，不，先生，你别客气了！说不定哪天我也会向你借衣服呢。我的马车在拐角上，你甭管它了……（镜头跟摄哈奈走下台阶。他走到大门前停了下来。画外音）再见，老弟！

哈奈　再见。谢谢。

他开大门走出去。大门重新关上。哈奈快步走下台阶。送奶工人向前走去，拾起放在门边的空奶瓶。

送奶工人　唉，空奶瓶！

渐隐。

街道—外景，白天

渐显。凌晨。伦敦一街道的全景。僻静的街道。街中心停着一辆无人驾驭的马车。

叠化。

叠化。一辆火车头前部的中景。煤水车上写着："飞翔的苏格兰人号"。右边有一块行车时刻牌，上面写着："苏格兰线"。

车站—外景，白天

车站月台的远景。一个背着旅行包，身穿打褶短围裙的苏格兰男人离去。跟他擦肩而过朝我们这边走来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和她的女友。镜头移摄月台边上，一长列车厢。玻璃窗上不断映出那个金发女郎的脸庞。接着是哈奈的中近景，他俯身靠在他那车室的窗口边。这时，在他后面稍远处，隔壁车室的窗口上，那个金发女郎正在跟留在月台上的女友说话。哈奈注视着月台上来回走动的人们。

一盏亮着的信号灯特写。

站长帽子上端的大特写。

站长大声吹哨，手里挥动着一面小旗。火车司机的中

近景，他靠在机车窗边听候发车命令。他转过身去拉响机车的汽笛。哈奈的特写，他靠在车窗口眺望月台的尽头，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他。车站月台的远景。火车在汽笛声中缓慢启动。一辆汽车驶到月台尽头停住。两个男人下车。停在月台尽头的汽车的中近景，从车上下来的那两个人疾步向前，想赶上火车。哈奈在窗口的特写。为了不让人看见，哈奈急忙把身子缩退回去。

火车头的远景，它在一片白茫茫的蒸汽中朝我们这边驶来。列车行驶的速度逐渐加快。俯摄车站月台的中近景。画面左侧映现出火车最后一节车厢尚未离开月台的影子。画面右侧是两个男人的阴影。他们在飞速奔跑，试图赶上火车。火车的影子渐渐离开月台。两人止步。

渐隐。

波特兰公寓—内景，白天

渐显。俯摄一扇白色房门的中近景。一个女佣人推开房门，顿时在房门口愣住了。她转身面朝我们。她张着大口，象是在高声呼喊。画外音：火车进入隧道发出一阵刺耳的汽笛声。

苏格兰线—外景，白天

隧道出口的远景。火车鸣着汽笛，突然钻出隧道。

叠化。

开往苏格兰的火车—内景，白天

叠化。哈奈的特写，他的头紧靠着车窗，睡着了。我们可以听到两个商品推销员的谈话声。

推销员甲　（画外音）喂，我说现在质量比二十年前的好多了。

推销员乙　（画外音）是啊，更柔软了。既柔软又实用。

镜头慢慢地往后拉摄。在哈奈对面座位上坐着两个人。

推销员甲　你说得很对。可我真不明白人们怎么会爱用老式胸衣。那有多硬啊！

一个牧师的中近景，他蜷缩在对面的角落里看报。

推销员乙　（画外音）不过我看老式的比较耐用。

推销员甲　（画外音）是啊，我不知道……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

推销员甲　……我的这批货差不多能使用一年！好，我给你瞧瞧。（他起身取下行李架上的手提箱）它们的需要量很大，你知道吗？（他坐下来，把手提箱放在膝盖上打开。他取出一件式样十分难看的胸衣）老式的！

推销员乙　（做鬼脸）哎唷……我的妈呀！

推销员甲把老式胸衣放好，又从箱里取出一个新的样

品。他给对方看一副"最新式"的吊袜腰带。

推销员甲　现在你看看这个，我们的流线型新产品。（牧师的中近景，他放下报纸，抬头看了一眼。画外音）我们的第一号式样，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种。

推销员乙　（画外音）除了这个，你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推销员甲把吊袜腰带放入手提箱，接着又取出一副胸罩。

推销员甲　我看不错。这个，你瞧！要是给一位漂亮姑娘戴上……（牧师的中近景，他看着他们俩。画外音）保管她称心满意！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

推销员乙　好极了，最好在姑娘戴上以后，你带她来让我看看！（火车减速）

推销员甲　行啊！（他回头看窗外）这会儿我们到了哪儿了？"爱丁堡—韦弗莱"。真快啊！

推销员乙　（对牧师）请你原谅，先生……（牧师的中近景，他起身取下行李架上的旅行袋。画外音）我们尽谈生意，太打扰你了。

牧师　（戴上帽，向前走去，准备下车）没关系，没关系。

车室的中景。火车在一个车站上停住。哈奈已睡醒。牧师从哈奈和两个推销员中间走过去。他推开车室门①，走下车厢。

推销员乙　（对牧师）再见，先生，再见！

画外音：一个大型火车站上热闹的嘈杂声。牧师推上车室门，他透过开着的玻璃窗对两个推销员冷冷地看了一眼。

牧师　再见。

牧师离去。推销员甲把“样品”放入手提箱内。

推销员甲　（他噘起嘴）少见多怪！

推销员乙　不过我敢打赌，他准是个猜字谜能手。（哈奈环顾四周）喂，温莎的这次马赛，不知道谁得了冠军？

推销员甲　无可奉告。

他站起来，重新把手提箱放上行李架，然后弯着身子看窗外。

爱丁堡车站—外景，白天

车室窗子的中近景。

一报童　（画外音）看报啦！……看报啦！

推销员甲把头伸到车窗外。报童走上前来。

---

① 车厢内各个分隔开来的车室都有一扇向外开的车门。——法译者注

推销员甲　喂，小孩！有没有《英国人》报？（报童递给他一张报纸。他付了钱，接过报纸）好！

他把头缩回车厢，报童离去。

火车—内景，白天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推销员甲坐下来翻阅报纸。在前景上，推销员乙在点燃烟斗。

推销员甲　呵！

推销员乙　我们全都中彩了？

推销员甲　伦敦西区的一个公寓里有个女人被谋杀了……

镜头反转拍摄哈奈，他听到这一消息，立刻一怔。

推销员乙　（画外音）什么？

推销员甲　（画外音，读报）伦敦西区一公寓里发现一具被人杀害的女尸。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

推销员乙　这些情杀案，我都听腻了。这次比赛，谁赢了？

推销员甲　巴彻勒·勃特恩，二比一。

推销员乙　好！

推销员甲　（读报）波特兰大楼，74号，波特兰公寓。（哈奈的特写。画外音）在英国广播公司旁边。这一

地段环境十分清静。（模仿英国广播公司广播员的声音）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晚上好。（笑声）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

推销员乙　她长相怎么样？是不是跟普通人一样？

推销员甲　（读报）一个衣着整齐，年约三十五岁左右的女人，背部插着一把刀子。房客理查德·哈奈失踪。

推销员乙　（讥讽地）我才不信呢！

两人大笑。

哈奈的特写，他听着两人的谈话。

推销员甲　（读报，画外音）早晨七点，女佣伊丽莎白·布里格……什么？……这下完了！

两个推销员的中近景。

推销员乙　又怎么啦？

推销员甲　（停止读报）唉，这个世界上还讲不讲诚实？（哈奈的特写，他竭力想看清楚报上的标题。画外音）你倒是说呀！（读报）新式女子弹力胸衣！（推销员甲的特写）从今天起在皮尔米昂大街，麦克卡琼兄弟公司出售，售价十七先令九便士。各式胸罩一律定价为四先令十一便士。（他放下报纸）简直不象话，你听到了没有？（哈奈的特写，他低下头去看报上的标题。画外音）弹力胸衣！

比我们的流线型新产品便宜一先令三便士！（他转身对着推销员乙。特写）现在甚至没有必要再到阿贝丁去了！

哈奈　（画外音）我能借你的报纸看一看吗？

推销员甲转身面朝我们。从他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十分厌恶商业上的这种冷酷无情的竞争。

推销员甲　当然可以。

他把报纸拿到哈奈面前，报纸盖满整个银幕。哈奈接过报纸，把它翻过来对着我们，遮住了推销员的身影。镜头的焦距对准前景上的报纸。在几行醒目的标题旁刊登着哈奈身穿加拿大农场主服装的一张旧照片；标题上写着：“一女郎在公寓惨遭杀害。由女佣于今晨发现。死者背部受刺。一加拿大农场主神秘失踪”。

哈奈埋头看报的特写。

前景上，报纸的大特写。推销员乙伸长脖子从报纸上方仔细打量着哈奈。哈奈的特写，他抬起头来。前景上，报纸的大特写。推销员乙透过眼镜的镜片，用讥刺的目光看着哈奈。后者放下报纸，发现对方仍在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

哈奈　（画外音）谢谢。

车室的中景。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在月台上来回走动的行人。哈奈还了报纸，站起身来，准备走出车室。他俯身去开车门。

爱丁堡车站—外景，白天

哈奈的中景，他开门，下车，走上月台。他在车厢前踱了一会儿，然后停住脚步，转身面朝我们，凝视前方。

出口处的远景。一个警察和一个穿便服的人正在评论报上的新闻。

哈奈的中近景。他向前走去，镜头跟摄。他穿过月台，走近站在出口处的两个人。他在他们跟前停了下来。

警察　光凭这些表面的迹象就足够能把任何一个人送上绞架！（他的视线离开报纸，发现哈奈站在他面前。哈奈转过头去）有什么事吗，先生？

哈奈　（尴尬地）请问……请问这班车的下一站叫什么？（画外音，刺耳的汽笛声）

警察　（不满地）你把我当什么啦？我是搬运工吗？（后景上，火车缓慢启动）下一站叫什么你自己去看吧。（他又继续去看他的报纸）

哈奈转身发现火车已开动，急忙奔去。

车室门的中近景。哈奈一跃而起，登上开着的车门，并随手把门关上。

在开往北方的火车内—内景，白天

车室的中景。哈奈在两个推销员对面坐下，那两个人正谈得哈哈大笑。

推销员甲　还有个故事更有趣了！

推销员乙　是吗？

推销员甲　妙龄女郎昂戈的艳史……

火车沿着车站缓慢地向前驶去。我们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三个警察，他们好象是在月台尽头站岗的。

推销员乙　啊，是这个！

哈奈怔了一下，微微欠身弯腰向窗外看望。

推销员甲　这个年轻的女人……

哈奈站起身来。两个推销员突然中止谈话，睁大眼睛看着他。哈奈从行李架上取下大衣，准备走出车室。

过道上一排车室的中景。

哈奈出车室，一边穿上大衣，一边向前面走去。他把头伸到一扇开着的车窗外面。

火车—外景，白天

哈奈探头看窗外的特写。

他向火车的前面几节车厢看去。火车的前头部分驶入弯曲轨道的中景。我们看到前一节车厢窗口上有三个警察

探出头来向后面的车厢看着。

火车—内景，白天

过道上一排车室的中景。

前景上，哈奈探头看着窗外。餐车侍者从一车室出来，走到哈奈背后，举手往他的肩上一搭。

火车—外景，白天

哈奈探头看着窗外的特写。他吓了一跳，急忙把头缩回窗内。

火车—内景，白天

过道上一排车室的中景。前景上，餐车侍者站着等候哈奈将身子挺直好让他走过去。

侍者　您喝茶吗，先生？

哈奈点头同意，并侧过身子让他过去。在过道尽头出现一个人的侧面影像。

福思河大桥—外景，白天

火车鸣着汽笛驶上大桥的全景。

火车—内景，白天

过道上一排车室的中景。前景上，哈奈转过身来。过

道尽头，警察正在搜查。哈奈迅速转过身去，并看了看过道的另一端。

镜头反转拍摄车厢中一排车室中景。过道的另一端，也有警察在搜查。一个身穿便衣的警长向前走来，打开一车室的门。哈奈处于腹背受敌的特写。他看了看眼前的车室。透过车室玻璃窗可以看到车室内有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坐在窗边看报的远景。哈奈的特写。他冲上前去拉开车室的门。从过道一侧的车窗玻璃外看到哈奈开门进入车室，并随手将门关上的中近景。年轻女郎放下报纸，抬起头来的特写。哈奈站在门边的大特写。

哈奈　亲爱的……（金发女郎觉得非常惊讶，摘下眼镜正欲定睛观看的特写。画外音）见到你，我有多高兴啊！

金发女郎的中近景，当哈奈扑过去，紧紧抱住她热烈地接吻时，她已措手不及，无法挡架。两人的特写。哈奈吻着这个年轻女人，但后者竭力想挣脱开去。他们一声不出地在扭来扭去。

金发女郎一只戴着手套的手以及手里还拿着一副眼镜的大特写。手松开，眼镜掉下。哈奈紧紧抓住她的手腕。车室门的中近景。从玻璃窗内可以看到窗外警察们走过车室时朝车室里面瞟了一眼。

透过车室玻璃窗可以看到哈奈和金发女郎两人在热烈拥抱的远景。车室门的中近景。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警察们继续在搜查。他们说着笑话从车室门前走过去。

一警察 （笑着说）他们正在热乎着呢。

哈奈和金发女郎的中近景。哈奈放开对方，略微转过身来。

哈奈 刚才我急得没有办法了……真对不起你，可我只好这样做。你明白吗？我的名字叫哈奈。警察在追捕我。我向你发誓，我是无罪的。你得帮助我。我必须再自由几天。

车室门的中近景。一个穿便衣的警长打开车门。

警长 刚才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男人从这儿过去？

哈奈和金发女郎的特写。哈奈略微将身子转向前景，一言不发。

帕梅拉 我看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哈奈惊跳起来。

车室的中景。哈奈冲向下车的小门。警长觉得莫名其妙，向前跨上一步说。

警长　可是刚才我们从这儿经过的时候……

帕梅拉　是啊，他向我承认了，他说他叫哈奈。

警长抬头向背靠着小门的哈奈看去。

警长背影的特写。他面对着哈奈。

警长　你叫哈奈？

哈奈　（生气地）不！

警长的中近景，他脸上流露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他的几个手下人站在他背后，等在车室门口。餐车侍者在门口出现。

侍者　您来不来喝茶，先生？

警长的特写，他面对着靠在小门上的哈奈略微转过头去看。

哈奈　我一会儿就来！

他扭开背后的小门，并把警长撞了一下。

车室的中景。由于车速的关系，一阵疾风把小门完全吹开。警长仰天一跤，摔在他手下的警士身上。哈奈冲出敞开着的小门。帕梅拉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情景。警察们向前扑去想抓住哈奈。

哈奈的中近景。火车在桥上行驶着，他在车外做惊险

动作的镜头。他双手抓住车皮，绕过车门，并随手把门关上。他的手勉强地抓住门把手，整个身子艰难地向隔壁车室的小门移动。他打开小门，进入车内，并随手把门拉上。

一排车室外面车厢过道的中景。一个车室的门开了，哈奈从里面出来，走到空无一人的过道上。他迅速地向前奔去。

警报器的特写。

警长　（拉警报）警报器！

一排车室外面过道的中景。

哈奈消失。警察们从车室内出来奔向前景，追捕哈奈。帕梅拉呆在车室门口。她看着警察离去。

车厢尽头一扇门的中近景。火车急刹车。哈奈奔进下一节车厢。下一节车厢内一排车室外面过道的中景。突如其来的刹车使哈奈摇晃了一下，接着他继续奔跑，迅速离去。

镜头反转拍摄这一节车厢过道的中景。后景上出现警察。他们向前奔来，这时，火车完全停下。

餐车门的中近景，它被迅速打开。哈奈在门口站住。

餐车车厢的远景。有几个旅客分别坐在通道两旁的小桌边用茶点。侍者彬彬有礼地走上前来，向哈奈指了指旁边的一张空桌子。哈奈的中近景，他摇了摇头。他转身关上车厢门，然后向前奔去。

餐车车厢的远景。哈奈穿过桌子，向前奔跑。侍者躲避不及，被他撞了一下。餐车车厢尽头，突然出现另一个侍者，手里托着一个摆满茶具的托盘。他迎着哈奈走来，哈奈仓皇中撞了他一下。侍者勉强扶住托盘，仍然从容地向前走去。哈奈奔到餐车车厢尽头，开门，出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旅客们都感到万分惊异。警察们一个一个地进入前景，奔去追捕哈奈。他们也碰撞着那个手里拿着托盘的侍者，他好不容易才把托盘抓住，继续向前走去，从而影响了警察向前追赶的速度。

一节车厢尽头一扇门的中近景。哈奈打开门，奔入下一节车厢。行李车厢的中景。车厢内堆着许多行李箱，车厢中央有三条狗被拴在一起。三条狗狂吠。哈奈在车厢门口的中近景。他怔了一下，转身隐去。

车厢尽头一扇门的中近景。警长打开门，冲进行李车厢，他挥手示意，叫其他人也跟着他进去。

三条狗狂吠的中近景。众警察的中近景，他们在门口站住。警长侧过身子让出空道叫他们进去搜索。

警长　来吧，弟兄们！他大概下车了……快，快，往前走！

众警察胆战心惊地走近三条狗。

俯摄狗的中近景。众警察向狗那边溜过去，但被狗挡住去路。他们朝行李车的侧门走去，三条狗继续狂吠。

稿思河大桥—外景，白天

行李车厢的远景，侧门敞开着，停在桥上。几个警察下车，在道岔上。警长走近前景上的铁栏杆。列车长到来。

列车长　嗳，你这人！干吗拉警报？

警长　要让车停下来。问得真有意思！

列车长　这违反规章，在桥上不能停车！

镜头摇向出现在前景上的哈奈。他攀附在一根钢梁上，钢梁挡住了警察的视线看不到他。

警长　有个人在这儿下车了……（哈奈在前景上攀附着钢梁的中近景。画外音）这是个杀人犯。我们正在追捕他。

哈奈低头向脚底下的空间看望。

跨在河上的大桥钢梁纵横交错的中景。一艘轮船静静

地驶过去，丝毫不知道桥上正在发生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列车长　（画外音）他打哪儿走的？

警长　（画外音）他大概是在这儿下车的。

列车长　（画外音）我没看到他。你肯定他下车了？不管怎么说……（哈奈的中近景，他重新抬起头，将身子紧贴在钢梁上）火车不能再停在桥上。

行李车厢在大桥上的远景。一声汽笛响。

一警察　他在那儿！

列车长　上车吧！

警长　不，这是个旅客。

火车又渐渐开动。众警察回到行李车厢上。

一警察　就是他！错不了！

火车离去。桥上空无一人。镜头摇向哈奈刚才攀附过的那根钢梁，哈奈已经不在了。

叠化。

叠化。福思河大桥的全景。我们听到急促的拍电报声。

报贩　（画外音）哈奈在福思河桥上躲过警察的搜捕，逃跑了！哈奈在福思河桥上躲过警察的搜捕，逃跑了！

在嘈杂的都市喧闹声中穿插着拍电报的声音……

电报内容：……身高5呎10吋，有小胡子，最后一次发现时身穿一套深色服装，但现在他可能已换了衣服……

渐隐。

苏格兰的旷野—外景，白天

渐显。苏格兰野外风光的全景。叠化。

叠化。苏格兰的旷野全景。山谷里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前景上，一座石桥跨过一条激流。一个男人大踏步地在这条路上走着。他走近石桥。

跨在激流上的石桥远景。哈奈上桥，过河。

叠化。

一个农庄的远景。农庄主的房屋在一座小山岗上。前景上，沿着山路有一道矮石墙。农庄主正在把一群牛赶回家。当哈奈走近时，他刚好把最后一头奶牛赶进门去，并顺手关围墙的栅栏门。农庄主关上栅栏门的中景。哈奈走到他跟前。镜头推向他们两人。

哈奈　你好！

农庄主　你好。你有什么事吗？

哈奈　我是汽车修理工。想找点儿活干干。

农庄主　这儿你可找不到活干。

哈奈　附近有没有庄园？

农庄主　喔，安德烈家有，不过他们恐怕不需要雇人了。他们有个司机，那人已经在他们那儿干了四十年了。

哈奈　四十年前他们就有汽车了？

农庄主　安德烈在象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是个赶马车的。

哈奈　我明白了……喔，那边是什么？

苏格兰旷野的全景。在远处，山脚下有一幢孤零零的建筑物。

农庄主　（画外音）是教堂，不过那个牧师……（哈奈和农庄主的中近景，他们面对面地隔着围墙的木栅门站着）他没有汽车。

哈奈　这一带有新搬来的人吗？

农庄主　嗳，有一个英格兰人。我看大概是教授。

哈奈　教授？

农庄主　他住在阿尔特·纳切拉奇。

哈奈　在哪儿？

农庄主　阿尔特·纳切拉奇。在湖对面。（哈奈从口袋里取出地图给他看）

哈奈　是不是在这个村庄附近？

地图的大特写。哈奈的手指着地图上铅笔画的圆圈。

农庄主　（画外音）对。

两人的中近景。哈奈收起地图。

哈奈　谢谢。我想到那儿去试试。

农庄主　（打开木栅门）今天晚上你就别去试了。到那儿有十四哩路呐。

哈奈　（举目相望）你看这人肯不肯带我去？

小山岗上房屋的中景。刚才停在屋前的那辆杂货铺小型运货车离开屋前。

农庄主　（画外音）不，他走的是相反方向。

两人在木栅门口的中景。他们俩闪开，给车子让道。农庄的全景。前景上，小型运货车驶过木栅门，开到山路上，渐渐远去，消失。两人在木栅门口的中近景。农庄主走过木栅门。

哈奈　你说得对。（他跟在农庄主后面）那么我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一宵？

农庄主　（他转身向哈奈）免费住一宵？

奈哈　（把手插入口袋）不，不，我可以付钱的。

农庄主　那好吧。你吃鲱鱼吗？

哈奈　这会儿我能一口气吃上五六条。

农庄主　衣柜两用床你睡得惯吗？

哈奈　试试看吧。

农庄主　两先令六便士。

哈奈　（把钱递给他）我马上给你。

农庄主　（把钱放进口袋）谢谢。

叠化。

叠化。农庄主的妻子玛格丽特站在家门口的中景。农庄主和哈奈向这年轻女人走去。镜头跟着推近。

农庄主　你照料一下这位先生。今晚他在我们家过夜。

哈奈　这是你女儿？

农庄主　（冷漠地扫了他一眼）是我女人。

农庄主离去。哈奈走近玛格丽特。镜头推向他们两人。

玛格丽特　请到屋里去。

哈奈　谢谢。

农庄/下房一内景，白天

农庄下房的远景。哈奈跟着玛格丽特进去。哈奈随手把门带上，玛格丽特走到房间尽头，打开一只衣柜两用床。

玛格丽特　您就睡在这儿。（她收起铺在床上的旧床单）我马上给你把这床单换掉。您看，就睡在这上面，行

吗？

哈奈 （走近去）你看我行不行？

玛格丽特的中近景。哈奈走到她旁边站住。

玛格丽特 您好象挺累了。

哈奈 （在床上坐下）可以这么说！为了找活干，我东奔西跑全是凭的两条腿。

玛格丽特 我去把晚饭准备好，您就坐在这儿歇一下，好吗？

哈奈 好啊。

玛格丽特的中景，她把旧床单放进柜橱。哈奈在前景的桌子边坐下。他的视线落到桌面上。桌上一堆食品的特写。几只盒子摆在一张报纸上。哈奈的中景，他注意玛格丽特不再看他，于是就俯身低首，想看一看报上的标题。在后景上，玛格丽特关好柜橱，向哈奈这边走来。哈奈急忙抬起头来。玛格丽特收拾桌上的东西，她把食品盒连同报纸一起拿走。镜头跟摄她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东西全放在餐具柜上。

哈奈 （画外音）你在这个地方住很久了吧？

玛格丽特 不，我是格拉斯哥人。（她拿着一块台布，边走边把它打开，准备铺在桌上）您去过那儿吗？

哈奈 （画外音）没有。

玛格丽特　（她把台布铺在桌上）啊，在那儿可以看到索希哈尔大街和街上所有那些漂亮的商店！（她安放餐具）还有星期六晚上的阿吉尔大街，尽是电车和灯光。还有电影院和人群……今天晚上恰好是星期六……

哈奈　所有这些东西，恐怕你在这儿是找不到了吧?!

玛格丽特　是啊。（她又走向餐具柜）

玛格丽特的中近景，她走到餐具柜跟前，俯身打开柜的下层小门。

哈奈　（画外音）你很想念这些东西吗？

玛格丽特　（从餐具柜下层取出一只大锅）有时候想。（她把一条鲱鱼放到锅里）

哈奈　（画外音）我从来没到过格拉斯哥，可我去过爱丁堡、蒙特利尔和伦敦。（玛格丽特又拿了两条鲱鱼走过来，镜头跟摄。她走过哈奈的背后，把要煎的鱼放下）等吃晚饭的时候，我给你讲讲伦敦吧。

玛格丽特　（她擦了擦手，又从哈奈后面走过去）我担心……（镜头推向哈奈。画外音）约翰不喜欢听。

哈奈　为什么？

玛格丽特　（画外音）他说那儿尽是些……（她那双手的特写。她在整理刚才买来的那些食物。她拿起搁在报纸上的几个食品盒）……乌烟瘴气的地方……（哈奈站起身来的中近景）他说最好别去想这些。

哈奈 （他走上前去，目光盯着那张报纸，镜头跟摄）趁着约翰这会儿不在，（他横穿过房间）我们干吗不现在讲呢？（他走到她身边站住）你想听些什么？

玛格丽特 （她迟疑了一下，接着突然转身向他）嗯，那儿的妇女是不是个个都染指甲？

哈奈 有些人染的。

玛格丽特 伦敦的女人漂亮吗？

哈奈 漂亮……（大门门把手的特写。农庄主约翰开门进来。画外音）可是跟你相比，她们就不漂亮了。

农庄主随手把门关上。

玛格丽特 （画外音）别说这种话！

玛格丽特在做晚饭的中近景。哈奈站在她身后。

农庄主 （画外音）别说什么话？

哈奈和玛格丽特朝我们这边转过身来，他们看到约翰进来，镜头从侧面移摄。

哈奈 我刚才跟你妻子说我喜欢在城市生活，不喜欢在农村生活。

农庄主 （他经过前景，朝桌子走去）农村是上帝创造的。（玛格丽特从哈奈身后走过去，把几只盘子放在桌上。农庄主穿上一件上衣）晚饭做好了吗，老婆子？

玛格丽特 （画外音）好了。

哈奈 我能借你的报纸看一看吗？

农庄主　噢，看吧，看吧。

哈奈拿起报纸。在他埋头阅报时，农庄主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

哈奈看报的特写。煤油灯的大特写。农庄主手里拿着一根点亮了的火柴棍。他点灯。报纸的特写。灯光明亮地照着两行标题："波特兰公寓的杀人凶手潜逃到苏格兰。福思河大桥上的惊人事件"。

农庄主的中景，他以猜疑的眼光看着哈奈。玛格丽特把一盘菜放在桌上，离去。农庄主坐下。

农庄主　你没跟我说过你的名字。

哈奈　（看着报）啊，我叫哈蒙德。

农庄主　好吧，哈蒙德先生，能不能把报纸搁一下，我们来做个餐前祷告。

哈奈　（他把报纸放在他的菜盘旁边）对，当然要做。

他在玛格丽特对面坐下。农庄主面对着我们，两手合十，低头祷告。三个人都低着头。

农庄主的特写。他闭上眼睛。

农庄主　感谢上帝，我们聚集在这个桌旁。啊，我主，赐予我们食物，……（哈奈的特写。他瞟了农庄主一眼，接着低头看报。画外音）怜悯我们贫苦的渔夫，……（玛格丽特的特写，她抬头举目，突然发现哈奈的目光聚

集在报上，她低下头，把身子稍稍向前弯冲，想让自己看得再清楚一些）我们永世感恩不尽，……（报纸的大特写：“波特兰公寓的杀人凶手潜逃到苏格兰”）您慈悲行善……（玛格丽特恍然大悟的特写，她抬首举目，惊异得张口结舌）保佑我们免受……（哈奈的特写，他以哀求的目光暗示这个年轻女人什么也别说，同时又用下颌指了指她的丈夫）世上恶与……（农庄主的特写，他微微睁开眼睛一看，无意中看到哈奈和玛格丽特两人在交换眼色）邪念的引诱……（坐在桌子四周的三人中景。前景上，哈奈和玛格丽特僵硬地面对面坐着。坐在桌子尽头，面对着我们的是农庄主，他斜着眼睛在窥视他们）阿门。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神不定，玛格丽特拿起自己身边的面包，把它放到桌子中央。

农庄主　我忘了关谷仓门了。

他站起身来，绕过桌子，朝门走去，镜头跟摄。他拉开门闩，开门。

农庄—外景，夜

农庄主的中近景，他出门，随手把门关上。他一直走到房屋的角上，镜头从侧面跟摄。他站立了一会儿，将身子紧贴在墙上。他脸上流露出凶恶的神色。镜头再次跟摄他走到下房的窗前。他探头往里面张望。房里灯光通明，玛格丽特和哈奈两人隔着桌子相对面立。透过玻璃窗拍摄

农庄主的特写。他力图隔着玻璃窗听清房内的谈话。从玻璃窗外拍摄下房的远景。哈奈向前躬着身子，象是在进行解释。他不时地朝房门那边偷偷地看上一眼。农庄主的特写，他透过玻璃窗监视着屋内的动静。

渐隐。

农庄—内景，夜

渐显。玛格丽特头枕在枕上深沉地思索的特写。她躺在床上，两眼凝视着天花板。

农庄主背对着年轻的妻子睡在旁边一张床上的特写。他的头蒙在被里，可是两只眼睛却睁得大大的。远处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玛格丽特在床上的特写。喇叭声突然使她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她坐起身子，转首向窗口望去。

玛格丽特坐在床上转首望向窗外的中景。她朝丈夫瞟了一眼，然后慢慢起床。农庄主蒙头躺在床上的特写。他一动不动，装作酣睡的样子，然而他却始终睁着眼睛。玛格丽特下床，她那长长的人影遮住丈夫的床头。玛格丽特的中景，她下了床，走到窗边。她向窗外眺望。

透过玻璃窗看到深夜里旷野的全景。远处，在蜿蜒起伏的山路上，一辆汽车疾驶而来，车前射出两道耀眼的光束。汽车开到拐角处，按响喇叭。玛格丽特站在窗口边的

远景。她离开窗口，穿上鞋子，顺手拿了一件大衣披在肩上，奔向房门。哈奈睡在衣柜两用床上的中近景，房门开着。玛格丽特在下房门口的中近景。她边穿大衣边向前奔过去。镜头跟摄。她弯腰推醒哈奈，哈奈坐起身子。下床。

玛格丽特　有一辆汽车开来了。很可能是警察。你得离开这儿。

哈奈　（穿上衣）谢谢你的关照。

玛格丽特　我不愿意让他们把你抓走。

哈奈　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好意。我该从哪儿出去？

玛格丽特　我来给你带路。

当她拉着他的手，带他朝门口走去时，房里突然亮了起来。他们俩转身向房门望去。

农庄主随手关门的特写。他手里拿着一支亮光闪闪的蜡烛。

农庄主　啊，真没想到……（他咄咄逼人地朝前走来）竟敢背着我干好事！（镜头一直跟摄他走到他们跟前，他在妻子身旁站住）滚出去！

哈奈　慢着！

农庄主　哼，你给我马上滚出屋去，要不……

玛格丽特　（对哈奈）快走，快走！

哈奈　（气呼呼地）能把你这样甩下不管？不行！

房间的全景。前景上是窗上的铁栅栏。

玛格丽特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汽车的车灯光照射到房里。这时，从外面传来一阵很近的汽车喇叭声。

哈奈　你不明白……(哈奈的特写，他突然中断不说下去，迅速地转过头去)好吧。(哈奈面朝农庄主的中近景)你完全弄错了。她只不过是想帮助我……

农庄主　哼，她给我带来了耻辱和祸害……

哈奈　我想躲避警察的追捕……

农庄主走近他，镜头推向他们两人。

农庄主　警察?

哈奈　是的，警察把我当成杀人犯，正在追捕我!(他一面眼望着房门，一面往房间的阴暗处退去)

农庄主　什么?

哈奈　警察已经来了!(他继续往后退)她刚才只是想通知我一下。请你帮个忙吧!(有人敲门声)不要让他们进来。你跟他们说我不在这儿。你要多少钱?(他伸手取钱包)

农庄主　你给多少?

哈奈　五镑。

农庄主　你有那么多吗?

哈奈　有。

农庄主　把钱给我。（猛烈地敲门声。还有犬吠声。哈奈把钞票塞到农庄主手里）你回到床上去。（对妻子）把他关在里面。

当农庄主朝门口走去时，哈奈走向床前。玛格丽特拉住哈奈。

玛格丽特　别去，我不相信他。

哈奈　他不是收下我的钱了吗？

玛格丽特　他这人贪得无厌……

她拉着哈奈朝后门走去。他们两人停下来侧耳细听。镜头推近他们俩。（画外音，隔壁房里的讲话声）玛格丽特走向前景，设法听清楚隔壁的谈话。

玛格丽特　我刚才没说错。他这会儿正在问他们，如果把你逮住，有没有赏金。（她转身向哈奈）他在放他们进来之前，一定还要跟他们磨蹭一会儿。你赶快走，要不就跑不了啦！噢，你的上衣颜色太浅了。我担心他们会发现你。（她转过身去）你最好穿上这个……

她从衣帽架上取下一件深色大衣，并帮着哈奈穿上。

哈奈　这不是你丈夫的大衣吗？

玛格丽特　我知道，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不过顾不着那么多了！

哈奈　（扣上大衣）那你怎么办呢？

玛格丽特　嗯，我就说，我拦不住你。

哈奈　他不会揍你吗？

玛格丽特　不会的，他顶多盯得我紧些，使不出什么别的绝招。

哈奈　你叫什么名字？

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

哈奈　再见，玛格丽特！（他吻了吻她，朝门口走去）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好意。

他开门，接着就消失在黑洞洞的夜幕里。玛格丽特独自一人呆呆地站在门口。她低头看着，好象心事很重。

渐隐。

苏格兰的旷野—外景，白天

渐显。仰摄一警察用手帕抹擦前额汗水的特写。（音乐）

叠化。

叠化。旷野的全景。在一个山岗顶上突然出现几个警察的影子，他们正在搜捕逃犯。山岗的远景，他们在岗上停下来巡视四周动静。一个穿便衣的警察挥动手杖。

便衣警察　他在那儿！

镜头反转拍摄旷野的全景。远处，有个人影沿着山岗在奔跑。旷野的全景。警察们的人影开始移动。镜头反转拍摄旷野的全景。那个人影在远处地平线上继续向前飞

奔。前景上，警察们拼命追赶。

一警察　（画外音）快截断他的去路！

峭壁的远景。逃跑者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向上攀登。哈奈的中近景，他在陡峭的石面上移动，镜头从侧面跟摄。他走进一个僻静的山谷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一座别墅。（画外音，飞机发动机声）仰摄天空的远景。一架飞机飞越旷野上空。斜坡的全景。哈奈顺着斜坡飞速奔向山谷。警察们继续追踪哈奈的远景。

哈奈拼命奔跑的远景。警察们继续追踪的远景。一条激流的远景。激流从斜坡上向下倾泻。哈奈在布满乱石的岸边奔跑。激流上游的远景。警察们在追踪逃跑者。其中一警察失足跌入激流。激流下游的远景。哈奈离去。一瀑布的远景。两个警察站在峭壁前，隐约看到逃跑着的哈奈。河流下游的远景。哈奈已远去。他奔到一座拼上。

哈奈的中景，他到桥上停下，想看一看一块路标上写的字。哈奈转身面向路标的特写。上面写着：“阿尔特·纳切拉奇”。哈奈奔跑越过桥面的中景。山谷的全景。河水顺着山坡向下流去。警察们沿着河岸追赶哈奈。前景上，一辆汽车在路上停下，两个穿便衣的警察下车。

一幢别墅前面花园进门处的全景。花园的栅栏门敞开着。一块牌子上写着："阿尔特·纳切拉奇"。哈奈奔进花园。

别墅正门的远景。门关闭着。哈奈上前按铃。他等了片刻，门开了，出来一个看上去很机灵的女佣人。镜头推向他们两人。

哈奈　主人在家吗？

女仆　先生，你贵姓？

哈奈　啊，我姓什么无关紧要。你只要问你主人认不认识安娜蓓拉·史密斯。

女仆　请你在这儿稍等一下，可以吗？

哈奈　当然可以。

这年轻女仆让门半开着，径自离去。

花园进门处的全景。警察们奔入花园。别墅正门的远景。门紧闭着。哈奈已消失。

警察　（画外音）中尉，这儿看上去都很平静。

警察们向前走去。警长按了按门铃，其余的人散开到房屋周围进行搜索。一个警察好象发现什么似的，突然在台阶前停了下来，惊讶地指着他前面路上的砂砾。

警察　这儿来过好几辆汽车！

两名警察站在门前的中近景。警长转身对站在前景上的那个警察说。

警长　好极了。这么说，哈奈是坐汽车来的！（门开了，那个年经女仆在门口出现）你好！

女仆　你好！

警长　今天早上你有没有看到陌生人来过这儿？

女仆　要是你把教授的客人叫做陌生人……不，他们不是什么“陌生人”。

警长　你有没有从窗口里见到过形迹可疑的人……（女仆的大特写。画外音）奔进花园里来的人？

女仆　（迟疑了一下）没有，先生，这半小时里，我在这儿没见到过任何人。

乔丹教授的家—内景，白天

哈奈在客厅里一群宾客中间的中近景。一男人走近他。

乔丹教授　你是代表安娜蓓拉·史密斯到这儿来的？

哈奈　对。

乔丹教授　我们正在举杯祝酒欢庆我女儿伊拉丽的生日。请稍等片刻，我去应酬一下客人。然后我们好好谈谈。

哈奈　好的，您请。

乔丹教授　（他拉着哈奈朝一位上了年岁的女人走去）

请这儿走。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内人：路易莎。亲爱的，我给你带来了一位新客人。这位先生是……我忘了请教你的大名了……

哈奈　哈蒙德。

乔丹教授　哈蒙德先生。他专程从伦敦来找我商量一件事。

年轻女仆走到教授跟前并打断了他的话。

女仆　有个警察在那儿。他想跟您谈谈。

乔丹教授　在门口？好吧，我这就去。

女仆离去。

哈奈站在教授和教授夫人之间的中景。

乔丹教授　亲爱的，请你招待一下哈蒙德先生，好吗？

路易莎·乔丹领着哈奈离去，镜头跟摄。

路易莎·乔丹　来吧，年轻人。（她在一位少女面前停了一会儿）这是帕特里西娅……（哈奈同这位少女握了握手，接着路易莎·乔丹把他引向客厅深处，镜头随着跟摄）蓓蕾太太……赫特金斯先生……噢，伊拉丽，亲爱的（她在一个棕发女郎面前站住），这位先生……是……

哈奈　哈蒙德。

路易莎·乔丹　哈蒙德先生。他刚从伦敦来。

说着，她转身离去，留下这两个年轻人面对面地站在

那里。帕特里西娅走过来递给伊拉丽一盒香烟。伊拉丽打开烟盒，请哈奈抽烟。

伊拉丽　你好，哈蒙德先生！（哈奈拿了一支香烟）请原谅今天过酒神节，怠慢你了。刚才我们都到教堂去了，足足听了三刻钟的布道！

伊拉丽领着哈奈走过客厅，镜头跟着推摄。

伊拉丽　这位是多贝维尔上尉……（后者给这位新来的人递火点烟。一个身着苏格兰围裙的男青年拿着一杯酒送到哈奈面前）敬你一杯，哈蒙德先生！

哈奈　（点燃香烟）谢谢。

伊拉丽　这位是迪利克，迪利克·斯图亚特。（哈奈从这个青年人手里接过酒杯，跟着伊拉丽继续朝前走去，镜头跟着推摄）那位是郡长华生先生。对他可要注意礼节。

郡长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在打量着这个新来的人。

多贝维尔　（画外音）他还兼任苏格兰法院代理院长。

伊拉丽　他要是愿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你坐上半年牢房。

乔丹教授将手搭到哈奈的肩膀上，哈奈转身向教授。教授领他朝客厅尽头的窗户那边走去。

乔丹教授　（低声地说）一切都很顺利。请放心，我已经把警察支开了。（提高声音说）来看看窗外的景色，

哈蒙德先生……

两人走到窗子跟前。

透过窗子看旷野的全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警察们正在周围的峭壁山野之间搜索。（画外音：客厅里模糊不清的交谈声）两人在窗口边的中近景。镜头往后拉摄。乔丹教授和哈奈在窗前坐下。

多贝维尔 （画外音）我说，郡长，你想不想要逮住这个杀人凶手？

蓓蕾太太 （画外音）杀人凶手？哪个杀人凶手？

伊拉丽 （画外音）哎哟，亲爱的，你不知道吗？就是上星期在波特兰公寓用一把大面包刀从背上捅死一个女人的人！

蓓蕾太太 （画外音）亲爱的！这多骇人听闻！那么现在这凶手在哪儿呢？

伊拉丽 （画外音）很可能就在这儿附近。有人在这一带旷野上看到过他。亲爱的郡长，你为什么不逮住他呀？难道您也想让我被人在背上用面包刀捅一下吗？您说是不是？

华生郡长 （画外音）你们要是能抓住他，我一定重办他。

伊拉丽 （画外音）有赏金吗？

蓓蕾太太 （画外音）啊，上帝！快中午十二点了！

我们该走了，让教授吃午饭吧！

乔丹站起身来。镜头往后拉摄。哈奈随着也站了起来。

乔丹教授　不碍事，亲爱的，不过你真要走的话……帕特里西娅，你去叫上尉的汽车来好吗？镜头往后拉摄，教授的客人一一进人画面。众人朝门口走去。只留下哈奈一个人。帕特里西娅走在最前面。她后面是伊拉丽和蓓蕾太太。迪利克·斯图亚特赶上她们俩，一起出门。其他人相继而出。教授送众客人到门口。

华生郡长　你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抓住他。法院每天早上开庭。你们也在早上带他来吧……

众客人出去。只有哈奈一个人留在客厅尽头，他在窗前坐下。

乔丹教授　（画外音）路易莎，亲爱的，请原谅，在吃午饭之前，我要和哈蒙德先生谈谈。

门把手的特写，门敞开着。门被关上。教授将手藏在背后悄悄地把门锁上。他走向客厅尽头，镜头跟摄。哈奈坐在那里等他，见他走近，就站起身来。教授在客厅中央站住。

乔丹教授　现在，哈奈先生……我想现在可以叫你的真名字了吧?!（教授走向哈奈，后者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哈奈的中近景。教授走到他跟前）我们两人共同的朋

友安娜蓓拉怎么样啦？

哈奈　她被人暗杀了！

乔丹教授　被人暗杀了？噢，对，波特兰公寓惨案！怪不得我们外边的那些朋友都在找你。

哈奈　这事不是我干的！

乔丹教授　当然不是你……（教授转过身来，走向前景。镜头推向他）不过你为什么要不辞辛劳，从远道赶到苏格兰跟我说这事？

哈奈　（在客厅的尽头说）我想她原先是要来看你的，事关空军部的一项重要机密。她是被一个外国特务暗杀的，而那特务也就是想弄到这个机密的。

乔丹教授　她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个外国特务的外貌特征？

哈奈　她没来得及跟我说……不过，要说特征的话，那倒是有一个：他的小手指少了半截。

乔丹教授　哪只手的小手指？

哈奈　（举起自己的左手）我想大概是这只。

乔丹教授　（举起自己的右手）也许是这一只吧？

教授右手的大特写。他的小手指缺了半截。哈奈目瞪口呆的特写。他慢慢地放下自己的左手。教授安详地微笑着的中近景。敲门声。教授转过身去，走向门口。被锁住了的门的中近景。教授走到门边开锁。门开了，门口出现

教授太太。

路易莎·乔丹　午饭准备好了，亲爱的！

乔丹教授　（画外音）我一会儿就来。

教授太太离去，门敞开着。

教授坐着的中近景。

乔丹教授　是啊，哈奈先生！恐怕这都得怪我自己故弄玄虚。要不，那就是你搞错了……我记不起来有过这件事。

哈奈站在窗旁边的中近景。

哈奈　看来是我自投罗网，误入狼窟了。（敞开着的门的中景。画外音）怎么办呢？

乔丹教授　难题就在这个……（哈奈的中景，他不动声色地走向门口。画外音）我们怎么办呢？（教授的特写，他在暗暗地监视哈奈）你知道，我在这儿是个受人尊敬的公民，可要是人们得知我并不是……怎么说呢……我并不是象我的外表所显露的这种人，那你应该料想到我的存在就要成问题了！（哈奈的中近景，他慢慢地走近门口。画外音）唉，哈奈先生，你为什么到这儿来呢？（门渐渐接近的中近景，镜头推摄）你为什么要使我陷入到这种为难的局面？（教授的中景，他站起身来，慢步向前，经过客厅，走向哈奈）我又不能把你锁在一间房里，或者用

其他类似的办法来处置你……你也知道，我得考虑到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教授走到哈奈跟前站住，哈奈在门旁的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教授在桌沿上坐下）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真的不知道。（教授坐在桌沿上的中近景）特别严重的是我又不能放你走，因为我马上得把一些极其珍贵的情报送到……

哈奈猛地转向教授的特写。

乔丹教授　（画外音）……国外去。噢，对了，情报我已经弄到手了！（教授的中近景）总而言之，我就怕这个可怜的安娜蓓拉来得太晚。

两人相对而坐的中景。哈奈站起身来。

哈奈　行啦，我们说到点上了！

乔丹教授　是啊，可怎么办呢？

哈奈　什么怎么办？

乔丹教授　就是把你这人怎么办。你听好，只有一个办法……

哈奈　什么办法？

乔丹教授　假定说，我让你一个人呆在这儿，（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支手枪）同时也把这支手枪留在这儿……那明天各家报纸就会报道波特兰公寓的杀人凶手自杀了。

路易莎·乔丹　（画外音）亲爱的……（教授太太站

在门口的中景。在前景上，哈奈和教授两人转身向她）用午饭的时间到了。我们大家都在等你呐。（她转身向哈奈）哈奈先生去吃吗？

乔丹教授　我想他不会的，亲爱的。（她转身离去）

教授的中近景，他玩弄着手枪。

乔丹教授　你看怎么样，哈奈先生？

哈奈的大特写，他低首俯视，后又转身向房门那边看去。一扇敞开着的门的中近景。哈奈的中近景，他慢步向出口走近。

乔丹教授　（画外音）好吧……（教授的中近景，他把枪口对准哈奈）恐怕我只能这样干了。

教授手里握着手枪的大特写。“砰”一声枪响。哈奈的中近景，他面朝镜头站着，他的背后是一扇敞开着的门。他睁大了眼睛，惊恐万状；他应着一声枪响颤动了一下，然后倒在地上。

渐隐。

农庄一内景，白天

渐显。墙上空衣帽架的大特写。镜头缓慢地往后拉开。

农庄主　（画外音）……我那本做祈祷的经书找不着了。

玛格丽特　（画外音）你把它放在哪儿了？

镜头往后拉摄，农庄主进入画面，他用手指着背后的空衣架。

农庄主　放在我那件大衣的上面口袋里。大衣原来挂在这儿的。

玛格丽特　（画外音）约翰尼，恐怕是我拿给那位昨天夜里睡在这儿的先生穿去了。

农庄主恶狠狠地走上前去，跑出画面。我们听到画外有农庄主狠揍玛格丽特的声音。画外还有玛格丽特的叫喊声。

郡长办公室—内景，夜

一本做祈祷的经书封面的大特写。一只手把这本经书翻开。可以看到一颗手枪子弹嵌在书页中。（画外音：郡长粗俗的笑声）他用手指头取出子弹。

华生郡长　（画外音）……子弹打在香烟盒上，这听说过，可是我从来没见到过一颗子弹会打在一本做祷告用的经书上。

郡长坐在办公桌前的中近景。哈奈坐在他的对面。

哈奈　是啊！除非在电影里！

华生郡长　这颗子弹被经书里的经文挡住了。（他向哈奈转过身去）嘿，我对这个并不觉得惊讶，哈奈先生！有些经文是很难啃的，我费了好大的劲都啃不下来呢！……

哈奈　可我得感谢这些经文，郡长……它们救了我这条命！

华生郡长　（笑着说）生命是宝贵的，哈奈先生。是啊，半小时前，我喝着香槟，享受着人生的乐趣！这下也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教训，哈奈先生。凡是安息日就别跟形迹可疑的人打交道。那么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哈奈　瞅，你只要看一看窗外，就明白了。（郡长站起身来）他们把……瞅……把我的“尸体”……放在盥洗室里。（郡长走到窗前。郡长躬身朝玻璃窗外看着的大特写。画外音）当我苏醒过来的时候，我借用了这套衣服穿在身上……（窗外一条街道的中景。我们看到有一辆汽车停在郡长办公室窗下的人行道旁边）怕他们中间万一有人认出我来，另外我还暂时借了教授的汽车。（郡长的中近景，他一声不吭地站在窗旁。哈奈走到他跟前）郡长，我丝毫没有催你草率从事的意思，不过这件事确实刻不容缓。你也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你想想，要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不会顶着杀人的罪名跑到你这儿来束手待擒的！

华生郡长　别提杀人的事了，哈奈先生。我一刻也不怀疑你能轻易地使伦敦刑警厅相信你无罪，正象刚才你使

我相信你无罪一样。我只希望你作一简短的陈述，以便我向主管机关呈报。现在我去叫隔壁警察分局派个人来替你做笔录。

哈奈　谢谢！

郡长走开去，哈奈独自一人站在窗前。

郡长办公室门的中景。前景上，郡长俯身按办公桌上的电铃。办公室门开了，进来几个警察。

警长　你找我吗，郡长？

华生郡长　对！你认为我能心甘情愿地让一个杀人凶手逍遥法外吗？

镜头摇摄，使哈奈的特写框入画面。

哈奈　一个杀人凶手！

镜头缓缓往后拉摄。

华生郡长　（画外音）当然罗，哈奈！你被指控于星期三深夜在伦敦波特兰公寓谋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子！你被捕了。（哈奈向前走去）把他押到本郡的监狱去。

镜头跟摄，哈奈向前走去，郡长和众警察重新进入画面。

哈奈　郡长……我跟你所说的这一切，你应该……这是千真万确的！

华生郡长　哈奈，我们苏格兰人可不象某些时髦的伦敦人所想象的那么愚蠢……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你编的那

套（他拿起电话听筒）关于教授先生荒诞的故事？（对着电话听筒）给我接乔丹教授。

哈奈　如果说教授没有向我开过枪，那么这颗子弹是哪儿来的呢？

华生郡长　真幼稚！这是警察在旷野里追捕你的时候打的枪弹。对不，警长？

警长　对。可能就是我亲自开的那一枪。

哈奈　（怒不可遏）我请求你给加拿大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公署挂个电话！……

华生郡长　等你到了伦敦之后，再请人挂吧。到那时候挂也来得及。这样你还可以节省点电话费呐。警长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手铐，并将其中一只扣在哈奈的右手手腕上。

街道—外景，夜

夜间街道的全景。我们看到一辆汽车停在一幢大楼的正门前面。大楼底层灯火通明。一辆马车驶过街道。前景上，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展望街道的远景。汽车停在前景上。汽车门开，车上下来一个穿皮大衣的男人走上人行道。他转过身去细细地察看这大楼的正面。街道的全景。原来的那辆汽车仍停在大楼的正门前面。

穿皮大衣的男人　（画外音）这是教授的汽车……（穿皮大衣的男人的中近景。他俯身向前对留在汽车里的

一个人说话）哈奈大概是跑来告密了。

大楼正面的远景。一扇玻璃窗突然碎片横飞。哈奈从窗内钻出来，跳到街上，飞速逃去。

穿皮大衣的男人的中近景，他目睹这一情景。

穿皮大衣的男人　他妈的！等等，他跳窗跑了！（他重新登上汽车）

众警察的中景，他们从大楼里奔出来，向前冲去追赶哈奈。镜头摇向大楼旁边的警察分局。许多警察从里面出来一起去追捕哈奈。（叫喊声、警笛声等杂响声大作……）

远处街道的远景。基督教救世军的队伍浩浩荡荡地通过前景。我们可以听到队伍前头军乐队吹奏着铜管乐的乐曲。镜头从队伍上方向下摇摄，哈奈的背影进入画面。他混在队伍里。镜头向他的背影推近。

哈奈在队伍中的特写，他一边走，一边注视着四周动静，镜头从他的面前往后拉摄。哈奈右手手腕的大特写，手腕上挂着一副手铐。他边走边把右手插入口袋，想不让别人看见这副手铐。哈奈在队伍中行进的中近景。在后景上，我们看到警察们在人行道上奔跑。他们在队伍边上奔

过去，但是没有看见哈奈在队伍里。

哈奈的特写，他走向队伍的侧翼，准备离去。哈奈背影的中近景，他继续朝侧翼走去，接着离开队伍，消失在街角上。

一条昏暗的小巷的远景，前景上有一块灯光照着的牌子，上面写着："会议厅"。哈奈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他突然停住。镜头反转拍摄小巷尽头的远景，有两名警察在那里停下来看了片刻。他们没有看到哈奈，就重新向前奔去。小巷的远景。前景上，哈奈在那灯光照着的牌子下面踌躇不前。他看了看那块牌子，接看就朝敞开着的大门走进去。

会议厅一内景，夜

一扇门的中近景，门在哈奈面前开了，突然跑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向他迎面而来。

老妇人　你好，弗拉齐克上尉！我们正在等你呐。帕梅拉到车站去接你了。快，请这儿走……（她拉着哈奈穿过大厅，并把他推向幕前）

一幅厚厚的大幕的中近景。幕布被掀了一下。老妇人把哈奈往前面推去。

演讲者　（画外音）在这关键时刻……（老妇人把手从哈奈肩膀上方伸过去，向他指了指在画面外边的一个人）

镜头反转拍摄舞台的远景。一个演讲者面对听众正在大声讲演，他的后面坐着一排名士贤达。

演讲者　……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哈奈突然在两道幕布之间出现的中近景。他被人推着向前，到了台上。画外音）一个涉及到苏格兰前途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在哈奈腼腆地向前走时，镜头随着拉摄开去。场内广大听众被框入画面）现在正是在座的诸位研究这一问题的大好时机。首先，我想占用一点儿时间，提请诸位注意……

一听众　（打断他的话）得了，你已经占用我们不少时间了！

哈奈在演讲者后面的一个空席位坐下。

一位戴眼镜的矮个子先生的中近景，他坐在演讲者的稍后处。他俯身向前，拉了拉演讲者的衣角，这时大厅内哄起一片嘈杂的抗议声。演讲者转过身去，矮个子先生站起来。矮个子先生的中景，他迈步向前，演讲者走下台来让位给他。矮个子先生镇静自若地主持会议。他拿起一个小槌子敲了敲演讲桌，示意请大家保持安静。嘈杂声顿时停止。

会议主席　（低沉地说）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请今晚的演讲者……

场内听众的全景。

一听众　这下行了！

会议主席面对听众的中景。

会议主席　（嘟哝地）我想也不必跟你们说他是谁，或者讲一讲关于这一位曾经征服过英格兰的苏格兰优秀儿子……（场内听众的全景。画外音）伦敦政界杰出人物的辉煌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会议主席面对听众的中景）现在我请他来跟诸位讲话……

一听众　（画外音）早该请了！

会议主席　我们的候选人必须在这次部分选举中获得占多数的选票；关于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将给诸位作详细阐述。现在，我请弗拉齐克上尉讲话……（画外音：听众鼓掌声）

哈奈坐在椅子上的特写，他转首向右面看去。

坐在哈奈右边几个人的中近景。他们微笑着躬一躬身以表示欢迎他演讲。哈奈坐在椅子上的特写。他转首向左面看去。坐在他左边两个男人的中近景，他们目不转睛地

瞅着他。哈奈又重新转首向右面看的特写。（画外音：继续鼓掌的声音）坐在哈奈右边几个人的中近景。前景上，一位女士向他回眸一笑，表示欢迎他讲话。

哈奈面朝听众的特写，他站起身来。

哈奈站起来的中景。他走上前去，准备讲话。（画外音：鼓掌声越来越响）

场内听众的全景。

哈奈面朝听众站看的中近景。

哈奈　女士们，先生们，请原谅我犹豫了片刻才站起来说话……不过说真的……（场内听众的全景。画外音）刚才我在听主席先生给下一个演讲者作介绍的时候我完全被他的溢美之词迷住了……（哈奈面朝听众站着的中近景）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就是我！（画外音：听众的笑声）不过我现在同诸位在一起，我应该说从心底里，也就是说，由衷地……（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在大厅尽头的中景。她沿着大厅边上的通道带领着一个与哈奈身材相仿、嘴上留着一撮漂亮小胡子的男人走向舞台。镜头随着他们两人跟摄。画外音：哈奈的说话声调忽然变得犹豫起来）感到非常荣幸和……和无比宽慰。（当这位年轻女郎一眼看到台上这位演讲者时，她露出十分惊讶的

样子。我们认出这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就是在火车上撮发过哈奈的帕梅拉。群众鼓掌声。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他仿佛显得不太有把握似的）感到荣幸，当然还感到……正象我们的朋友刚才用抒情的语言所说的那样，感到宽慰，因为处于我这种地位的人总是有不少麻烦和忧虑的，可是只要呆在这个讲台上，我就能获得片刻的安宁。几天前，我坐“高地快车”到苏格兰来的时候，穿过这座雄伟的建筑物——福思河大桥，这是苏格兰工程师的杰作，苏格兰的金属艺术珍品。（画外音：群众鼓掌声。哈奈的视线跟踪着帕梅拉）

帕梅拉在舞台一旁的中景，她撩起一点幕帷，仔细观察哈奈，接着，她跟那个把哈奈推上舞台的老妇人说话。弗拉齐克上尉站在她旁边。

哈奈　（画外音）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些，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几天后的今天，我会在这里参加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哈奈的中近景，他把视线从舞台后侧转回来，面对听众）好吧！具体地说，我拟订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规划……一个与众不同的规划……

帕梅拉在舞台一旁的中景。她离去。场内一位听众的特写。

听众　你是不是想用抽签方法来决定苏格兰的事？

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

哈奈　啊，也可以说我想用这方法来选举某一个人！不过我的手气不好。（众笑声和鼓掌声。两个男人从大厅尽头一扇敞开着的门走进来的中近景。那个走在前面的人戴着一顶深色毡帽，他后面的那个同伴穿着一件皮大衣。画外音）不管怎么说，今天晚上我要说几句话……（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来支持一位出色的青年……（他转过头去注视大厅旁边的动静。帕梅拉的远景，她沿着大厅旁边的通道离去。两个男人从她相反的方向走近来。画外音）政治家……（哈奈的中近景，他面对听众，露出惊慌不安的神色）他……他就是我右面的这位先生。

帕梅拉以及两个男人的中景，他们在通道中央热烈商谈。

哈奈　（画外音）因此，现在你们要了解的就是怎样才能……（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避免错误的政治选择。换句话说，你们的候选人……呃……（他俯身看了看贴在讲台正面一张竞选布告上的候选人名字）

颠倒过来看的竞选布告的特写。

哈奈　（画外音，念着）……麦克·鳄鱼先生。（画外音，众笑声。哈奈的中近景，他重新挺直身子，继续演

讲）我相信你们的候选人一定会原谅我对他的失礼……（帕梅拉旁边通道上的远景。她在那两个男人的陪同下朝舞台这边走近。画外音）不过通过这个雅号，我可以预先告诉你们……（哈奈的中近景，他的视线跟踪着帕梅拉他们）他一定会很快地……（帕梅拉以及两个男人在舞台一旁帷幕间出现的中景。画外音）在威斯敏斯特①出名的。（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现在，我们可以议论几个问题。议论哪些问题呢？

场内听众的远景。

一妇人　捕鲱鱼的问题！

一男人　失业问题！

哈奈面对听众的中景。

一听众　（画外音）还有关于吃饭不干活的有钱人的问题！

哈奈　吃饭不干活的有钱人的问题！目前，这个问题有点过时了，特别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不是有钱人，我也从来不是吃饭不干活的人！（众笑声）我在生活中一直很忙，而且我想不久我还要更加繁忙。

---

① 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

两个男人站在舞台一旁等候哈奈的中近景。

一听众　（画外音）你有没有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过？

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

哈奈　（越说越激动）当然劳动过！而且我还懂得什么叫孤独和被人遗弃，我饱尝了遭到全世界反对的滋味，而这一切大概谁也没有经历过。（场内听众的远景。画外音）因此，我要求你们候选人，要求你们大家……（哈奈面对听众的中近景）要求一切以博爱为宗旨的人来把这个世界改造成为一个能让人们生活得更加愉快的世界……（场内听众的远景，人们开始骚动起来。画外音）一个国与国之间……（哈奈慷慨陈词的特写）互不侵犯的世界，一个邻国与邻国之间和睦相处的世界……（场内听众的远景，他们被哈奈慷慨激昂的演讲吸引住了。画外音）一个没有迫害、没有人追捕人的世界……（哈奈的特写，他继续慷慨陈词，抨击世道的不公正）一个人人都是君子，人人都有远大前程的世界……（场内听众群情激昂的远景。画外音）一个人与人之间以相助为乐的世界……（哈奈热情奔放的大特写）一个永远没有互相猜疑、永远没有残暴……（会场中央通道两旁听众们欣喜若狂的中景。画外音）永远没有恐怖的世界！

哈奈的大特写。

哈奈　这就是我向往的世界！也是你们向往的世界！

（画外音：群众热烈鼓掌的声音）

听众们高声向演讲者欢呼的中景。

哈奈站在台上面对听众的远景。

哈奈　谢谢……谢谢……祝大家晚安！

听众们站起，走近舞台。哈奈想走下台去，从会场中央的通道溜走，可是听众们已将他团团围住，祝贺他演讲成功。

哈奈的中景，他只得放弃从中央通道溜走的念头，因为听众们都已站起身来，争先恐后地想跟他握手。

哈奈站在台上被一窝蜂似地拥上台来的听众们挤得不得不向后退却的远景。他缓慢地退向镜头。前景上，一只手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拉向后面。

戴深色毡帽的男人把哈奈拉进台侧的中近景。哈奈看到弗拉齐克上尉准备上台。

哈奈　为了让听众等到你来，我已想尽办法把时间往后拖了。

弗拉齐克上尉　（高兴地）啊，你真是个难得的人材！

戴深色毡帽的男人把哈奈拉向出口。哈奈挣脱对方，朝帕梅拉那边转过身去。他走到她跟前，镜头推向他们两人。

哈奈　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个该诅咒的、傲慢的女人！

帕梅拉　（装作没看见哈奈，对戴毡帽的人说）请你执行公务，别让他侮辱人！

哈奈　你来试试看！

戴深色毡帽的人　（部分进入画面）喂！跟我走！

哈奈　（不理他，继续对帕梅拉说）你难道还不相信我在车厢里跟你说的全部真情?！现在你都看到了，你总该明白了吧！好，尽管如此，还是请你替我打个电话……（站在哈奈身后的两个男人的特写，他们相互看了看。画外音）给加拿大驻伦敦的高级专员公署，告诉他们……（哈奈和帕梅拉面对面的中近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密……

戴毡帽的人和那个同伙使劲地把哈奈往后拉，企图不让他再往下说。

戴深色毡帽的人　（部分进入画面）得了，少废话！

哈奈反抗着要挣脱对方，并继续很快地说。

哈奈　……一个重大的机密马上要被一个外国特务带出英国去了。我本人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个愚蠢的侦探缠住不放……

帕梅拉　你已经跟我开过这个玩笑了。收起你这一套吧！

哈奈　（一边挣脱着这两人的手，一边说）你到底还有没有头脑！快去打个电话，好不好？

帕梅拉　不！……再见！

两个人拉住哈奈，他气馁了。

戴深色毡帽的人　请原谅，小姐……我们希望你也去一下。

镜头拉摄到四人都进人画面。

帕梅拉　（惊讶地）为什么？

戴深色毡帽的人　为了正式鉴明这个罪犯。你不愿到警察分局去走一趟吗？

帕梅拉　什么？

戴深色毡帽的人　只要几分钟就行了。

帕梅拉　要是非去不可的话，也只好同意了。那我们快走吧。

戴深色毡帽的人抓住扣在哈奈手腕上的手铐，把他拉走。帕梅拉跟在他们后面。

四人的中景，他们离开大厅旁边的通道。（画外音：群众鼓掌声）

哈奈被这个男人拉向出口的远景。帕梅拉跟在他们后

面。听众们站起来向哈奈欢呼。四人走出会议厅。

街道—外景，夜

会议厅前人行道的中景。戴深色毡帽的人第一个出来。他拉着哈奈朝一辆汽车走去。接着出来的是帕梅拉。穿皮大衣的人走在最后。戴深色毡帽的人拉开车门，转身对帕梅拉说。

戴深色毡帽的人　你先请吧。

帕梅拉　要我跟这人一起坐？

戴深色毡帽的人　一会儿就到，小姐。

帕梅拉　啊，请尽可能开快点！

帕梅拉第一个上车，接着是哈奈，戴深色毡帽的人跟在他后面。穿皮大衣的人弯下身子对司机说。

穿皮大衣的人　走吧。（他上车，关门。汽车立即启动）

街道的远景。汽车离去。

汽车—内景，夜

哈奈和帕梅拉面对着那两个男人，并肩坐在一起的中近景。帕梅拉望着车窗外。

帕梅拉　这不是警察分局吗？我们开过头了！

戴深色毡帽的人　（部分进入画面）恐怕你刚才没听

清楚我的话。我们要去的不是这个警察分局。

帕梅拉　那么我们去哪儿呢？

戴深色毡帽的人　去因弗拉里。

帕梅拉　（怀疑地）因弗拉里?!

戴深色毡帽的人　对，小姐。此人得由第一郡长审讯。我们奉命把他直接押送到那儿去。

帕梅拉　（气愤地）可是你们把我也带去，难道这也是奉命的吗？

司机座后车厢内四人的中景。哈奈在前景上，他冷漠地与穿皮大衣的人相对坐着。后景上，帕梅拉坐在戴深色毡帽的对面。

戴深色毡帽的人　不是的，小姐。可我想你总得去一趟。我保证派人尽早送你回去。

帕梅拉　好吧，那么因弗拉里离这儿有多远？

哈奈　四十哩。

戴深色毡帽的人　不许你插嘴！

哈奈　请原谅。

戴深色毡帽的人　在凌晨两点以前，我们就可以回来了，小姐。

帕梅拉　两点?！你刚才不是跟我说只要几分钟就完了！

哈奈　原来是这样！

汽车顶篷进入前景，然后遮没整个画面。

黑色顶篷遮没画面，接着汽车拐弯，画面上出现一片山区风光。汽车驶过一座石桥，开上山脚下一条蜿蜒曲折、窄小的山路，渐渐远去。

渐隐。

旷野上的公路—外景，夜

渐显。一个交叉路口的远景。轻雾弥漫。汽车在一块路标下停住。司机的中近景，他探身车窗外去看那块路标。接着，汽车重新启动。汽车后座的四人中景。后景上，哈奈坐在后面，他好象对一切都很冷漠，可是坐在他旁边的帕梅拉却很激动。

帕梅拉　是不是司机开错方向了？这条路是通往南边的。去因弗拉里肯定不是从这儿走的！

戴探色毡帽的人　那条路上有一座桥塌了，小姐。我们要绕道走。司机决不会走错路的。

哈奈的特写，他随着汽车的颠簸，摇晃着身子。他的脑海里仿佛想出了一个主意。

哈奈和帕梅拉并肩坐着的中近景，两个男人坐在他们对面。

哈奈　我能不能看看你们的警察证章？

戴深色毡帽的人　住嘴！到了局里会给你看的。

哈奈沉人遐想的特写。他不知不觉地吹起口哨来，吹着一首我们熟识的曲子。

哈奈　你愿意跟我打个赌吗，帕梅拉？

帕梅拉对他执意不予理睬的特写。

帕梅拉和哈奈面对两个男人，肩并肩地坐着的中近景。

哈奈　好吧，我来跟你打个赌，你这讨厌的家伙！我敢肯定你的那位第一郡长就是那个断了半截小手指的大头目乔丹……你说是吗？（戴深色毡帽的人狠狠地打了哈奈一个耳光。帕梅拉大吃一惊。哈奈揉了揉面颊）我赢了！（突然一个急刹车弄得车上的人相互冲撞了一下。画外音：一群羊叫声）

汽车后车厢的中近景。

戴深色毡帽的人　（画外音，生气地）怎么搞的？你干吗停车？

汽车前公路的中景。汽车在一座桥上被羊群挡住去

路。

哈奈　（画外音）噢，这羊叫声简直象一群当侦探的老头儿在聚会！

汽车在石桥上被杂乱的羊群挡住去路的远景。坐在汽车后座四人的中近景。

戴深色毡帽的人　下车吧，他妈的笨蛋！到外面去！得把这群羊赶走。

穿皮大衣的人　（画外音）那么这家伙怎么办？

戴深色毡帽的人　这好办。瞧我的。（他一面拉起挂在哈奈手上的另一只手铐，一面抓住帕梅拉的左手腕，"咔嚓"一下就把两人锁在一起）啊，小姐！现在你是警察局的助手了！

帕梅拉　（惊恐地）亏你想得出来！那……

戴深色毡帽的人　只要你在，他就跑不了！

他开车门，下车，离去。

哈奈　我一走，你就紧跟上。走吧！他拖着帕梅拉冲出车去。

哈奈下车，帕梅拉跟着一起下去的中近景。司机坐在驾驶座上的特写，他离开方向盘下车。

司机　抓住他们！他们逃跑了！

哈奈的中近景，他遇上那个穿皮大衣的人，对准那人左下巴猛击一拳，直将那人打到桥栏杆上。穿皮大衣的人晃了晃身子，就“扑通”一声跌到桥下溪里去了。

哈奈的中近景，他从地上扶起帕梅拉，强迫她跟着走。

哈奈　走吧！

帕梅拉　不，我不走！

哈奈抱着帕梅拉的中景。他从桥的另一头走下河床。那个穿皮大衣的人躺在小溪里的远景。哈奈躲在这个人后面的拱形桥洞里监视着他。这个人正在十分困难地重新爬起来。哈奈躲在拱形桥洞里探身注视对方的中近景。哈奈紧紧地拉住帕梅拉，一手捂住她的嘴，怕她大声喊叫。

穿皮大衣人的远景，他终于站了起来，开始往斜坡上爬，准备回到公路上去。在桥洞里，哈奈用手捂着帕梅拉的嘴。哈奈和帕梅拉躲在桥洞里的中近景。帕梅拉拼命挣扎。哈奈竭力按住她不让动。汽车停在桥上的中景。司机和戴深色毡帽的人围在穿皮大衣的人身旁。

穿皮大衣的人　他们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他们三个人朝反方向急急追去。

山间小溪上石桥的全景。桥上停着一辆空无一人的汽车。哈奈扶起帕梅拉，用双手抱着她，离开桥洞，沿着小溪向前走去。哈奈抱着帕梅拉的中景。他们躲到一个洞里。哈奈从这个新的藏身地方注视着石桥那边的动静。戴深色毡帽的人和穿皮大衣的人的两人中近景，他们又跑回来，站在桥上。他们环视四周，企图透过夜幕找到哈奈和帕梅拉的踪影。哈奈和帕梅拉趴在地上的中景。哈奈站起身来，硬拖着她跟在后面奔跑。

哈奈和帕梅拉的远景，他们爬上斜坡，走到一条山路前。哈奈一脚跨过一条栏木，帕梅拉绊了一跤，跌倒在地上呻吟。哈奈两只脚象骑马似的分跨在栏木上忙着去扶她起来。可是她却从栏木底下钻了过去，哈奈也只得把一只脚缩了回来跟着她一起钻过了栏木，他们重新挺起身子直立在山路中央。哈奈刚想开步往前走时，帕梅拉却转身向后。

帕梅拉　救命！救命！

穿皮大衣的人站在桥上向暗处窥视的特写。

帕梅拉　（画外音，在远处喊）救命！放开我！快放开我！

镜头移摄到把司机框入画面。他靠着桥栏杆，朝发出

喊声的方向俯身探看。哈奈的中近景，他终于把帕梅拉的嘴捂住了。他眺望着前方。陡峭石壁的全景。在远处，有一股银色瀑布，倾泻而下，注入一个小小的积水潭里。哈奈的中景，他拖着帕梅拉离开山路，向路的一侧奔去。哈奈拖着帕梅拉在峭壁间逃跑的远景。

两个追踪者的中景，他们朝着哈奈和帕梅拉奔跑的方向冲去。他们越过栏木，穿过山路，拼命追赶。峭岩中间一股瀑布的远景。被手铐锁在一起的一对继续在逃跑。瀑布的中景：哈奈和帕梅拉逃到瀑布后面的空地上，瀑布象一幅白色水帘挡在他们面前。镜头对着追踪者，他们奔到瀑布对面的岩顶上。瀑布后面的双人中近景。

哈奈　你老实一点！要不，我就先干掉你，然后我再自杀。

他的手放在口袋里，紧握着一件看上去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家伙。

两个追踪者攀登峭壁的远景。小山谷深处那股瀑布的远景。在底下，瀑布的水帘后面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躲着两个人。岩顶上，两个追踪他们的人离去。躲在瀑布后面的两个人的中景。

小山谷深处那股瀑布的远景。追踪者消失在岩顶后。

在瀑布后面，逃跑者的双人中近景。陡峭石壁的全景。远处是瀑布。前景上，有一个男人站在山路中间。

男人　我可以肯定，他们不会打这儿走的。走吧，窝囊废！再从这儿上去！已经浪费不少时间了。快分头找，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两个逃跑者在瀑布后面的中景。哈奈拖着帕梅拉走出藏身的地方，继续逃跑。两个追踪者登在一座山岗上的远景。他们察看着四周。

渐隐。

渐显。一条山路蜿蜒在峭壁之间的远景。在远处，濛濛的薄雾里出现两个人影。哈奈和帕梅拉在山路上肩并肩地在薄雾里行走的中景。

哈奈　我们已经走了将近一哩路了。他举起那只锁着手铐的手搭到帽沿边上向四周眺望。由于他的这一动作，帕梅拉的一只手也突然被拉了上去。

帕梅拉　你的手不要这样动！

他们继续向前走去，镜头缓慢地随着跟摄。哈奈又吹起那首我们在前面听到过的曲子。

帕梅拉　喂，别吹口哨了！现在你打算怎么办？总不能老是这样跑下去啊。再说，两人锁在一起，你脱得了身吗？

哈奈　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丈夫去回答吧！暂且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是个白种人……

帕梅拉　我知道，你的这种话简直动人得让我无法形容了。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管怎么样，这些警察准会重新抓到你的。

哈奈　也许他们会重新抓到我，可他们不是警察。

帕梅拉　你怎么知道不是呢？

哈奈　这是你自己发现的。原先我根本不知道汽车并不开往因弗拉里。他们刚才是想把我们带到他们的头目那儿去。要是他们再抓到我们的话，那我们只有求上帝保佑了。

帕梅拉　（她停下来，转身对哈奈）我知道了，你又要跟我讲那个动人的间谍故事了！

哈奈失望地向天空举起双臂。跟他锁在一起的帕梅拉也不得不象他一样举起一只手来。

哈奈　（气愤地）这个岛国上有二千万妇女，而我怎么偏偏要跟你锁在一起！现在，小姐，请你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我再说一遍，我跟你说的都是事实。这个，我在火车里已经跟你说过了！（她在矮墙上坐下）现在我第三次重复向你说！有人正在策划一个企图危害这个岛国安全的阴谋，而眼下只有我和你，漂亮的美人儿，才能挫败这一阴谋！

帕梅拉　（讥讽地）别来跟我献殷勤了！

她重新站起来走。哈奈一边跟在她后面走，一边俯身向前以威胁的神态凑近她的肩头。当他们向前走时，镜头在他们面前向后拉摄。

哈奈　（威胁地）好吧！哼，实际上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杀人犯。大约在四天以前，我用一把刀从背后捅死了一个无辜的、毫无抵抗能力的女人。你也不正是这样认为吗？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无辜的，但你是个女人，再说你也没有抵抗能力，你孤单单地一个人在这漆黑一片的旷野上，跟一个杀人凶手锁在一起……（她停住脚步，坐了下来）他现在控制着你，就是杀了你，他也万无一失。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话，那太好了，我的美人儿。祝你运气好！

帕梅拉　我不怕！

她打了个喷嚏。哈奈递给她一块手帕，她不屑一顾地拒绝了。

哈奈　（讥讽地）你当心点！我每星期要杀一个女人。（他放好手帕，抓住这个年轻女郎的手腕，威胁地说）哼……我警告你，从现在开始，不管做什么事，我叫你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而且要干得快！

帕梅拉　啊！野蛮的畜生！

她挣脱他的手，站起来准备重新上路。

哈奈　好，我很赏识你的胆量。走吧。

他们重新赶路。

镜头在他们面前向后拉摄，哈奈又开始吹起口哨。

叠化。

叠化。

远处路边上一家小客店的远景。（画外音：哈奈的口哨声）

哈奈和帕梅拉进入前景站住。

哈奈　咱们到那里边去吧。

帕梅拉　去干什么？

哈奈　这是我的事。

帕梅拉　可是……这……

哈奈　现在，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你要保持十分自然的态度，不然就……咱们进去吧，你跟着我，无论做什么和说什么，都得听我的命令。你这顽固的小脑袋都记住了吗？

帕梅拉　记住也只是暂时的。

哈奈　好。镇静一下。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口袋里，并且要做得我们象一对夫妻一样。走吧！

他们开始迈步，朝着那个小客店走去。

小客店—内景，夜

客店内会客厅的远景。推开客店的大门，门对面是个柜台。哈奈和帕梅拉走进去。店主是个中年妇女。她走上前来迎接他们。

女店主　请到里面来……啃，年轻的太太浑身都湿了！

他们经过厅堂走近柜台。镜头推近他们。

哈奈　（对着柜台）是啊……我们的汽车在离这儿几哩的地方出了故障。

女店主　你们打算在这儿过夜吗？

帕梅拉在前景上，她很反感地转过身去。

哈奈　对。

女店主　我们只有一个单铺房间空着。你们不介意吧？

帕梅拉拼命摇头表示不行。

哈奈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样更好。

女店主　我猜想你们是夫妻俩吧？

哈奈　对。

他用肘捅了一下帕梅拉。

帕梅拉　（不自然地）对。

女店主　你们带没带行李？

哈奈　没带，行李都放在车上了。

女店主　噢，我可以借一件长睡衣给太太。请你们填一下旅客登记册好吗？（她转过身去）吉尔斯，来接待客人！

吉尔斯　（画外音）暧，来啦！

女店主　我这就去房里生火，然后再给你们准备一点

晚餐，好吗？

哈奈　好，来一杯威士忌苏打和几份三明治。（帕梅拉拉了一下他的上衣，表示抗议）噢，再来一杯牛奶！

女店主　（边说边走开去）好了，没问题！

帕梅拉背靠柜台站着，哈奈紧紧地依偎着她。

哈奈　（用威胁的口吻轻轻地说）尽管我的左手不会写字，可我能用左手干掉一个女人。（哈奈上衣口袋的大特写，口袋鼓得高高的，看上去里面好象有一件可以致人死命的东西）就是从这个口袋里。听见吗？

哈奈和帕梅拉在柜台前的中近景，面对着他们俩的吉尔斯默默地把登记册递给他们。

哈奈　你写吧，亲爱的。你得多签签你的新姓氏，要养成习惯，越快越好！

两人面对着吉尔斯站在柜台边的中近景。帕梅拉俯首看登记册。

哈奈　（口述）好，写吧。亨利·霍普金森先生和夫人，来自大伦敦的哈默史密斯城，霍利约尔克斯区。

帕梅拉在哈奈的监视下伏在登记册上填写。接着店主吉尔斯离开账台走出画面；镜头对着哈奈和帕梅拉的背影，吉尔斯领着他们一起登上去旅客住房的楼梯。帕梅拉在楼梯口不愿迈步上楼，哈奈不得不迫着她往上走。吉

尔斯走到楼梯顶端，转入走廊，打开房门。他们跟着他进去。

黑洞洞的房间中景。店主人跑过去开灯。哈奈和帕梅拉手挨着手站在前景上。

他们两人站在房间中央的中景。哈奈轻轻地吹着口哨，店主人开亮了电灯。帕梅拉看了看自己那双溅满泥浆的鞋子。哈奈装出想替她擦鞋子的样子。帕梅拉闪开脚。店主人走到壁炉前俯身点火。哈奈和帕梅拉站在店主人背后两人怒目相视。店主人站起身来，走出房去。哈奈拉着帕梅拉的裙子一直把她拉到壁炉前。女店主进来。她拿着一盘晚餐。她关上房门，进入房内，走到前景上，把盘子放在壁炉旁边。她转过身去把火拨旺。这一对年轻人就在炉前烤火取暖。

女店主　（站起身来）亲爱的孩子，现在你可以把这件湿大衣脱了吧?!我替你拿到厨房去烤干。

帕梅拉　啊，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会把它放在壁炉前烤的。谢谢你的关心。

女店主　我相信这位先生一定会很好照料你的。晚安，先生。（她向房门那边走去）

哈奈　（彬彬有礼地）晚安！

他碰了碰帕梅拉的胳膊。

帕梅拉　（勉强地）晚安！

女店主走出去。

女店主关上房门在过道上的中近景。她走下楼去，镜头随着往后拉摄到楼梯最下面的一个台阶，把女店主和她的丈夫框入画面。

吉尔斯　你看她是不是他的妻子？

女店主　不知道，我不管她是不是！反正他们俩好得象火一般的热呐！

帕梅拉在房内的中近景，她紧紧地抓住门把手不放，哈奈在前景上拉住她不让出去。

帕梅拉　（挑衅地）我不愿再在这房里呆下去。我要去把这一切全告诉他们。

哈奈　（生气地）我明明没杀人，可你偏要让人把我当作杀人犯去绞死！

帕梅拉　就让他们去绞死你吧！至于你是不是犯了杀人罪，我才管不着呢！你以为我会在这间房里跟你一起呆上一整夜吗？

哈奈　（他把她紧紧地按住在房门上）瞧瞧，你跑得了吗？

外面有人敲门。他们俩立刻静止下来。

女店主　（画外音）我可以进来吗？

哈奈急忙把帕梅拉拖到壁炉前，镜头随着拉摄。他在

长凳上坐下，并让帕梅拉坐在他的膝盖上。

哈奈　请进！

在后景上，门开了，女店主进来。她顺手关上门，并向坐在壁炉前的一对青年人走近去。哈奈一边紧紧地搂着帕梅拉，一边站起身来。

哈奈　我们正在烤火取暖呐！

女店主　我也看到了。我想你们的床上大概很需要这个，对吗，先生？

她手里拿着一只用布裹起来的瓷汤婆子。

哈奈　啊，太谢谢了。（对帕梅拉）你要不要汤婆子？你要的，是吗，亲爱的？（哈奈紧紧搂着帕梅拉的特写。他低声说）你快说：是的，亲爱的。

帕梅拉　（没好气地）是的，亲爱的。

女店主　（画外音）好。

帕梅拉　（转身向女店主）请……

哈奈上衣口袋的大特写，他紧握着口袋里一件看上去好象可以致人死命的东西顶住帕梅拉的腹部。

帕梅拉　（画外音）……请你别走！

女店主的中景，她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停了片刻，她缓慢地转过身来。

女店主　怎么啦？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她走近去，镜头随着往后拉摄到把搂抱在一起的哈奈与帕梅拉框入画面。

哈奈　啊，没什么。她只是想跟你说明白一件事。我们是一对私奔夫妻！

女店主　我刚才也是这么猜想的！有人迫害你们？

哈奈　你不会撵我们出去吧，你说会吗？

女店主　当然不会。我们决不会告发你们的！祝你们俩晚安。没人会来打扰你们的。

她走过去把汤婆子放到床上。前景上，帕梅拉想叫喊。早已有所提防的哈奈赶紧卡住她的喉咙，使她喊不出声来。女店主退出房去，并随手关上房门。哈奈放开帕梅拉。

哈奈　感谢上帝！咱们吃点东西吧。（他们走到盛着三明治的盘子面前）吃吧。（他拿起一份三明治放在帕梅拉的手里，自己也拿了一份，然后拖着她回到壁炉前的长凳上并肩坐下）好，现在该想想，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帕梅拉　（指了指手铐）甩掉这个！

哈奈　对极了。我也正想这么说。可咱们怎么甩掉这个呢？（他开始吃起来）你包里有什么东西吗？（帕梅拉打开自己的皮包寻找）你有没有剪刀之类的东西？

帕梅拉　有一把指甲锉刀。你看这能行吗？

哈奈　说得倒轻巧！这能行，得花十年工夫。不过咱们还是可以试试。现在，咱们先把衣服宽一宽。（他脱皮鞋）你的裙子怎么样？你看全湿透了。你要是因此而害上

肺炎或者诸如此类的病，那我可不负责任。把裙子脱了吧，我不会说你不雅的。

帕梅拉　我才不脱呢。谢谢！

哈奈　那只好这样了！

他们默默地吃着。帕梅拉脱皮鞋，哈奈揭开他的那份三明治。

帕梅拉　我的鞋和袜子都湿透了！我想我脱了吧。

她撩起裙子，解下吊袜带。

哈奈　这是我听到你说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话。要我帮你脱吗？

帕梅拉的左手和哈奈的右手锁在一起。哈奈的手滑到她的腿部，帕梅拉正在脱第一只长统袜子。

帕梅拉　不，谢谢。

哈奈　好吧。

她脱去一只袜子，再次撩起裙子，准备脱另一只袜子。哈奈一只不能自由活动的右手搁在膝盖上。帕梅拉把自己的那份三明治塞到哈奈手里。

帕梅拉　请拿一下。

哈奈　噢，好的。

她脱下第二只袜子，取回三明治。

哈奈和帕梅拉面朝壁炉坐着的中近景。帕梅拉站起身来，走近壁炉。

哈奈　等一等。

他把皮鞋拿去烘烤，然后又从地上拾起帕梅拉的袜子，放在炉台上烘烤。帕梅拉赤着一双脚在炉前取暖。

帕梅拉　谢谢。

哈奈　别客气……现在你要喝牛奶吗？

帕梅拉　不，谢谢，我等会儿喝。

哈奈　好吧。祝你健康！（他举杯喝威士忌）你的脚烤暖了吗？

帕梅拉　暖了……谢谢。

哈奈　那么请过来……（镜头对着他们两个人：哈奈拖着帕梅拉朝床边走去）现在请你到手术台上去好吗？

帕梅拉转过头来，惊愕地看着他。

哈奈　上吧，上吧！这儿没人想害你！和解吧！咱们总得休息一下。

帕梅拉　你别想让我睡在这张床上！

哈奈　可你跟我锁在一起。在这个没解除之前，你睡哪儿，我也只能睡哪儿。咱们俩是连体双胞胎。

帕梅拉　唉，别开这种玩笑了。

她上床。

哈奈　我可是没在开玩笑啊。（他上床，并在她身边躺下）明天一早醒来，我准会看到你那张油光发亮的、没洗过的脸在我的旁边。你一定很美！把指甲锉刀给我吧。

哈奈和帕梅拉两人躺在床上的特写。哈奈接过帕梅拉递给他的指甲锉刀。

哈奈　谢谢。（他开始锉手铐的链子，同时吹起口哨来）瞧，我又吹这曲子了。我不知道这支倒霉的曲子叫什么，怎么会钻到我脑袋里去的！我也记不起来我是在哪儿听到的！

他打呵欠。

帕梅拉　你好象很累了。

哈奈　（锉着手铐）累？这倒是实话！你知道，我上一次睡觉是在什么时候睡的吗？在上星期六晚上。而且是睡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只睡了两个小时！

帕梅拉　那么是什么妨碍你睡觉了呢？是你的梦吗？

哈奈　（边锉边说）你说的梦是指什么？

帕梅拉　我是指杀人犯做的那种可怕的恶梦。

哈奈　（边说边锉）啊，那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做过……现在我早已超过这一阶段了。那是我初次犯罪时候的情况。在这之前，我做的都是好梦。我曾经是个最容易动感情的孩子。

帕梅拉　你使我感到很惊讶。

哈奈　（边锉边说）当初，我常常在半夜里被恶梦惊醒，梦见警察在后面追我。现在我变得麻木了……

帕梅拉　你是怎么开始犯罪的？

哈奈　（边锉边说）啊，这很简单，我跟我们中间的

大多数人一样，是从在学校里偷别人的零钱开始的。起先是掏人家的口袋，接着是偷汽车，然后干脆抢劫，一直到我十九岁那年第一次杀人。（他打呵欠）再过几年，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到图索夫人[1]的蜡像馆来看我……

帕梅拉　在蜡像馆的哪一部分呢？

哈奈　（边锉边说）啊，现在说这些为时过早。我还年轻。不过蜡像馆里将来肯定会有我一席之地。是啊，到那时候，你会一边用手指着我，一边说："孩子们，这人我太熟悉了！"（帕梅拉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你怎么啦？

帕梅拉在床上，睡在哈奈旁边的中近景。

帕梅拉　你这样拉着手铐链子把我的手腕都夹痛了。

哈奈停下不锉，侧过身来凑近帕梅拉，这样手铐的链子就放松了。接着，他又重新锉了起来。

哈奈　（边锉边说）我们刚才说到图索夫人的蜡像陈列馆。一切都是从那儿开始的。

帕梅拉　什么从那儿开始的？

哈奈　我犯罪的癖好。也许这有遗传性。我的大舅佩努多克……

帕梅拉　谁？

---

① 图索夫人（1760—1850），瑞士人，以创办伦敦蜡像馆而闻名。——译者

哈奈　（边锉边说）可怜的姑娘，你从哪儿来的？难道你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大舅佩努多克？人们管他叫"蓝胡子"①！我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帕梅拉　我还以为你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加拿大呢。

哈奈　不，是佩努多克过世以后，我们才到加拿大去的。嘿！他娶了三个妻子，可是每次他都把妻子甩了。不过他那第三个岳母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女人，她想方设法让人逮捕他。

哈奈在锉手铐的特写。在他说话时，镜头逐渐往后拉摄。

哈奈　结果她有没有成功呢？没有……我大舅比她先下手。他躲在悬崖上等她，然后把她推下悬崖，掉到大西洋里。现在他的蜡像在图索夫人那儿，陈列在蜡像馆的展览厅里……（帕梅拉已经睡着）你应该去参观一下，不能错过机会。进门靠左第三个蜡像，秃头，棕红色的鬓角。（他打呵欠）是啊，女士，这就是我的悲惨经历……一个永远不走运的、可怜的孤儿的悲惨经历。你仍然要到警察

---

① 法国作家夏尔·佩罗（1628—1703）的著名小说《蓝胡子》中的主人公。"蓝胡子"掐死了六个妻子，但当他准备掐死第七个妻子时，被这妻子的兄弟们发现。他们救出了这位姐姐，并把他杀死。——译者

局去告发我吗？

他发现帕梅拉已经睡熟，于是舒展了一下身，也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去了。镜头从他们睡着的床上移开去，把一支燃着的蜡烛框入画面。

渐隐。

乔丹教授别墅门前的台阶—外景，夜

渐显。别墅入口处的远景。门敞开着。前景上，在阴影里，有一辆汽车在等候乔丹教授上车准备开走。乔丹教授站在门口的亮处，旁边是他的夫人。他们的女儿帕特里西娅站在他们俩的后面。两个女仆从屋里出来，把行李搬到汽车上。

乔丹教授夫妇的中近景。

路易莎·乔丹　你肯定一切都会很顺利，对吗？

乔丹教授　恕我夸口……那家伙怎么也赶不上的……只要我重新找到……这你是知道的……我马上就离开这个国家。

路易莎·乔丹　你要谨慎小心，给我写信来。

她拥抱教授。教授吻别女儿，然后转身离去。

别墅入口处的远景。教授走出去。他的妻子走到门口目送丈夫上车。

路易莎·乔丹　再见，亲爱的！

汽车起动，开走。

渐隐。

小客店—内景，夜

渐显。

残烛的特写。镜头拉摄成哈奈和帕梅拉在床上的中近景。他们酣睡着。帕梅拉动了一下，接着醒来。她重新拿起她那份放在膝盖上的三明治，但还是不想吃。她细细地察看那副把她和哈奈锁在一起的手铐。她试图用指甲锉刀撬拨手铐上的锁眼。接着，她又使劲拉，想硬把它拉开。手腕被卡得越来越紧，痛得她只好停下不动。她喘了口气，接着又干起来。她用力拉着，钢质的手铐深深地扣到肉里，痛得她难以忍受。她抬起头来，忽然……手铐松开了。她把手腕凑到嘴边，哈了哈气，然后用另一只手揉着。哈奈仍在她旁边酣睡着。他在睡梦中侧过身来抱住帕梅拉。为了不使他惊醒，帕梅拉好不容易才从他的怀抱中脱了出来。她悄悄地下床，把她的那件大衣从哈奈身子底下轻轻地抽了出来，然后俯身看了看哈奈。她摸了摸他的上衣口袋外面，接着就把手伸进口袋里。

哈奈上衣口袋的大特写。帕梅拉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拿出哈奈的一个烟斗。

帕梅拉的中近景，她挺直身子，看着烟斗发愣。她把烟斗扔到床上，拿起手提包。她绕过床去。

帕梅拉绕过床去的中景，她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靠床脚边的长凳上，然后走到壁炉跟前去取袜子和皮鞋。袜子挂在炉台上，她在取一只袜子时，差一点把一个小摆件碰到地上，幸亏她眼疾手快把它接住了没有掉到地上。她把小摆件重新放到炉台上，然后回到前景上坐下来穿鞋袜。她突然停下不动。听到房间外面有嘟嘟哝哝的讲话声。帕梅拉站起身来，走到门边，开门。

房门敞开的中景，可以看到过道，楼梯的顶端。帕梅拉走出房间，悄悄地溜到楼梯平台的暗处。

戴深色毡帽的人　（画外音）是乔丹教授家吗？（帕梅拉走近过道的栏杆，想看清楚是谁在说话）那么能不能请乔丹太太听电话？

戴深色毡帽的人在客店柜台前打电话的中近景。他的同伙站在他旁边。

帕梅拉沿着过道悄悄地走过去的中景。过道下面就是客店的厅堂。

戴深色毡帽的人　（画外音）你是乔丹太太吗？（帕梅拉探身往栏杆下面看着）噢，教授已经动身去伦敦了，是吗？

俯摄这两个人面对店主吉尔斯站在柜台边上的远景。

穿皮大衣的人　能给我们来两杯热的格罗格酒①吗？

吉尔斯　我这就给你们去做。（他离去）

仰摄帕梅拉的特写。

戴深色毡帽的人　（画外音）我们在旁边的那条街上找着他了……（帕梅拉探出身子，准备叫喊）在这之前，他把警察甩了。那姑娘以为我们是警察就把他交给我们了……（帕梅拉本想开口叫喊，现在她改变主意不喊了。她很用心地听着）我们本该把他带来的。

两人在柜台跟前的中近景。

戴深色毡帽的人　（对着电话听筒）好的，太太……我懂了……是，太太。

他打完电话，把听筒放回到柜台上。

穿皮大衣的人　怎么样？

戴深色毡帽的人　老头子离家了，说是准备出远门。

穿皮大衣的人　什么时候出远门？

---

① 一种掺热糖水的英国烈性酒。——译者

帕梅拉全神贯注在倾听他们谈话的大特写。

戴深色毡帽的人　（画外音）他已经部署“三十九级台阶”全体人员进入戒备状态。因为哈奈跑了，此人太危险了。

两人在柜台前的中近景。

穿皮大衣的人　老头子是不是带了那个……

戴深色毡帽的人　对。他要路过伦敦帕莱迪姆杂耍剧场，顺便会把我们的那个朋友带上的。

吉尔斯回到柜台里，手里托了一只盘子，上面放着两杯热气腾腾的酒。

吉尔斯　你们的酒来了。

在这两个人的面前，柜台上摊着那本被他们翻阅过的旅客登记册的特写。吉尔斯放下盘子，收起登记册。

吉尔斯　（画外音）这酒是两个半先令。

穿皮大衣的人　（画外音）电话费呢？

吉尔斯　（画外音）噢，就算一先令吧。

他收下钱。镜头往后拉摄，把三个人框入画面。

穿皮大衣的人　这儿还带旅馆吗？

吉尔斯　是啊！

穿皮大衣的人　我正在猜想，这时候你们这儿是不是

会有客人来住？

吉尔斯　有啊！

戴深色毡帽的人　我猜想在这个季节里你们的客人不多吧？

吉尔斯　噢……是啊！

帕梅拉全神贯注地在倾听他们谈话的大特写。

穿皮大衣的人　（画外音）也许今晚上就有客人来住下吧？

三人在柜台旁的中近景。

吉尔斯　是啊！

戴深色毡帽的人　是不是一对年轻人？

女店主　（画外音）吉尔斯！

镜头从这三个人移开，跟摄女店主。她穿着一身睡衣在楼梯上出现，一直走到柜台跟前。

女店主　我真是嫁了个笨蛋！你是想让人来叫我们去坐牢?!（她指着柜台上的两杯酒）这酒，你收了多少钱？

吉尔斯　（他伸开手掌给她看钱）两个半先令。

她从他手里夺过钱，径自把钱还给戴深色毡帽的人。接着，她离开柜台，穿过厅堂，去把客店的大门打开。

女店主　走，你们俩都出去！（两人狼狈地出去）别跟人说我们在关门以后还非法营业，让你们喝酒！（她等

他们一走出去就把门关上，脸容变成笑盈盈地转过身来走向丈夫。夫妇俩走到一起，镜头推摄他们俩人走到楼梯脚下。她拥抱着丈夫）大傻瓜，你差点儿把上面这对年轻夫妇的事给捅出去了！

镜头从店主夫妇移向靠在过道栏杆上俯身探望的帕梅拉。她带着喜气洋洋的笑容转身回房去。她开房门。

房门开了，帕梅拉走进房去的远景。响起一首温情脉脉的抒情乐曲，代表着帕梅拉的内心喜悦。她关上房门，朝前走去。帕梅拉的大特写，她俯身看了看哈奈，他仍在呼呼酣睡。她沉思了片刻，然后向他微微一笑。

哈奈的头深深地陷在枕头里酣睡的特写。他和衣睡着，没盖毯子。帕梅拉的目光移向床上的特写。帕梅拉的中景，她躬身弯向哈奈，拉起毯子给他盖上，并且很温柔地替他把四边塞好。她站直身子，边打着寒战同时又打着呵欠向床脚一边走去。镜头跟摄，她走到床脚后，在一张长凳上躺下。她辗转反侧，想找个舒适的姿势睡觉。她拉了拉连衣裙的下摆去盖住膝部。寒冷的空气使她难以入睡。她坐起来，用双手搓着大腿取暖。她犹豫了一下，接着把胳膊伸到床上……

哈奈熟睡在床上的中景。在画外的帕梅拉把毯子拉了过去。床上露出和衣而睡的哈奈……帕梅拉的中近景，她把毯子拉到自己身边，暖和地裹在身上，重新在长凳上躺下。

渐隐。

小客店的房间—内景，早晨

渐显。哈奈手腕的特写，手腕软软地摊在床上，旁边扔着一个烟斗。手腕上挂着一副手铐。镜头把哈奈框入画面。他睁开眼睛，打了个呵欠，坐起身来。他的目光移到自己的手腕上。突然间，他意识到帕梅拉不在身边了。他立即转过身去看房门。半开着的房门中景。哈奈好象十分恐慌不安的特写。

帕梅拉 （画外音）你早！

哈奈回过身来看帕梅拉。

帕梅拉的特写，她的脸在床脚边的床档后面出现。帕梅拉在前景上坐着的中近景。哈奈将身子挪近帕梅拉，并向她指了指手铐说。

哈奈 嗳！这玩意儿我们什么时候打开的？

帕梅拉 不是我们打开的。反正不是你。是我。是我昨晚上一个人打开的，后来我就睡到这儿来了。

哈奈 好，可你当时为什么不走呢？

帕梅拉　我正想走的时候却发现你跟我说的话全是真的。所以我决定留下了。

哈奈　你能告诉我吗，究竟是出了什么奇迹最后才使你擦亮了眼睛？

帕梅拉　昨天夜里这儿来了两个男人。我碰巧发现他们正在打电话。

哈奈　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帕梅拉　噢……说了好多我听不懂的，关于什么“三十九级台阶”的事……

哈奈　噢……

帕梅拉　你说什么？

哈奈　你接着说……接着说！

帕梅拉　说是有个人发了警报……可我不明白怎么向台阶发警报呢？

哈奈　好……接着说下去！

帕梅拉　等等……还有件事……说是有个人害怕了，所以他走了……啊，对，我想起来了……他大概要到伦敦的帕莱迪姆杂耍剧场去取什么东西。

哈奈　伦敦的……帕莱迪姆……

他若有所思地走下床来……

帕梅拉在前景上，她在床档上坐下的中近景。她看着哈奈在房里踱来踱去。

哈奈　（自言自语）是不是就是那个断了半截小手指的教授？他到那儿去干什么？

他面朝着帕梅拉停下脚步，向她微笑。他走到她跟前，她也向他微笑，镜头推向他们两人。

帕梅拉　我感到很惭愧，我以前不相信你。

哈奈　啊……别提这些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那副手铐。她转过身去）嗯，咱们得走……这两个家伙住在哪一间房里？

帕梅拉　他们没在这儿住，打完电话就走了。

哈奈　（沉默一下后突然惊愕地问）他们……怎么了？（他往后退去，镜头往后拉摄）

帕梅拉　（淡漠地）我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

哈奈　（气呼呼地叫了起来）听了他们这番话之后，你居然就让他们走了！你简直一点头脑也没有！真是个小笨蛋！

帕梅拉　别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哈奈弯下腰去拿皮鞋，帕梅拉从床档上下来。两人穿鞋。

哈奈　我们已经耽误掉四、五个小时了。你为什么不叫醒我？他们说的话非常重要，你怎么会不明白？

帕梅拉　可我凭什么不让他们走呢？

哈奈　……让他们走？我可怜的孩子！我身上还背着杀人的黑锅呢！我只有找人把这些间谍逮住了，这才能证

明我无罪，你难道不懂吗？

帕梅拉　只要把帕莱迪姆的那个家伙逮住，这也可以证明你无罪！

她站起来走过房间。哈奈穿好皮鞋。

哈奈　是啊，但愿如此。不过我们已经比他晚了五个小时啦！

帕梅拉　那郡长为什么叫人开枪打你？

哈奈　什么为什么？

他朝帕梅拉转过身来。后者站在敞开着的门边。帕梅拉站在门口的特写。

帕梅拉　真是个疯子！

她转身走出去，并随手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渐隐。

伦敦/皮卡迪利广场—外景，夜

渐显。镜头围着皮卡迪利圆形广场四周摇摄市区繁华景象的远景。明亮的霓虹灯招牌在夜空里闪烁。汽车来往络绎不断。都市之夜的噪音和车来车往行驶的闹声交织在一起。

伦敦刑警署—外景，夜

一盏大的球形壁灯照着墙上一块牌子的中近景。牌上写着："威斯敏斯特市，新伦敦刑警署"。

叠化。

伦敦刑警署一内景，夜

叠化。

帕梅拉在刑警署长办公室踱来踱去的中景，署长坐在前景上，他刚打完电话把听筒放回去。

刑警署长　你说的话完全对。空军部确实有几件能引起不少人感兴趣的小玩意儿。不过，他们非常肯定地说，凡是能使间谍感兴趣的任何机密文件一件都没有缺少。

帕梅拉　可是我跟你说，肯定缺少了！有个人将要在今天夜里带着一件东西离开英国！

刑警署长　今天早上我们接到你从苏格兰打来的电话以后，马上就进行详细调查……

帕梅拉　我看，我在这儿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

她朝门那边走去。

帕梅拉走到门边准备开门离去的中近景。

一警察　（画外音）噢，不，请小姐等一等！

帕梅拉在门前站住，门关着。

警察走近她。帕梅拉转身面朝他。

警察　有件事，你忘了跟我们说了……哈奈在哪儿？

刑警署长也走到她跟前。

帕梅拉　（勇敢地）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她开门准

备离去）

刑警署长　小姐，我能再问你一句话吗？（帕梅拉向他转过身来并关上办公室门）你有电话吗？

帕梅拉　有。

刑警署长　那好，要是有什么消息，我给你打电话。暂时就这样。谢谢你。（帕梅拉开门，走出去。刑警署长关上门，转身对警察）别让她溜了。去叫一辆出租汽车盯住她。我们回头再见面吧！去吧！

帕莱迪姆的入场口—外景，夜

“帕莱迪姆”霓虹灯招牌的中近景。帕莱迪姆杂耍剧场入场口的远景，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一辆出租汽车在台阶前停下，服务员上前开门。帕梅拉下车。帕梅拉的中近景，镜头跟摄她登上台阶，走进杂耍剧场。（画外音：鼓掌声）站在台阶下的服务员的中近景。第二辆出租汽车停下。车里下来两个男人，他们迅速奔上台阶。

帕莱迪姆—内景，夜

帕梅拉在观众厅尽头的特写。她好象在寻找某一个人。（画外音：“爱情就是一首歌”的歌声）杂耍剧场内的全景。观众在看表演。一个演员在台上演唱。两个小丑上场，他们冲向唱歌演员，并撞了他一下。（场内大笑）

街道—外景，夜

俯摄一条昏暗小巷的远景。一群警察从车上下来。他们迅速离去。

帕莱迪姆—内景，夜

杂耍剧场舞台上正在演出节目的远景。小丑在表演单脚尖旋转动作。场内观众欢笑的远景。一群警察在后台出现的中景。

一警察 ……各个出口都布下岗哨，不准任何人离开杂耍剧场……你们两个去看守好乐池。

舞台上演员的远景。

三个演员 （齐声）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我们来表演歌唱！

乐队开始为唱歌伴奏。

剧场内的远景。乐队在舞台前面演奏。乐队面向观众演奏的中景。乐池里两个乐师的中近景。两个警察在后台站岗的中近景。两个置景工人抬着一块布景走过去。一个矮个子先生和一个穿苏格兰短围裙的胖子想走出去。

一警察 不行！不准出去！

矮个子男人 连出去喝杯酒都不准吗？

警察不予理睬。

站在楼厅进口处的服务员的中景。帕梅拉走到他跟前。

帕梅拉　我找个人。我进去看一看行吗？

服务员　行。去吧。（他替帕梅拉开门，让她进去）

两个男人在通往楼厅的楼梯上走着的中景。这是两个便衣警察。帕梅拉的远景，她走到楼厅第一排，俯身眺望楼下观众厅。帕梅拉环视观众的中近景。观众欢笑场面的全景。帕梅拉的中近景，她的目光向四处搜索，突然发现要找的目标了……她转身离去。帕梅拉的中景，她又往回走，接着进入通往楼厅出口处的小楼梯。帕梅拉在楼梯上走的中景，她从两个便衣警察身边经过，跨出楼梯。两个便衣跟在她后面出去。

另外两个男人的中近景，他们登上通往楼厅的楼梯。在楼梯平台上，他们迎面碰到两个奔下楼来的便衣警察。

警察　她看到他了，这会儿去乐队那儿跟他碰头了。

四人一起下楼。

杂耍剧场入口处的中景。一排警察排列成一条严密的警戒线在驱散街上看热闹的人群。

帕莱迪姆大门前—外景，夜

帕莱迪姆门前一堆围观人群的中景。

帕莱迪姆—内景，夜

一个舞台照明工人在台侧工作的中景，手挡在聚光灯光上做“追光”操作。后景，在台上，几个演员在观众的掌声中结束他们的节目。小丑蹦跳到舞台一侧，冲下场去，一道由照明工人操纵着的“追光”也随之追踪过去。小丑跃身冲进后台。

几个警察在后台站岗的中景。小丑冲人后台时，一头撞在一个警察身上，幸亏这个警察将他扶住，他才没有摔倒。小丑抬头一看是个警察，吓得拔腿就逃。（画外音：鼓掌声）帕梅拉下楼走到场内旁边通道上的远景。哈奈坐在观众中的中近景。他环顾自己的四周。

一个俯瞰舞台的华丽包厢的中景。包厢里似乎空无一人，但仔细一看，好象有个人躲在暗处。哈奈转首面向邻座一位女观众的中近景。

哈奈　对不起，请把望远镜借我用一下好吗？

他接过那女观众递给他的一架望远镜，转首对着那个包厢，他拿起望远镜看。

望远镜里的大特写。它滑过包厢的栏杆，接着停在一只手上。一只缺少半截的小手指！哈奈放下望远镜的特

写。帕梅拉在旁边通道上的远景，她俯身对坐在哈奈旁边的那位女观众说。

帕梅拉　对不起，能不能请你换一个座位？

那位站起身，把座位让给帕梅拉。

哈奈的中近景。帕梅拉在他旁边坐下。

哈奈　你来这儿干什么？我看到那家伙了。他在楼上包厢里。

帕梅拉　现在你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我已经去过伦敦刑警署了。他们说空军部里根本没有短少过一样东西。

哈奈转首看着包厢的特写。

哈奈　（沉思地）他就在那儿……

一群警察的中景，他们站在剧场尽头，靠近出口处的地方。

一警察　我们现在就抓他，还是再等一下？

哈奈坐在观众中的特写，上一个节目刚结束，观众正在鼓掌。哈奈仍在沉思中，镜头移开。帕梅拉回首对哈奈说。

帕梅拉　如果他们真的没有短少过，那你打算怎么办？

镜头回到哈奈身上，他继续苦思冥想；画外音：场内响起影片开始时演奏过的乐曲——一个节目开始前的序曲。哈奈熟悉这首曲子，跟着吹起口哨。他突然停止，惊讶地转向帕梅拉。镜头对着他们两人。

哈奈　就是这曲子，就是我怎么也记不起来在哪儿听到过的那首曲子！现在我想起来了……是在这个杂耍剧场里听到的！就是那次安娜蓓拉……（他中断自己的讲话，举目看着舞台）

两个人出场登上舞台的远景。

报幕员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请注意啦！现在请允许我荣幸地向你们介绍一位世界上最杰出的人！

哈奈和帕梅拉坐在观众席上的中近景。

哈奈　就是这矮小的家伙！

报幕员　（画外音）每天他能在自己的记忆里储存五十条新闻，而且他能够全部记住永远不会忘的！

哈奈拿起望远镜看。

透过望远镜看到梅穆里在舞台上的中近景。

报幕员　（画外音）总而言之，他是个万事通，他能把天南地北……（梅穆里举目环视。哈奈的中近景，他用望远镜跟踪看梅穆里的目光。画外音）成千上万件事……

（透过望远镜看到乔丹教授的中近景，他向舞台上的梅穆里做了个打招呼的动作）都记录在脑子里，不论是历史、地理，或者是书报杂志……（望远镜离开乔丹教授，滑过去重新对准梅穆里，后者向前者点头作答）和科学书本上所记载的事，甚至连最小的秘密，他都能永记不忘！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不妨试验他一下！请各位提问题吧！

哈奈放下望远镜的特写。

哈奈　我懂了。我懂了……很明显……全部情报都藏在梅穆里的脑袋里了！

警察们下楼来到观众厅旁边通道上的远景。

报幕员　（画外音）梅穆里先生！（观众鼓掌声）

哈奈和帕梅拉坐在观众席上的中近景。

帕梅拉　我不懂。

哈奈　你马上会懂得的……他们先是把秘密文件偷到手，让这矮个子家伙把内容统统记在脑袋里，然后再把文件放回原处。这样神不知鬼不觉，谁也发现不了会有这一着……乔丹教授就是为了这一着今晚才到这儿来的……等这节目演完之后他就准备把梅穆里带到外国去。

帕梅拉　可是……

一个女领票员走到他们身后，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女领票员　那边有一些先生想跟你们谈谈。

前景上，警察们站在旁边通道上的中近景。台上的节目继续在照常进行着。女领票员迅速离去；帕梅拉和哈奈离开座位，走向前景。

梅穆里　（画外音）请你们提问题吧！

一观众　（画外音）帝国大楼的高度是多少？

一观众　（画外音）弗洛伦斯·奈廷盖尔，她是什么时候死的？

一警察　（部分进入画面）你是不是理查德·哈奈？

哈奈　是的，我有件重要的事正要向你们……

一警察　（部分在画面内）走吧，哈奈……走。

哈奈　好，可是请你们看看那儿……舞台上的那个家伙。

一警察　（部分在画面内）得了……我奉劝你别大吵大闹，免得引起公愤……

哈奈转身向舞台，警察们竭力把他拉住。

杂耍剧场场内的全景。梅穆里在前景上面对观众。哈奈在场内拼命想摆脱警察的手。

哈奈　“三十九级台阶”在哪儿？

梅穆里惊慌失措、脸部扭曲的大特写。

哈奈　（画外音）快回答!“三十九级台阶”在哪儿?

梅穆里　（下意识地）“三十九级台阶”是一个专门为外国大使馆收集情报的间谍组织，具体地说就是为……（他的话被一声枪响打断了）

梅穆里在台上的中景。他被击中。场内观众惊恐万状的远景。梅穆里在台上双手捂住胸口的中景。他跪倒地上。乔丹教授握着手枪往包厢门边退去的中近景。在他还未到达门边之前，包厢门开了，一个警察步步进逼的阴影映现在过道的墙上。教授把步子重新往回缩，跨上栏杆……

乔丹教授从包厢跳到舞台上的远景。画外音，观众惊叫声。教授冲向后台的远景。众警察已在他后面追捕。俯摄杂耍剧场场内的全景。教授奔向舞台中央。警察们从四周出现，把他团团围住。乔丹教授当场就擒。大幕开始闭合。大幕闭上的远景。舞台监督走到台前面向场内乱成一团的观众宣布。

舞台监督　大家请安静，现在没事了!（舞台监督站在台前的中近景）女士们，请你们……请你们大家都坐好!不用害怕了，请你们都坐好了!

两个男人扶着受伤的梅穆里走进后台去的中景。

梅穆里　行了。（有人给他搬来一张椅子）我不要椅

子，我就坐在这儿……

他指了指地板，两人小心翼翼地把他平放到地上。

一男人　轻一点……轻一点……

梅穆里　行了。

后景上，哈奈、帕梅拉和伦敦刑警署署长向前走来。他们围住梅穆里。

两个男人中近景，他们两人各从相反方向奔来，在一间办公室门口互相撞了一下。

男人甲　快让那些舞蹈姑娘上场！马上叫她们来！（男人乙走进办公室，奔向内话机）

男人乙俯身向内话机的特写。

男人乙　舞蹈姑娘们马上出场啦！

在前景上，梅穆里在后台的中近景。他由几个人扶着。从前景上看到灯光通明的舞台。画外音，乐队奏起轻松愉快的乐曲。姑娘们上场。前景上，哈奈俯身对梅穆里说。

哈奈　梅穆里先生，请你把要带到国外去的秘密告诉我们。

梅穆里　为了记住这一秘密，我花了很大的心血……我一生中从来没花过这么大心血，因此我不想让这一切跟着我一起离开人间。还需要我把它告诉你吗，先生？

哈奈　需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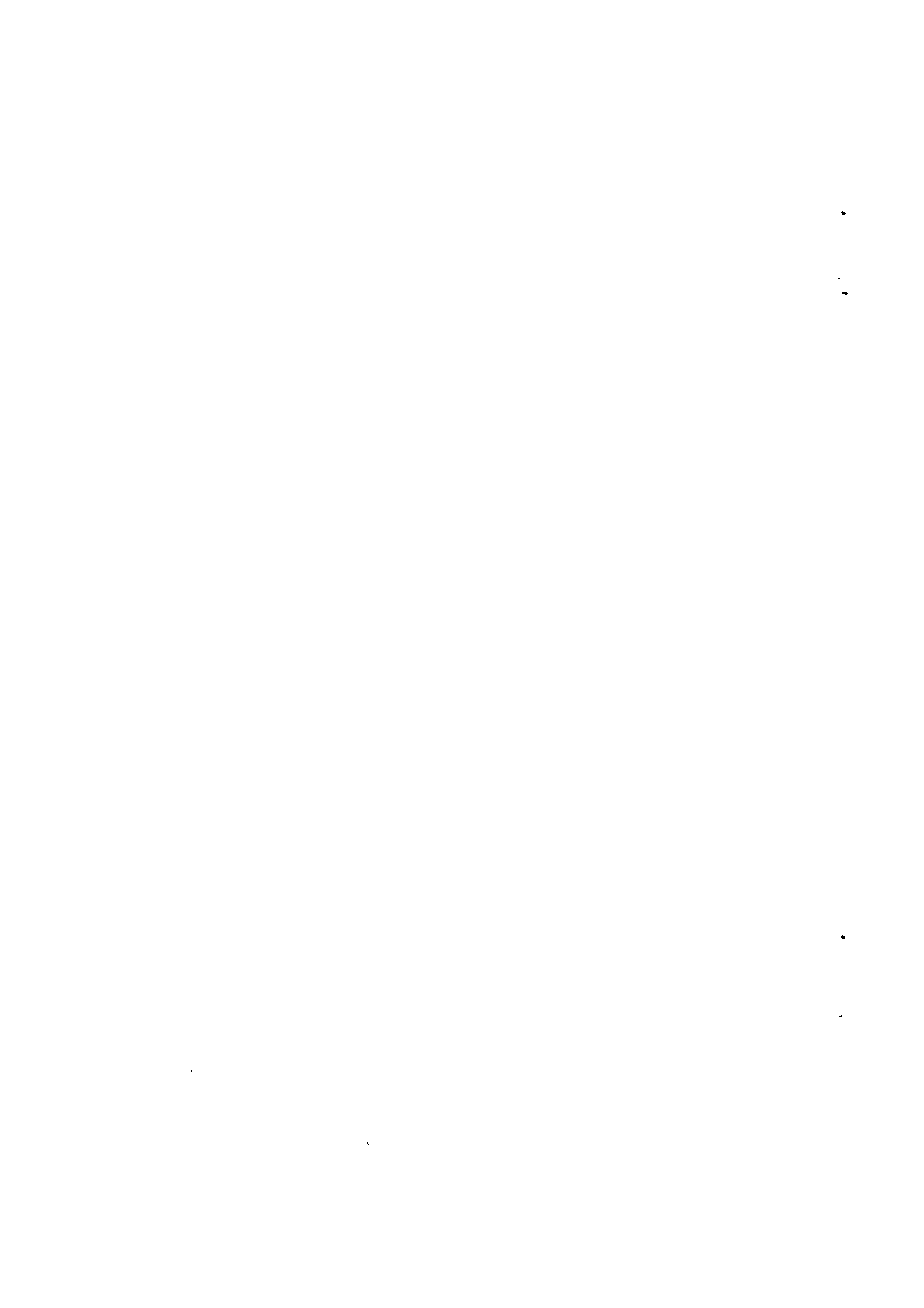
梅穆里　（背诵）新式发动机的第一个特点是大幅度增加压缩率，压缩用下列方程式表示：$\frac{R-1}{Rr}$，R为压缩率，而r……（疼痛使他的话中断了）应从垂直投影来看；两个汽缸的轴线和这根线构成的角度为65°……我没记错吧，先生？

哈奈　完全正确，老伙计！

梅穆里　谢谢……谢谢……我很高兴……

他倒下，死去。人们在他，周围起来。哈奈和帕梅拉缓慢地朝后退去。前景上，他们两人的手渐渐相互接近，最后携在一起。在哈奈的一只手腕上还挂着手铐。

渐隐。片名：《三十九级台阶》。叠印："剧终。英国高蒙影片公司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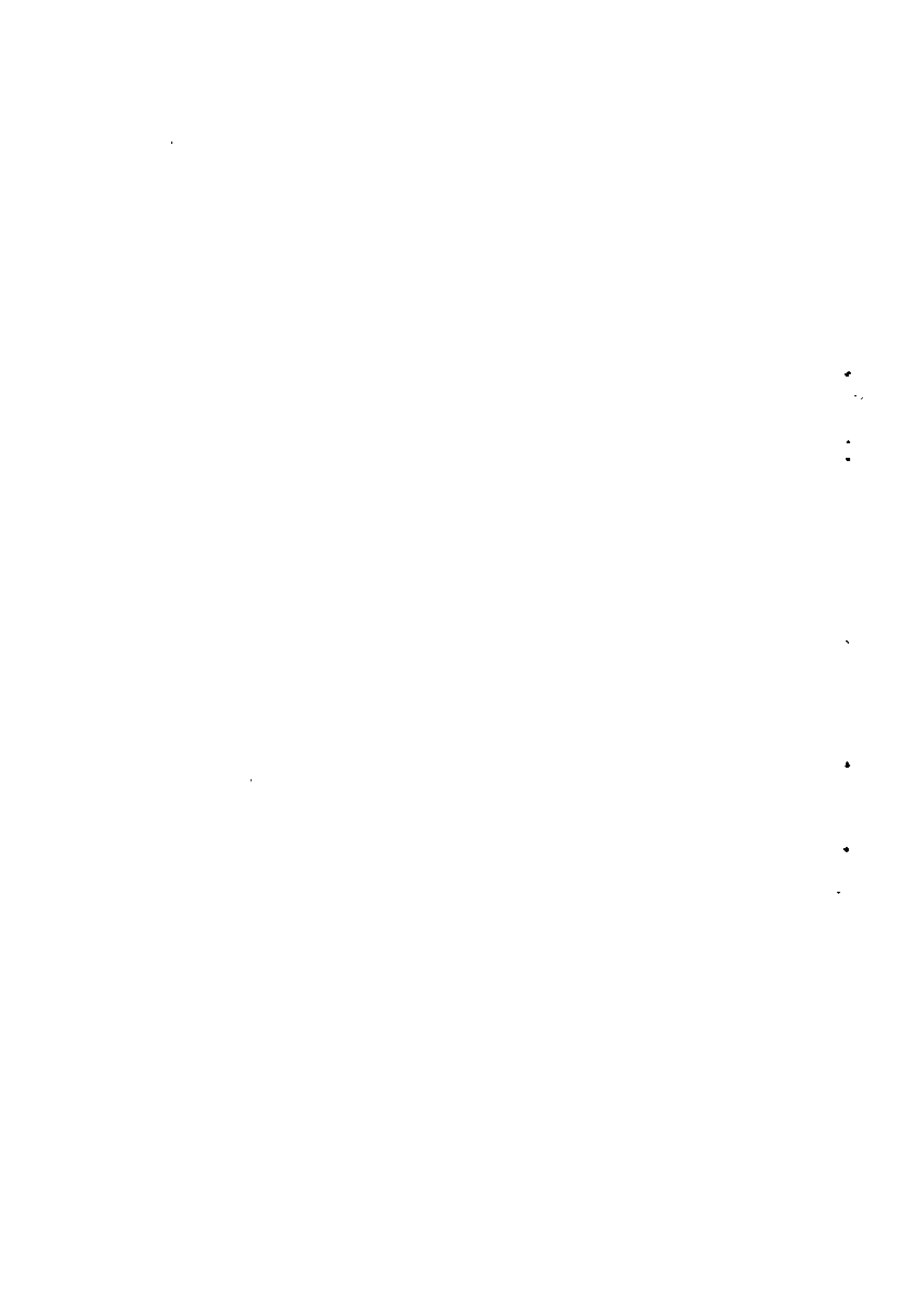
蝴　蝶　梦

〔英〕　达·杜·莫利叶　原著

〔美〕　罗·舍伍德
琼·哈里森　改编

〔英〕　阿·希区柯克　导演

潘耀华　译



第 一 部

淡入。寂静的夜空。行云，明月。伴随着音乐声。

镜头向曼德利庄园的大铁门移去，在雾气迷漫中铁门隐约可见。

“我” （画外音）昨夜，我在梦中又回到了曼德利。我好象在通向大路的铁门前停了一下，被铁门阻拦着不能过去，路被隔断了。

镜头向前推，穿过关闭着的铁门。

“我” （画外音）象所有的梦中人一样，我突然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力量，象一个精灵似地穿过了面前的障碍。大路在我面前蜿蜒展开，依然如故。但是，我再往前走就发现已经不是昔日的景象了。这是大自然按照自己的意愿造成的。逐渐，一些树干和枝条象长长的坚硬的手指一样，侵入了大路。

镜头如幽灵一般掠过。从大路起点处就长满了野草、树丛，越接近曼德利就越加茂密。

“我” （画外音）我沿着曾经一度是我们的大路而如

今已经变狭窄了的小径，终于走到了曼德利。——曼德利，神秘而寂静。时光的流逝并没有能损坏这建筑的对称。月光可以使幻觉变得更为奇特。突然，我感到光亮好象是从窗内射出来的。

音乐起。雾气被微风吹散，楼上窗玻璃发出微弱的光亮，片刻，光亮又被云彩遮住了。

“我” （画外音）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象一只黑手在人脸上停留了一下。幻觉随着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荒凉空荡的旧屋，而对着残垣断壁，回忆往事，我悄然无语。

镜头又开始缓慢地推近房屋，漆黑的窗户第一次显露出来，现在月光已经消失。

镜头缓慢地推近到楼上西屋的一个黑窗户上，最后停在窗户上的一个黑空框上。

“我” （画外音）我们再也不能回到曼德利了，这是很清楚的。可是有时在梦中我还能回到那里——回到我生活中的那些奇妙的日子里——那是从法国南部开始的……

在最后一句话的同时，镜头化为由悬崖顶上向下俯拍的景色。海水冲击着岩石。镜头又上移到悬崖顶上，麦克西姆正站在那里向下俯视。

麦克西姆面部特写：一张非常痛苦的男人的脸。他正在凝视着下面的海水，越过麦克西姆的肩部可以看到远方的汪洋大海。

麦克西姆双脚的近景，他缓慢地向悬崖边缘移动了两步，似乎他正要跳下去。正在这时，一个姑娘的声音使他停住了。

“我” （画外音）哎！站住！

特写，麦克西姆愣了一下，朝着喊的声音方向看去。接着我们看到相距甚远的“我”和麦克西姆两个人。“我”站在小路上，是从高地另一边走上来的，还没有走到崖顶就看见他了。“我”停下来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本素描册。

麦克西姆 （看着“我”）见鬼！你喊什么？（大步向“我”走去）你是谁？为什么这样盯着我？

“我” （近景）心惊胆战地向前走了几步。

“我” （胆怯地）我……对不起。我不是要盯着你。我……我，只是怕你……

麦克西姆近景，背景是大海。

麦克西姆 哦，你怕，怕什么?!啊，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 （近景）我只是在散步。

麦克西姆和“我”在一起的镜头。

麦克西姆 （不耐烦地）那就去散你的步吧！别在这儿叫喊了！

“我”匆匆离去，脸上仍带着惊慌神色。

麦克西姆一个人的近景，目送着“我”的背影，又回身望着大海，然后朝着相反方向离去。

镜头化为蒙特卡洛夜景的全景镜头，又化为公主饭店门前，这时景色更暗，灯光更繁，镜头又化为……

饭店前厅，一支小型乐队正在演奏乐曲。镜头由全景渐渐集中在范霍珀太太和“我”坐在长沙发上的近景。范霍珀太太正在通过长把眼镜以不屑一顾的神态看着来往的人们。

范霍珀太太　我以后再也不赶这个季节到蒙特卡洛来了。在这个旅馆里，连一个名人也看不到。

这一段话，她不是对她的年轻伴侣说的。她喝了一口咖啡，做了一个鬼脸。

范霍珀太太　太凉了！招待！（这时一个招待从她背后走过，她转过身来又用法语叫）招待！（然后转身对“我”说）你去叫他，让他给我拿点……

“我”站起身准备去找招待，正在这时候范霍珀太太看见了大厅的另一边进来了什么人，她的神态立刻变了。

麦克西姆正在快步向前走着，范霍珀太太的喊声把他叫住。

范霍珀太太　啊！是德文特先生！

他看了看她，犹豫了一下。

范霍珀太太　您好啊！

麦克西姆　（犹豫不定地走向她和“我”）您好！

“我”的特写：“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显然认出他就是“我”在悬崖上看到的人，随后又慢慢地坐回长沙

发上。三人近景。

范霍珀太太　（在麦克西姆走近时，热情地）我是伊迪丝·范霍珀。能在这儿碰见您真是太好了。我正因为在蒙特卡洛没有遇见一个老朋友而感到失望呢。

麦克西姆的特写，边听边从眼角注视着“我”。

范霍珀太太　您请坐喝点咖啡吧。（转对“我”）德文特先生和我一起喝咖啡，去叫那个笨头笨脑的招待再来一杯咖啡。（“我”正要起身）

麦克西姆注意到范霍珀太太对姑娘无礼的态度，在“我”起身以前，抢先说道。

麦克西姆　恐怕我的意思和您正相反，应该由我来请你们二位喝咖啡。

镜头展宽括入三人全景，这时麦克西姆坐下叫招待。

麦克西姆　（用法语）招待！

招待　（进入镜头，用法语）是，先生。

麦克西姆　（指着三人）请拿咖啡。

范霍珀太太　（拿出烟盒让麦克西姆）吸烟吗？

麦克西姆　不吸，谢谢。

范霍珀太太　（拿了一支香烟，讨好地说）您知道吗？您一进来我就认出您来了！虽然那天晚上只在棕榈滩赌场见过您一面。

麦克西姆替她点着烟。

范霍珀太太　（近景。卖弄风骚。背景是“我”）

……也许您不会记得我这个老太婆了。您在蒙特卡洛常玩轮盘赌吗？（背景："我"对范霍珀太太的言谈举止感到非常不安）

麦克西姆　（特写。微笑）不，几年前我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了！

范霍珀太太　（范霍珀太太和"我"一起的近景）我完全理解，如果我有一个象曼德利那样的家，我永远不会到蒙特卡洛来的，我听说曼德利很大，美得让人无法形容。

麦克西姆　（特写。没回答她的话，转向"我"）您觉得蒙特卡洛怎么样？也许您没想过？

"我"　（特写。局促不安，声音颤抖）呃，我觉得有些不……不自然，太人工化了。

"我"和范霍珀太太的近景。

范霍珀太太　（很不高兴地打断"我"和麦克西姆的谈话）她太煞风景了，德文特先生，她总是这样。很多女孩子宁肯瞎了眼睛也要来看看蒙特卡洛呢！（"我"对谈话的转变，显得不知所措）

麦克西姆　（特写）眼睛瞎了不就看不见了吗？

范霍珀太太　（没有领会到这是挖苦她的话）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我希望能够和您在一起。您一定要到我的房间来喝茶。我想他们会给您安排一套好房间的。现在有不少房间空闲着，如果您觉得不舒服，就让他们给您换一

套。可能您的仆人现在还没给您打开行李哪？

麦克西姆　我没带仆人，也许您愿意为我帮忙？

范霍珀太太　（终于有点难为情了，尴尬地说）啊，我可不……（转身对“我”说）也许你能为德文特先生做些事，（微笑）你是个很能干的孩子。

镜头向后拉括入三人。

麦克西姆　（站起来，面上带着讽刺性的微笑）多么美妙的建议呀，不过，我还是愿意遵照一句格言：“单人旅客行程快”，也许您没有听说过。晚安。（他鞠躬，迅速离去）

范霍珀太太　（特写。惊讶地）他怎么走了？（哼了一声）你认为他这么突然地走了可笑吗？（起身，对“我”恶狠狠地）来，别傻坐在这儿了！我们上楼吧。你带着钥匙了吗？

“我”　（站起身来跟在后面）带了，范霍珀太太。

范霍珀太太和“我”一边说着一边穿过前厅走向电梯，镜头跟拍。

范霍珀太太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名作家，他一看见我就转身往回走，我想他大概是爱上了我，生怕自己情不自禁。啊，（用法语说）生活就是这样！

这时“我”和范霍珀太太已到电梯口，范霍珀太太转身对“我”说。

范霍珀太太　亲爱的孩子，你不要认为我对你太严

厉，你在德文特先生面前有点太放肆了，我和他谈话的时候，你的插话妨碍了我，也一定妨碍了他，男人不喜欢这样。

“我”被她这样训斥，心里很不痛快。

范霍珀太太 瞅，不要绷着脸。我是要对你在这儿的行为负责的。但愿他没注意到。可怜的人啊！（电梯门打开，“我”和范霍珀太太上电梯）他在怀念他死去的妻子……

“我”看着范霍珀太太，一言不发。

范霍珀太太 （解释）人们都说他是非常崇拜她的。

电梯门关上，淡出。

淡入，菜单上面印着：

公主饭店

蒙特卡洛

翻开一页，用法文写的早餐菜单。化入饭店的餐厅。“我”正走进餐厅。我们看见麦克西姆正坐在一侧的一张餐桌旁。“我”快步走向一张餐桌前坐下，领班的招待为“我”扶好椅子。

领班的招待 （听到有人在招呼，用法语）是，来了，小姐。

“我”一个人窘迫不安地坐在桌前，拿餐巾时不留神把花瓶碰倒了。

“我”　（很快地向画外扫了一眼，看是否被招待看见了）噢！

麦克西姆（特写）坐在附近的桌旁，这意外的事故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看着感到有趣，然后站起来走向“我”的餐桌。听到“我”的画外音。

“我”　（画外音）噢，真糟，我太不小心了，真是对不起！（“我”对招待说）别费事了，真的没有什么。

麦克西姆　（进入镜头，忙对招待说）好了，别擦了……去在我桌上另放一份餐具，小姐和我一起用餐。

招待看了看麦克西姆，走出画面。

“我”　（仍然用餐巾心不在焉地擦拭着衣服，不太情愿地）噢，不……我不……

麦克西姆　（急切地问）为什么？

“我”　（想不出什么理由）噢，不用这样客气了。（不愿打扰他）太感谢您了！只要换一块桌布就行了。

麦克西姆　我不是客气，即使你没那么毛手毛脚地碰倒花瓶，我也要请你和我一起进餐。请吧！如果我们觉得无话可谈，不说话也可以。

“我”看着他。他显得非常冷静和理智。镜头随拍二人走到麦克西姆餐桌旁，二人坐下，招待给“我”送来一张菜单。

"我"　（摇摇头）谢谢。我只要一点……一点炒蛋。

招待　（用法语）是，小姐。（拿着菜单离去）

麦克西姆和"我"坐在餐桌前的近景。

麦克西姆　你的朋友怎么没来？

"我"　噢，她伤风了，躺在床上呢。

麦克西姆　啊，对不起，昨天我对你很不礼貌。我唯一能原谅自己的借口是，我过单身生活以后才变得这样粗鲁的。

"我"　敝，您不是没礼貌，您只是想清静点……

麦克西姆　请告诉我，范霍珀太太是你的朋友还是亲戚？

"我"　我是她雇来做她的伴侣的。

麦克西姆　我不知道伴侣也可以花钱雇的。

"我"　（特写。微笑）有一次我在字典里查到伴侣的解释是"亲密的朋友"的意思。

在谈话过程中，更多的客人进入餐厅。

麦克西姆　我并不羡慕你受到的优待。

"我"　（局促地）啊，她很和气，真的，再说，我也是为了生活。

麦克西姆　你没有家吗？

"我"　没，没有。我母亲去世多年，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他去年夏天去世了。我就找到了这个职业。

麦克西姆　你多么不幸啊！

"我"　是啊。尤其是，你看，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好。

麦克西姆　你和你的父亲？

"我"　是的。他是一个可爱的人，不同寻常的人。

麦克西姆　他的职业是……

"我"　一个画家。

麦克西姆　啊……是个好画家吗？

"我"　是，我认为是的。但人们不了解他。

麦克西姆　经常会有这种事的。

"我"　他画树，至少画一棵完整的树。

麦克西姆　您是说他反复地画一棵树吗？

"我"　是的，您知道……他有一种信念，如果一个人发现一个完美的东西、地方或人物，他就要抓住不放。您不认为这样太傻吗？

麦克西姆　一点也不，我也这样。你父亲画树的时候，你干什么呢？

"我"　我坐在他身旁，学写生。可我画得不好。

麦克西姆　你今天下午去写生吗？

"我"　（近景）是的。

麦克西姆　到哪儿？

"我"　（踌躇地）啊，我还没打定主意。

招待走来把一盘炒蛋放在"我"面前。

麦克西姆　我用车送您去。

“我” （焦急中带一点苦恼）哦，请不用……我不是想让……

麦克西姆 （打断“我”的话，并指着炒蛋）好了，你把这盘东西吃完了我们一起去。

“我” 谢谢你，你太客气了，可我并不饿。（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我”一点也没吃）

麦克西姆 啊，快吃吧！做个好孩子。

“我”羞怯地又起一块炒蛋送到嘴边，“我”的眼睛没有离开麦克西姆。

画面化为面对蒙特卡洛海湾的一个阳台。前景中停着一辆汽车。镜头又化为麦克西姆和“我”的背影，“我”正在画素描，然后镜头反打。

麦克西姆 （转身对“我”）你画了很长时间了，我等着瞧一幅出色的艺术品呢。

“我” 啊，先别看，还没全画好呢！（“我”急着要用橡皮擦掉，他不让“我”擦）

麦克西姆 （走到“我”的另一边）啊，也不会全画坏吧，别擦了，先让我看看……

“我” 噢，不，就是透视法的问题，我总是画得不对。

麦克西姆 （坚持地）让我看看。嗽，天啊！

麦克西姆的画像。

麦克西姆　（画外音，故作严肃的神气）告诉我，就是因为透视法，把我的鼻子画成这么古怪的样子？（他用手指着鼻子）

“我”　（麦克西姆愉快的情绪感染了“我”，使“我”高兴地微笑了）您不是一个很容易画的对象。

麦克西姆　啊？

“我”　（为自己辩护）您的表情总是不断地变化。

麦克西姆　是吗？（他面对摄影机走来，在栏杆边俯身眺望）歇，我……我要是你，我就画风景，这里使我想起我家乡的海岸。（突然地）你听说过康沃尔州吗？

“我”　（跟在他后面，走到栏杆旁站在他身边）噢，我去过，有一次我和我父亲到那里去度假，（近景）我还在那里的商店里看到过一张明信片，印着海边一所美丽的大厦，我问那是谁的房子？一个老太太对我说，“那是曼德利！”我当时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连这个都不知道。

麦克西姆　（近景。带着很痛苦的感情说）曼德利是美丽的，可是对我来说，只不过是我出生和生长的地方。现在，我永远不想看到它了。（显然他在想着过去的事情）。

双人近景、沉默片刻，“我”极力想找点话说。“我”向海岸的周围看看，企图找点话题。然后又转向麦克西姆，开始搭讪着说。

“我”　我们真幸运，没赶上坏天气，不是吗？

麦克西姆　嗯。

“我”　我都记不得六月份以前能在英国下水游泳，您记得吗？

麦克西姆近景。“我”继续说，麦克西姆脸上有一种奇怪的反应。

“我”　（画外音）这里的水多暖呀，我可以整天呆在水里，那边有个很急的逆流，去年有一个人在那儿淹死了，我是永远不怕淹死的，您呢？（听到这里，麦克西姆突然转身走开了）

“我”（近景）看着大海，没有听到麦克西姆的反应，“我”转身看去，发现他已不在身旁了。镜头反打，背景是海湾，“我”吃惊地、迷惑不解地站在那里。接着从一个全景镜头中看到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走吧，我送你回去。

“我”　（近景）闷闷不乐地看着麦克西姆，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使他不高兴，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镜头化入蒙特卡洛夜景，“我”进入饭店前厅。

范霍珀太太的卧室。“我”开门，进入房里，听到范霍珀太太的说话声音。

范霍珀太太　（画外音）是呀，我非常熟悉德文特先生，也认识他的太太。她没有结婚以前，就是有名的美人丽贝卡·希尔德雷恩。可怜的人哪！她在曼德利附近驾驶

小帆船的时候淹死了。

范霍珀太太在床上靠着。一个护士站在床边正倒药水。范霍珀太太喋喋不休地说着。

范霍珀太太　（继续说）当然罗，他从来不和人谈起这件事，他的心碎了。（看着药水）我该吃药了，真苦，给我一块巧克力，快！（发现“我”进入房内）瞅，你来了，也该回来了，（她嘴里填满了巧克力）快来，我正要玩牌呢！（“我”站在门口，听到丽贝卡是怎样死的时候感到吃惊）

镜头化为“我”的房间内夜景，“我”在床上翻来复去，耳边回响着范霍珀太太的声音。

范霍珀太太的声音　她是个美人，叫丽贝卡·希尔特雷恩，你知道吗？人们都说他非常崇拜她，她是美丽的丽贝卡·希尔特雷恩。……我想他一直怀念着他死去的妻子。她是美丽的丽贝卡·希尔特雷恩。你知道吗？他的心都碎了。

镜头化为范霍珀太太的卧室。范霍珀太太靠在床上，手里拿着一面镜子照着，同时，忙着用镊子夹眉毛和嘴角的汗毛。护士在远处屋角忙碌着。“我”拿着网球拍走进屋里。

“我”　（用法语）早安！

护士　（用法语）早安！

范霍珀太太　（用锋利的眼光看“我”）啊，你要上哪儿去？

“我”　啊，我想去学打网球。

范霍珀太太　我明白了，我想你也许见过那个教练，他长得实在漂亮，你就象女学生那样迷上了他。好，去吧，去玩吧，别错过机会。

“我”迅速地离去，镜头化为饭店前厅门口。“我”正朝着转门走去。

麦克西姆　下班了？（他朝“我”走过来）

“我”　（转身）啟，是的，范霍珀太太的伤风已经转为流行性感冒了。她请了一位专职的护士。

麦克西姆　我为那护士难过。你喜欢打网球？

“我”　不，不特别喜欢。

麦克西姆　（从“我”手里拿走球拍）那好吧，我们坐车去玩玩。

麦克西姆把球拍藏在一些花盆的后面。镜头化为乡间的大道上。“我”和麦克西姆坐在汽车上，沿着大道疾驶。“我”对麦克西姆仍有些畏惧，因为“我”还记得上次和他在一起时，他那奇怪的举动。尽管“我”从范霍珀太太那里听到有关丽贝卡淹死的情况，多少有助于说明他的奇特举动。

麦克西姆向前看着，似乎陷入沉思。“我”不能肯定自己是愉快还是不舒服。“我”羞怯地偷看了一眼麦克西

姆，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又偷看一眼，还是没看出什么。“我”依然放心不下。当“我”正朝前看时，麦克西姆转头看了“我”一下，又转回头去专心开车。“我”又一次偷看麦克西姆，这时，他的目光和“我”对上了，“我”显得有些不安。他看到“我”不安的情形，破颜微笑了。真的，他那有些让人害怕的面部表情第一次露出温和。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手，“我”微笑了。随着麦克西姆的视线又回到大道上，手又放回方向盘。恢复了刚才全神贯注看着前面的表情。“我”注视了他一下，也转过头来望着前面的大道。“我”轻轻松了一口气，第一次非常愉快地微笑了。这是“我”认识麦克西姆以来第一次感到和他在一起不再拘束了。很显然，麦克西姆已经变得温和了。

镜头化为范霍珀太太的房间。“我”拿着球拍进入屋内，走向范霍珀太太床前。

“我” （愉快地微笑）下午好，范霍珀太太。您觉得好点吗？

范霍珀太太 （恶意的微笑）你和他玩得很好吧，对吗？（“我”让她这么一问给吓住了，不知该怎样回答）

床头桌上一瓶香脂的特写。范霍珀太太一边说着话，一边用她那肥胖的手把香烟蒂插进香脂瓶里熄灭。

范霍珀太太 （画外音）教练一定教了你一些网球以

外的东西。（近景）快点，你给我打几个电话，不知道德文特先生是不是还在这儿？

听到范霍珀太太说“不知道德文特先生是不是还在饭店里”，“我”感到有趣，不由地笑了。镜头化为一封信，上面写道：

亲爱的德文特先生

您为什么不给我回电话呢？您这个调皮的人。等我这讨厌的感冒好了以后，我一定不让您在蒙特卡洛感到烦闷，因为我知道您现在一定感到烦闷，烦闷，烦闷。

您的挚友

伊迪丝·范霍珀

镜头化为夜景，水池中映出一对对舞伴翩翩起舞的倒影。镜头向上摇露出麦克西姆和“我”在一起跳舞。通过麦克西姆的肩上看到“我”的特写：尽情地在跳舞。越过“我”的头上看到麦克西姆也显得很愉快。他的舞伴——“我”（特写）沉醉在梦境中，闭上眼睛以少女特有的浪漫气息嘘了一口气。麦克西姆看着“我”，对“我”这种美丽天真的神态微笑了。“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察觉到他在对自己微笑，“我”对自己流露出的情感感到十分羞涩。镜头化为范霍珀太太的房间。

白天，范霍珀太太坐在椅子上，穿着一件十分俗艳的晨衣，膝上放着杂志，吸着烟，护士在整理范霍珀太太的床。房门开了，“我”穿着一身准备去打网球的白色服装走进来。

“我” （对范霍珀太太说）我可以走了吗？

范霍珀太太 （尖刻地说）你上了这么多次网球课，大可以去参加温布尔敦网球赛了。可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尽量地利用这机会吧。问题是我一病，你整天没什么事可干，今天我要把那个护士辞了，你得照常工作了。

“我”的表情显得无可奈何。

“我” 是，范霍珀太太。（“我”转身迅速离去）

范霍珀太太想了片刻，然后喊道。

范霍珀太太 护士！

护士 （进来）是，范霍珀太太。

范霍珀太太 你肯定把那些信都送给德文特先生了吗？

护士 是的，太太。

范霍珀太太 我简直不能相信，他应该给我回电话的。啊！可怜的人。（她又重新看书）我真不愿意看他这么孤单。

镜头化为风景优美的大道，汽车在平坦的大道上行驶，麦克西姆和“我”在乡间兜风。麦克西姆的脸上显出

安详满意的表情，“我”若有所思，羞怯地看着他。

“我” 我希望能发明一种瓶子，可以把记忆象香水一样装在里面，让它永远不消失。永远保持新鲜。什么时候需要，我就把瓶塞打开，回到甜蜜的回忆中去。

麦克西姆 （微笑）在你年轻的生命里，有什么特殊的时刻需要保存呢？

“我” （窘迫地）噢，所有的一切，最近几天来的一切。（“我”在想用什么词句把自己要说的话表达出来）我、我觉得我，我已经收藏了满满一橱架的瓶子了。

麦克西姆沉默片刻。

麦克西姆 （近景。痛苦地）你知道吗？有时候瓶子里也会装进魔鬼的，在一个人极力想忘却的时候，它却向你扑过来。

“我”（近景）感到相当失望。因为“我”已经大胆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爱情。“我”靠后坐了坐，神情沮丧。麦克西姆转头看看“我”，看到“我”沮丧的样子。“我”开始咬指甲。

麦克西姆 别咬指甲！

“我”极难为情地把手放下，默默地沉思着，突然生气地说。

“我” 瞅，我希望我是一个三十六岁的妇人，穿着黑缎子晚礼服，戴着一串珍珠……

麦克西姆 （大笑）如果是那样，你就不会和我一起在

这儿了。

"我"　（突然转向他）请问德文特先生，为什么要和我一起玩儿？（激动地）噢，很明显您是想做好事，可您为什么要好心挑上我呢？

麦克西姆继续开着车，稍过片刻，他的情绪变得好起来。镜头推成近景，他刹住车，转向"我"。

麦克西姆　我请你和我出来玩，因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你胜过蒙特卡洛所有明亮的灯光，你使我忘却往事。（生气地）如果你认为我是出于善心或是想做好事……你现在就可以下车回去。来，开开车门下去吧！

他看着"我"，"我"把脸避开了，眼里充满泪水，他回头又看了一下，突然，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他的手帕，扔在"我"的膝上。

麦克西姆　擦擦鼻子吧。

"我"用手帕用力地擤了一下鼻子。

麦克西姆　（亲切地）请不要叫我德文特先生，我有一串给人印象很深的长长的名字：（他自我嘲讽地）乔治·福蒂斯丘·麦克西米连。你不用为这些名字操心。家里人都叫我麦克西姆。

"我"看着他，在"我"所接触过的人们中，他实在是一个让人无法猜测的人，麦克西姆又看了"我"一会儿，突然用手抚摸了一下"我"的额头。

麦克西姆　还有件事，请答应我，永远不要穿黑缎子

服，戴着一串珍珠或装作三十六岁。

“我” （微笑）好吧，麦克西姆。

他把一个手指尖放在嘴上吻了一下，然后按了一下“我”的前额，他开动汽车时，“我”的脸上充满了喜悦。

第 二 部

淡入，一封信，上面写着：

为昨天感谢您

麦克西姆

“我”在整理刚插到花瓶里的玫瑰花，幸福地哼唱着。“我”拿起短信，珍爱地放进钱包。“我”突然听到一声叫喊。

范霍珀太太 （画外音）我的天呀！快来！

“我”急忙走出。

范霍珀太太的房间。范霍珀太太在床上，她面前放着早餐托盘，正在看电报。她看了“我”一下，兴奋地唠叨着。

范霍珀太太 你知道吗？我的女儿已经订婚了，快结婚了！

“我” （由衷地）噢，真的？太好了！

范霍珀太太　（正从床上下来）我们必须立刻去纽约。

“我”（特写）对这个吩咐显得手足无措，神情沮丧。

范霍珀太太　（画外音）要在“阿基坦尼亚号”上定舱位，我们坐十二点半的火车到瑟堡。快点，找一个女仆来帮着收拾行李。

范霍珀太太　（越过她的肩上方看到“我”）不能再耽误了，快点，别磨蹭！（“我”迅速地走出去）

“我”的房间。“我”急忙走进房内，拿起听筒坐在床边打电话。

“我”　（对着听筒）请接德文特先生房间。（过一会儿，“我”的脸上显出失望的样子）啊，他骑马去了？（沮丧地）他到中午才能回来？噢，（非常失望地）好，请接搬运处。

镜头化为时针指着十二点，然后镜头化为范霍珀太太的套房。背景中有一个女仆，外间屋里的地上堆满了行李，是刚让搬运夫从屋里搬过来的，充满了启程时的忙乱气氛，满地废纸，拉开的抽屉等等。“我”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一手拿着皮包站在离范霍珀太太较远的地方，显得很悲观失望。“我”突然转身对“我”的雇主——范霍珀太太说。

“我”　（不安地）我回去看看我房间里忘记什么东

西没有。（“我”急忙冲出屋去，镜头跟拍）

“我”的房间。“我”跑进房内，关上房门，拿起听筒。镜头近拍，“我”急得快哭了，在打电话时不安地看着关上的房门。

“我”　德文特先生现在回来了吗？（高兴但又心急如焚）他回来了！请接他的房间。

范霍珀太太的房间。范霍珀太太不耐烦地离开房间去找“我”。镜头化为“我”的房间。“我”仍在注视着房门，房门打开了，范霍珀太太大步地走进来。“我”急忙挂上电话。“我”伤心透顶。范霍珀太太连“我”和麦克西姆说上一句话的时间都不给。“我”急忙离开电话机，装做找东西的样子。

“我”　噢，我……我正在找我的书，我……我也许……打进行李里去了！

范霍珀太太　（不耐烦地）啊，快点！汽车在门口等着呢！

“我”无可奈何地顺从着范霍珀太太走出房门，镜头拍电话机的近景。传来范霍珀太太和“我”的关上两扇门的声音，电话铃响了，似乎是接线员要问“我”为什么不等着说话就挂上了。

外景，公主饭店门前。一只手提箱正放进汽车，范霍珀太太和“我”走下台阶，走向出租汽车。范霍珀太太进

到车里，坐下。“我”绝望地回头看着饭店。“我”突然决定，急忙对范霍珀太太说。

“我” 我去留个地址，如果他们找到书好通知我。

“我”的话音未落就跳上台阶，范霍珀太太刚张嘴要发脾气，“我”的身影已迅速地消失了。

饭店柜台。“我”对柜台的招待说。

“我” 请接德文特先生房间。

招待 （拿起听筒）是，小姐，（对听筒，用法语）122房间。

麦克西姆的卧室。从洗澡间传出哗哗的水声，房内的电话铃响了，麦克西姆正在洗澡间里往身上撩水，水声盖过了电话铃声。

饭店柜台。“我”焦急不安地等着，柜台招待在听着电话里的铃声。他放下听筒，摇了摇头。

招待 没有人接。

“我” （失望地）谢谢你。（转身走去）

外景，饭店门前。范霍珀太太对饭店看门人说。

范霍珀太太 催她快点。

看门人 是，太太。

“我”急忙穿过前厅走向餐厅。领班的招待迎着“我”走来。

“我” 我找德文特先生。

招待 德文特先生刚让把早餐送到他的房间去。（“我”

急忙走出）

外景。饭店门前。范霍珀太太坐在出租汽车里，她不耐烦地等着，并不断地看她的表。

麦克西姆房间外面。“我”气喘吁吁地走到房门口，然后敲门。

麦克西姆　（画外音）进来。

“我”开了门，进入了门里的小过厅，“我”走入会客室，镜头跟拍，麦克西姆穿着睡衣从半敞着门的洗澡间里出来，“我”向他走去。他脸上还残留着刮胡子的肥皂沫。当他看到是“我”走进来时感到非常惊奇。

麦克西姆　（擦去脸上的肥皂沫）您好！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我”在会客室里，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　我是来道别的，我们要走了。

麦克西姆　你说些什么？

“我”　（走向他）真的，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您了。

麦克西姆大吃一惊，坐到椅子扶手上。

麦克西姆　她要带你到哪儿去？

“我”　（沮丧地）纽约，我不愿意去，可我没办法。我会伤心死的。

麦克西姆站起身来，从附近椅子上拿起他的衣服，又

走回洗澡间。

麦克西姆　我去换衣服，马上就换好。（他走回洗澡间，门半开着）

“我”独自一人站在房里的正中间，停了片刻，从洗澡间传出麦克西姆的声音。

麦克西姆　（画外音）你喜欢纽约还是曼德利？

“我”　（回答，恳求地）咳，请不要开玩笑了……范霍珀太太等着我呢，我……我现在和您告别了。（“我”紧张地向四周看看，怕耽误时间太久了）

麦克西姆　（画外音）我再重复一遍，你或者和范霍珀太太去美国，或者和我一起回曼德利。

“我”　（依然迷惑不解）您是不是需要一个秘书或什么……

麦克西姆　（画外音）我是在向你求婚哪，小傻瓜！

“我”目瞪口呆，对麦克西姆的求婚大吃一惊。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向后退了两步，坐到椅子上。这时有人在敲门。

麦克西姆　（画外音）进来。（“我”稍微有点惊恐）

招待送早餐进来。

麦克西姆　（站在洗澡间门口）是我的早餐？我饿坏了！我还没吃早餐呢！（转身又进入洗澡间）

招待把早餐放在桌上，又拉出一把椅子，然后离开房

间。麦克西姆迅速地从洗澡间走出，给“我”搬了一把椅子请“我”坐在桌前，然后他自己也坐下，开始用餐。

麦克西姆　啊，我的提议好象没有什么反应，真可惜。

“我”　（向前俯身对麦克西姆）啊，可是您不知道，那是因为……我，啊……我不是男人该娶的那种人。

麦克西姆　（抬起头来）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我不是属于您那个阶层的人。

麦克西姆　（笑了一下）我是哪个阶层？

“我”　嗯，比如曼德利……我想您能明白我的意思。

麦克西姆　至于你属不属于这个地方最好应该由我来判断。当然，如果你不爱我，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只不过是对我自作多情的一大打击。

“我”（越过麦克西姆肩旁看到“我”的特写）没想到麦克西姆会爱上自己。过去“我”由于羞怯没有说出，现在反而急于让他知道自己是多么崇拜他，“我”天真地、诚恳地、焦急地说。

“我”　我真爱您，我爱您爱得要命。我哭了一上午，我怕以后永远见不到您了。

麦克西姆（越过“我”的肩看到麦克西姆）被“我”这种毫无掩饰的爱情和天真稚气的感情所动。他沉默片刻说。

麦克西姆　（恳切地）上帝保佑你。（他拍拍“我”的手，看着“我”）有一天我再向你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你会不相信的。可惜你会长大的。（他的情绪突然有些变化，连忙掩饰他的情感，又继续吃早餐）好，就这样决定了，给我倒杯咖啡，放两块糖，加点奶。茶也一样，别忘了。（“我”给他倒咖啡时，他接着说）谁把这个消息告诉范霍珀太太，你还是我？

“我”　（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啊，您告诉她吧，她一定会生气的。

麦克西姆　（推开盘子）她住几号房间？

“我”　啊，她不在那儿，她在楼下汽车里等我呢。

他伸手拿起附近桌上的听筒，往楼下叫电话。

麦克西姆　喂，请接柜台。（稍等了一下）请找一下范霍珀太太。她在门外的汽车里。请以我的名义向她问候，并请她到我房间来。对，我的房间。

外景。饭店门前。柜台的招待正站在车边。范霍珀太太在汽车里等待着。柜台的招待探头到车内。

招待　德文特先生请您到他的房间去。

范霍珀太太由原来生气的表情突然变为有点迷惑不解，紧接着露出一副高兴的神情。

范霍珀太太　德文特先生？当然去……

柜台的招待扶着范霍珀太太，她笨手笨脚地从车里爬

出来。

麦克西姆房间。“我”在站着等麦克西姆。麦克西姆这时穿好上衣从洗澡间走出来。他走到“我”面前，搂着“我”的肩膀。

麦克西姆　（温情地看着“我”）你不会想到这样来婚吧，对吗？应该在充满音乐的地方，你穿着白色的礼服，手里拿着红色的玫瑰花，传来阵阵小提琴声，我在棕榈树后面热烈地向你求爱……

麦克西姆说这些话时，两人绕着房间走着，“我”不好意思地抬起头看着他。

麦克西姆　（停下来把“我”搂在怀里）亲爱的，请别在意。

“我”　（容光焕发）嗯，我没有在意。

响起了敲门声，“我”忐忑不安，麦克西姆表示安慰地拍拍“我”。

麦克西姆　别担心，别担心，你一句话也不用说。

麦克西姆走到门口，“我”退到门的右边范霍珀太太进来时看不到的地方。范霍珀太太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嘴里不停地说着。

范霍珀太太　（面对麦克西姆，背对着“我”）德文特先生，您找我，我太高兴了，我匆匆忙忙地要走了，没有告诉您，真是太不礼貌了。因为今天早晨我接到一封电报，说我女儿订婚了，快结婚了……

麦克西姆　（平静地）范霍珀太太，这真凑巧，我请您来是想告诉您，我也订婚了。

如果范霍珀太太稍想想，分析一下，她就会想想为什么德文特先生会向她说这件事。但眼下她唯一的考虑是意外地听到了一个精彩的闲谈话题。

范霍珀太太　是吗？真是太好了，太浪漫了，谁是那位幸运的女士呢？

麦克西姆简单地朝“我”作了一个手势，范霍珀太太转身看见是“我”。

范霍珀太太（近景）张大了嘴注视着“我”，完全惊呆了。

麦克西姆　（画外音）我向您道歉，这么突然地夺去了您的伴侣，我希望不会使您太不方便吧！

范霍珀太太慢慢恢复过来了，她非常生气，可是尽量用高兴的表情来掩饰。

范霍珀太太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

“我”　（近景）刚才，范霍珀太太，大约几分钟以前。

范霍珀太太　（三人中景）我简直不能相信！（象是半开玩笑地）我想我应该责怪你们，一个字也没跟我透露……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应该为你们祝福，并祝贺你们，我为你们非常高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举行婚礼呢？

麦克西姆　就在这儿，尽快举行。

范霍珀太太这时真正地兴高采烈了，她觉得自己将要在社交界的一次最盛大的婚礼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范霍珀太太　旋风似的恋爱史！妙极了！我可以推迟一个星期再走……这可怜的孩子……（向“我”点了点头）没有母亲，我得负责替她置点嫁妆，招待客人，把新娘送交给新郎。（“我”听到这个建议感到非常不安）可是我的行李……（她习惯地用训斥的口吻对“我”）

范霍珀太太和“我”的近景。

范霍珀太太　下楼去告诉搬运夫把车上的东西都拿下来。

“我”正要按着吩咐去做时，镜头向后拉，麦克西姆进入画面。

麦克西姆　（用手搂着“我”的肩膀）等一下，（他又转对范霍珀太太）我们非常感谢您，范霍珀太太，可是我想我们尽可能不惊动人了。……我也绝不应该影响您的行程。

范霍珀太太　（抗议地）可是……

麦克西姆　（画外音）不，不……

通过上面的对话，范霍珀太太显得愈来愈失望，当她意识到他们明显地表示出不欢迎她出席时就变得恼羞成怒了。

麦克西姆　（三人在画内，麦克西姆对“我”说）亲爱的，我去把你的行李拿回来。

“我” 谢谢，麦克西姆。

他看着“我”的眼睛，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我”不再怕范霍珀太太了。麦克西姆离去。“我”从范霍珀太太身边走开，镜头随拍，她走到一张桌子旁，“我”的背朝着范霍珀太太。范霍珀太太又走向“我”身边，完全撕下她的伪装。

范霍珀太太 这就是我生病的时候你干的事，（恶意地微笑）打网球！我的天！我看我应该把“快手”这个称号送给你了。你怎么把他弄上手的？看来你是很有心计的。

范霍珀太太（近景）拿出一支烟，点着吸了一口。

范霍珀太太 （怀疑地）告诉我，你做没做过你不应该做的事？

她上下打量着“我”，象是在评价一头展览会上的牛。

“我” （惊异地、不快地、气愤地）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范霍珀太太耸耸肩，从“我”身边走开。

范霍珀太太 哼，这……没什么。我经常说英国人的口味是古怪的。（她走到镜子前，拿出粉盒开始往鼻子上扑粉，在镜子里可以看到“我”）你今后就要成为曼德利的女主人了。我坦率地跟你说吧，亲爱的，我看你不能胜任，（自鸣得意地）你没有经验，你头脑里连怎么样做个贵妇人的模糊的概念都没有。

从镜子里可以看到“我”不愉快地看着她。范霍珀太太转向“我”。

范霍珀太太　（轻蔑地）当然啦，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和你结婚？你不要自以为他爱上你了，实际上……

“我”的近景。听着范霍珀太太往下说，越听越感到不高兴。

范霍珀太太　（画外音）那所大空房子使他感到空虚，寂寞，弄得他都神志不清了。他只不过是不能过孤独的生活……

“我”　（用祈求的口吻说）您快走吧，范霍珀太太，别误了火车！

范霍珀太太（特写）脸上显出怪异的强作出来的笑容，然后镜头跟着她，她向房门走去，“我”看着她的背影。范霍珀太太在门口停下，转过身来。

范霍珀太太　（用一种恶狠狠的挖苦的口吻）哼，德文特太太，（酸溜溜地笑着说）再见，祝你幸福！（说着悻悻而去）

“我”站着，看着范霍珀太太离去。淡出。

淡入。一个很热闹的集市。一层层台阶通向一座用石头建筑的房屋，外面停着麦克西姆的汽车。镜头向上移动停留在房子上挂着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市政府

结婚大厅

镜头化为麦克西姆和“我”在台阶上正和市长握手。然后走下台阶。

办事员和市长正从窗口探出身子看麦克西姆和“我”。

市长 （用法语呼叫他们）先生，你们忘了拿结婚证书了

麦克西姆和“我”。

“我” 他说什么？

麦克西姆 他说我们忘了拿结婚证书。

“我” 天哪！

他们跑去接从窗口扔下来的结婚证书，麦克西姆用帽子接住结婚证书。“我”幸福地笑着。

他们俩搂着腰站在街上，这时响起一片喊声。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和几个居民在镜头中出现，后面跟着一群举行婚礼的人。新娘穿着一身白色结婚礼服，头上戴着白色的头纱，手中拿着一束百合花。麦克西姆和“我”看着新婚夫妇从身旁走过，然后他们向汽车走去。

麦克西姆 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

“我” （羡慕地）看她多漂亮！

麦克西姆 （很快地看了“我”一眼）你喜欢新娘的头纱吗？

麦克西姆扶“我”上车坐下。

麦克西姆 （看了“我”一眼，离去）或者至少我应该……

镜头随拍麦克西姆走向卖花人。他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钞票，一边说着。

麦克西姆 太太，多少钱？这些都给你吧。

他抱着一大抱花，急忙走回汽车，“我”正在汽车里坐着。他把花递到“我”的怀里。

“我” （近景。麦克西姆随着进入镜头）啊，麦克西姆，多么可爱呀！啊，真太可爱了！

麦克西姆走出镜头，绕到汽车另一边，上车。

“我” （继续地）啊！多么可爱呀！

“我”陶醉了，把脸埋在花丛中。淡出。

第 三 部

淡人，曼德利的铁门，白天。麦克西姆和“我”的汽车开到铁门跟前，看门人给他们打开铁门，麦克西姆向他招了招手。

看门人 德文特先生，欢迎您回家来了！

麦克西姆 谢谢你，史密斯！

大路。道路两旁树冠交叉呈拱形。汽车拐过一道弯，然后前面是一段长长的阴暗的大路，再往前走又是一条弯

弯曲曲的路。

"我"和麦克西姆在车上。"我"有点紧张地看着前面。"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麦克西姆看了"我"一眼。

麦克西姆　冷吗？亲爱的？

"我"　（缩缩身，又微笑着）啊，有一点。

麦克西姆　你不用害怕，别拘束，自然一点，他们会尊敬你的。你不用为家务事担心，丹佛斯太太是女管家，让她去管吧。

这段路长得让人感到压抑。每次拐弯时"我"都在想该看到房子了。麦克西姆微微地皱了一下眉，抬头看看天空。

麦克西姆　嗯哼，下雨了！（很大的雨点开始降落下来）我们得快点啦。呶，呶，给你这个，（他转身取雨衣）把头盖上。

在雨中的通向曼德利的大路（极远景）。从"我"和麦克西姆肩上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可看到前面的景色。雨刷不断地把玻璃上的雨点擦掉，汽车拐过一道弯，又一道弯，在一次急转弯后，突然，楼房出现在眼前。虽然这时下着倾盆大雨，但遮掩不住那宏伟的建筑物。

"我"和麦克西姆坐在汽车里。曼德利的景象使"我"不禁发出一声惊叹，麦克西姆转身向"我"微笑，然后向前面的楼房挥了一下手。

麦克西姆　到了，这就是曼德利！

曼德利先从一点出现，然后渐显成近景。当汽车停下时，男管家弗里斯拿着雨伞跑下台阶。另一个仆人开始从汽车背厢把行李拿出来。麦克西姆和“我”靠弗里斯的雨伞挡雨，一起快步走上台阶。

麦克西姆　我们到家了，弗里斯，大家都好吗？

弗里斯　好，谢谢您，先生。看到您回来很高兴，先生。

麦克西姆　弗里斯，这位是德文特夫人。

“我”羞怯地向弗里斯伸出手。

“我”　你好！

弗里斯微微地鞠了一个躬。

弗里斯　太太。

他看到“我”伸出的手，犹豫片刻不知怎么办，‘我”刚要把手缩回，他握了握“我”的手，麦克西姆看了此情景，微微一笑。

他们进入大厅时，弗里斯把伞收起，麦克西姆和“我”停住脚步，看了看，全体仆人排成半圆形在那里等候。

麦克西姆、弗里斯和“我”的镜头。

麦克西姆　（不愉快地）我没让你们都来迎接。

“我”的头发被雨衣压乱了，有几缕被雨水淋湿的头发垂在脸上。

弗里斯　（低声回答）这是丹佛斯太太吩咐的，先生。

麦克西姆　（无表情地）噢。（他转身对正把雨衣递给弗里斯的“我”）真是抱歉，这，很快就会结束。

麦克西姆和“我”向前边那群等候着的仆人走过去，“我”越来越显得局促不安。观众看到一个大的场面，麦克西姆扶着“我”向仆人们走去，同时看到规模宏伟的大厅和柱廊以及那宽阔的楼梯。

全体仆人的镜头。丹佛斯太太进入画面——一个面容削瘦的高个子女人走向前来。

麦克西姆　（画外音）这是丹佛斯太太。

丹佛斯太太　（特写。冷冷地对“我”）您好，太太。一切都为您准备好了。

“我”（近景）对这一切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我”　啊，你太好了，别太费心了。

“我”不安地摆弄着手套，手套掉到地上，“我”正要蹲下去拾，丹佛斯太太犹豫了一下也弯身把手套拾了起来。

麦克西姆　（画外音）我们想喝点茶，弗里斯。

弗里斯　（画外音）已经准备好了，先生，在书房里。

丹佛斯太太隐隐地带着轻蔑的笑容把手套递给“我”。

"我"非常困窘不安。丹佛斯太太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麦克西姆　（画外音）来吧！亲爱的！

"我"偷偷看了丹佛斯太太一眼，转身走去。镜头推成丹佛斯太太的特写，她脸上仍带着轻蔑的表情。

镜头化为一个时钟，然后又化为在晚霞映照中"我"的卧室。"我"和一个女仆在室内。

"我"已穿好晚礼服坐在梳妆台前，女仆正在帮"我"整理衣服，听到敲门的声音，"我"急忙抬起头来。

"我"　（高兴地、急切地叫道）哦，麦克西姆，请进！

门开了，丹佛斯太太进来。

"我"　（画外音。失望地）噢，晚安，丹佛斯太太。

丹佛斯太太　晚安，太太。

镜头随拍丹佛斯太太进入屋内，她瞥了女仆爱丽丝一眼，示意她出去，爱丽丝退出。"我"拿起发刷，开始刷头发。

丹佛斯太太　（站在"我"的旁边）您对爱丽丝满意吗，太太？

"我"　嗯，谢谢你，很满意。

丹佛斯太太　她是客厅的女仆，在您的女仆没来以前，先由她来侍候您。

"我"　（抬头看）噢，可我没有女仆，我相信爱丽

丝一定能胜任的。

丹佛斯太太　（冷冷地）恐怕不能总这样下去，太太。象您这样身份的夫人，一般都有个贴身女仆的。（转身环视了一下房间）我希望您能喜欢这新装饰的房间，夫人。

“我”　（转身面向丹佛斯太太）啊，我……我不知道是新布置的，我希望没让你太费心。

丹佛斯太太　我只是照德文特先生的吩咐去做的。

“我”　（起身）啊，那以前是什么样的呢？

丹佛斯太太　（走近“我”）糊墙纸是旧的，陈设也不一样。过去很少用这个房间，除非偶尔招待一下客人。

“我”　啊，这原来不是德文特先生的卧室。

丹佛斯太太　不是的，太太。他从没有住过这东房。

丹佛斯太太转身朝着窗前走去，走出画面。她走到窗前，窗帘是左右挑开的。

丹佛斯太太　当然，从这边不能看到海。

“我”看着丹佛斯太太。

丹佛斯太太　只有从西房才能看到海。

“我”感到该是为麦克西姆的选择进行辩护的时候。

“我”　这房间很美，我……我会感到很舒适的。

沉默片刻。

丹佛斯太太　（从窗前转向“我”）太太，您如果行

什么事，尽管吩咐我。

尴尬地沉默了片刻，“我”走向丹佛斯太太，并尽量显出高兴神情。

“我” 我想你在曼德利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吧？

丹佛斯太太 没有弗里斯长。老主人在世时，德文特先生还小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我” 啊，那你是以后来的？

沉默片刻，推成丹佛斯太太的特写，她冷冷地带着一点轻蔑又有点傲慢的语调说。

丹佛斯太太 我是在第一位德文特夫人做新娘的时候来的。

“我”（近景）赶快把目光避开她。可以看到这几句话在“我”脸上的片刻反应。然后“我”鼓起勇气向丹佛斯太太走去。

“我” 丹佛斯太太，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做朋友，你对我要有点耐心。这里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生活。我希望能生活得愉快，能使德文特先生幸福。因此我明白我是可以把家务托付给你的。

丹佛斯太太 （冷淡地）那好，我希望我能使您满意，太太，德文特太太去世后一直由我管理，德文特先生从来没有抱怨过。

一阵难堪的沉默。

丹佛斯太太脸上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的阴影。她

转身向门口走去。打开房门后又转过身来等“我”。

“我” （画外音）我该下楼去了。

“我”走向打开的房门，向丹佛斯太太看了一眼，看到她那蔑视的表情，然后走出。丹佛斯太太尾随在“我”后面走出，然后关上房门。

过厅里，“我”和丹佛斯太太从长长的走廊走向楼梯，当走到楼梯口时，丹佛斯太太停了下来，指着走廊对面的房门。“我”和丹佛斯太太的近景。

丹佛斯太太 我和您说的西房就在这儿。现在没有人住。这是全楼最美的房间，是唯一可以越过草地看到大海的房间。这曾是德文特太太的卧室。

当“我”看见这扇房门时有些踌躇，转身看见丹佛斯太太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丹佛斯太太转身迅速出画。“我”又朝门的方向看去。镜头从“我”肩后拍摄，顺着宽阔的走廊看到对面：两扇神秘的房门。“我”出画，镜头向前推，正对着这两扇门。镜头朝下俯拍，丽贝卡的狗杰斯巴在房门口卧着。镜头化为餐厅的夜景。

画面上出现：盘子上的餐巾，餐巾上绣着：RdeW 字样。（绣的字是和以后通讯簿上一样的斜体字。）镜头移拍“我”正在打开餐巾，然后镜头扩展显出整个餐桌。麦克西姆坐在另一端，最后看到餐厅全景。弗里斯和罗伯特正准备上汤。淡出。

淡入，全景。曼德利的清晨。这是一个美丽、晴朗、宁静的早晨，从这个场面可以看出这所房子离海很近。

镜头化为餐厅，“我”象过去在饭店那样，提着手提包走进来。镜头倒转，看到一个陌生人坐在麦克西姆平时用餐的座位旁。这是弗兰克·克劳利。他正在把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堆书信和文件分类。他看到“我”时，连忙站起来了。

弗兰克 （笨拙地、羞怯地）早安！

“我” （朝他走去）早安！

弗兰克 您是德文特太太吧？

“我” 是的。

弗兰克 （不好意思地）我叫弗兰克·克劳利。我……我替麦克西姆管理财产。（稍停）见到您非常高兴。

接着片刻地沉默，然后弗兰克指着一大堆文件。

弗兰克 麦克西姆不在时，有许多事没处理。

“我” 是的，我……我想一定是这样。（又沉默片刻）我……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吗？

这时，通过“我”和弗兰克的肩上，看见麦克西姆拿着一叠文件走进来。他进来时，听到“我”说的话。三人镜头。

麦克西姆 啊，不，弗兰克从来不让人帮忙。他象个老母鸡似的管理帐目。来，弗兰克，我们还得算算这些帐

月。

弗兰克　我去拿单据。（从镜头中走出，去收拾文件）

麦克西姆　那边有很丰盛的早点。你要多吃一些，不然可要得罪厨师了。

“我”　（微笑着）我尽量多吃，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我要和弗兰克一起到各处去看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丢掉两块地。你一人在家行吗？

“我”　行。

麦克西姆　（拥抱“我”）嗯，熟悉一下你的新家。（在“我”的前额上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转身边走着边说）看看《泰晤士报》，那上面有一篇关于英国板球问题的生动文章。

麦克西姆和弗兰克朝门口走去，麦克西姆突然回过身来。

麦克西姆　哦，对了，我的姐姐比阿特丽丝和姐夫贾尔斯·莱西要来吃午饭。

“我”　（笑容消失）今天？

麦克西姆　是的，我想我这个老姐姐是急着来看你的。你会觉得她很直率。如果她不喜欢你，她会当面跟你说。（他笑了）

可以看出“我”不十分情愿让别人品头论足。

麦克西姆　别担心，亲爱的，我会赶回来保护你的。再见！亲爱的！

“我” 再见！麦克西姆！

弗兰克 再见！

“我” 再见！（过一会儿，“我”向旁边的桌子走去）

镜头随“我”移动到摆满了食物的长桌，“我”把菜盘上的盖子一个一个地打开看，有鸡蛋、卤咸肉、香肠等等及其他很多好吃的东西。虽然“我”刚才有些饿，但当“我”看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后，反而弄得没了胃口。镜头集中在“我”身上，“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端着它回到餐桌“我”那孤单单的座位上。报纸整齐地叠放在“我”的座位旁边。“我”坐下。

弗里斯和罗伯特进入屋内。弗里斯看着“我”。

弗里斯 早安！太太。

“我” 早安！弗里斯。

弗里斯向长桌走过去，看一看菜盘没有动过，然后转向“我”。

弗里斯 太太，您要点什么吗？

“我” （喝着茶）啊，不，谢谢你，弗里斯，我还不太饿呢。谢谢。

罗伯特在背景正准备把热菜端出来。“我”放下茶杯，站起来，准备离去。

弗里斯 报纸，太太。（见“我”要走，他赶快拿起

报纸递给“我”）

“我” 嗯，好的，谢谢你，弗里斯。

“我”接过报纸，开始往外走。罗伯特赶到“我”前面，替“我”开门。现在可以看到门外，“我”走出去的时候，在打蜡的地板上滑了一下，几乎摔倒。

弗里斯 （忙去扶“我”）太太……

“我” （难为情地）我……我滑了一下。

弗里斯搀扶着“我”的胳膊走了几步。

“我” 噢，谢谢你，弗里斯。（“我”一边向前走，一边看着大厅）这里真大。

弗里斯 是的，太太，曼德利很大。过去这里是宴会厅。现在如果有大宴会或舞会仍在这里举行。每周对外开放一次，任人参观。

“我” 那太好了。

“我”继续往前走，想不出说什么好，一直走到门前。弗里斯看着“我”。

书房。窗户大开着，风吹动着窗帘。“我”进入屋内，打了个寒战。“我”走到壁炉前，找火柴。

弗里斯 （在门口）请原谅，太太。

“我”很快地转过身，觉着象做了什么错事让人抓住了。

弗里斯 书房一般是不到下午不生火的，（他的面部毫无表情）现在晨厅的壁炉里有火。当然，如果您要现在

生火，太太……

“我”向弗里斯走过去。

“我”　噢，不，弗里斯，不用了。

弗里斯　德文特太太……（他踌躇一下，自觉失言）嗯……嗯……我是说前德文特太太早餐后总是在晨厅打电话或是写信……

“我”　谢谢你，弗里斯。

“我”又走回大厅，镜头随他们移拍，“我”迷了路，突然停住脚步。

弗里斯　有什么事儿吗？夫人？

“我”　（吞吞吐吐地说）噢，没什么。晨厅在哪儿？

弗里斯　（指给“我”看）从那个门进去，在左边。太太。

“我”　哦，好，谢谢你。

弗里斯在前景，“我”的娇小身形穿过这宏伟的大厅，然后进入晨厅。这是一间明亮、舒适的房间，布置得十分精致，以屋里所摆着的花的数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间太太用的房间。壁炉里的火很旺，炉前面卧着一条狗，“我”有些羞怯地在观察这间房子。

那条狗——杰斯巴，从壁炉前面站起来，不快不慢地走出屋去。近景显出“我”象一位不速之客进到这屋里。“我”走向写字台，镜头随拍，“我”查看抽屉，有通讯

本、宾客记录本、菜单等等。“我”就象是偷偷摸摸地在看。屋外轻微的响声，使“我”赶快地缩回手去。过了片刻，“我”又继续翻着抽屉。“我”拿起通讯本，镜头随拍通讯本。上面写着字母R。“我”把通讯本打开。在一页扉页上用手写体写着：丽贝卡·德文特。镜头仰拍，“我”缩着身子往下坐矮一点。“我”把通讯本放回原处。又打开一本放在吸水垫中间用羊皮纸包着的一本书。突然，电话铃响了，“我”吓了一跳，眼睛还在盯着那本打开的书。“我”赶紧拿起听筒，放在耳边，听了一会儿，然后显然是重复对方的话。

“我” 德文特太太？恐怕你是弄错了。德文特太太一年前就去世了。（“我”放下听筒时，突然意识到是自己弄错了，不禁叫出声来）噢，我是说……我……

“我”一抬头惊讶地看见丹佛斯太太站在门口，用毫无表情的眼神看着“我”。

丹佛斯太太 （冷冷地）这是内线电话，太太，大概是花匠向您请示。

“我”坐在写字台旁，神色很不安。丹佛斯太太的冷漠神情，使“我”感到极不舒服。

“我” （极为勉强地）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丹佛斯太太近景镜头。然后跟拍她走近写字台站在“我”身边。

丹佛斯太太 德文特先生通知我，他姐姐莱西太太和

姐夫莱西少校要来吃午饭，不知道您满意这个菜单吗？（她俯下身去，从写字台上拿起菜单递给“我”）

“我” （没有看菜单）噢，我……我想这菜单一定非常合适，非常好，真的。

丹佛斯太太 （毫无表情地指着菜单）太太，您注意了吧，在“浇汁”那项，我空了一行。德文特太太过去对浇汁是非常考究的。

“我” （特写）嗯，好，那么就照你认为德文特太太会点的浇汁去做吧！

丹佛斯太太准备退出去，她紧盯着看了“我”一眼。

丹佛斯太太 谢谢您，太太。（边走边说）等您写完信，罗伯特会给您送到邮局去的。

“我” 我的信？噢，对，当然了，谢谢你，丹佛斯太太。

丹佛斯太太走出去，听到开门声和关门声。“我”犹豫了一下，环顾四周，然后打开丽贝卡的通讯本。

通讯本的一页（特写。从“我”肩上俯拍）上面是丽贝卡的字体，写着：

安巴斯丽夫人 骑士路189号

杰西卡·安东尼 哈特利南街41号

阿尔弗莱德·安格林 狮头巷216号

赫伯特·爱恩斯里 海enes大街622号

阿瑟顿公爵夫人 温格特广场12号

尼格尔·阿姆伯斯特爵士　梅弗尔1492号

安宁汉侯爵　宫庭巷3号

“我”合上通讯本，又拿起另一本。“我”失手把放在桌边的瓷爱神碰到地上，摔得粉碎。“我”吓坏了，急忙站起来，把碎片都拣起来。“我”站着，不知如何处理这些碎片。“我”注视着一个抽屉。

“我”的手（近景）拉开抽屉，把瓷爱神的碎片塞到抽屉的最里面，然后用信封、信纸把它盖上，关上了抽屉。以后，整个房间为背景，“我”又重新坐在写字台前。“我”心中非常不安，吓得有点发抖。化出。

镜头化为过厅，俯拍前门。贾尔斯和比阿特丽丝从门口进入过厅。弗里斯接过贾尔斯的帽子和比阿特丽丝的斗篷。

比阿特丽丝　你好，弗里斯！

弗里斯　早安！莱西太太。

比阿特丽丝　德文特先生呢？

弗里斯　（出画）可能和克劳利先生到田里去了。

比阿特丽丝　我们来了，他不在，多么扫兴啊！

镜头慢慢地摇到“我”在楼梯口上的侧脸。“我”退缩到不让人看见的阴影处。

杰斯巴（近景）在“我”足旁，跟在“我”的后面，朝上看着“我”。镜头随拍“我”走下楼梯，走向半开着的书房门口，在离门口几步的地方停下来，把衣服稍稍整

理了一下，用手理理头发。这时听到从书房里传出来的谈话声。

比阿特丽丝　（画外音）这个老丹佛斯把屋子收拾得很美，她学会了丽贝卡插花的艺术。

贾尔斯　（画外音）不知道她现在该怎么想，要受一个原来在歌舞班的女孩子指使了。

比阿特丽丝　（画外音）你怎么知道她原先是歌舞班的呢？

“我”犹豫不决，想跑掉。

贾尔斯　（画外音）他不是在法国南部把她弄来的吗？

比阿特丽丝　（画外音）那又怎么样？

贾尔斯　（画外音）噢——我是说……远不是那么回事。

“我”鼓起勇气，下决心进去见他们。“我”推开门走进去。从打开的房门看到屋内，“我”进来时，贾尔斯和比阿特丽丝抬头看着“我”。贾尔斯站了起来。

“我”　（羞怯地，不安地搓着手）你们好，我是麦克西姆的妻子。

他们看着“我”，显出惊讶神色。然后比阿特丽丝起身向前走来。

比阿特丽丝　（边走边小声地说）你好！（她走近“我”，并仔细地打量“我”）啊，你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比阿特丽丝这句话弄得“我”有点心慌意乱。

框入三个人的画面。“我”羞怯地握着比阿特丽丝伸出的手。贾尔斯尴尬地进入画面。

贾尔斯 （掩饰地）你真糊涂，我跟你说她就是这样。（他也伸出手，紧紧地和“我”握了握，然后继续说）啊，你觉得曼德利怎么样？

“我” 这儿很美。

比阿特丽丝 你和丹佛斯太太处得怎么样？

“我” 我从来没有见过象她那样的人。

贾尔斯 你是说你怕她，对吗？她可不是死板得象油画里的人吧？（他自认为说得很幽默，开心地笑了）

比阿特丽丝 贾尔斯，别在这儿碍事了，到别处去走走。

贾尔斯 （干咳了一声）我去找麦克西姆好吗？（他犹豫不定，走还是不走）

比阿特丽丝 （提醒他，让他快离开）贾尔斯！（贾尔斯走出）

“我” （羞怯地）我……我并不是说丹佛斯太太不好，因为……

比阿特丽丝 瞅，你用不着怕她。可是我能不和她打交道就不和她打交道。咱们坐下吧。（朝座位走去）

“我” 噢，对，对，请坐。

比阿特丽丝 （“我”和比阿特丽丝坐下）她会象发

疯似的嫉妒你，恨你。

“我” （惊讶地）为什么？

比阿特丽丝 （探身凑近“我”）你不知道？我以为麦克西姆会告诉你呢，她简直崇拜丽贝卡。

“我”（近景，背景是比阿特丽丝）对比阿特丽丝讲的事情很担心。镜头化为餐厅，餐桌和就餐的人。比阿特丽丝坐在麦克西姆右边，弗兰克在他左边，贾尔斯在“我”的右边。我们首先看到比阿特丽丝和麦克西姆一起，罗伯特正在给比阿特丽丝上菜。

比阿特丽丝 罗伯特，你好吗？

罗伯特 很好，谢谢您，太太。

比阿特丽丝 你的牙还疼吗？

罗伯特 （拘谨地）还疼，太太。

比阿特丽丝 你应该把它拔掉，全拔掉！这些讨厌的东西。

罗伯特 谢谢您，太太。

比阿特丽丝 （看着她盘内的菜）啊，菜太多了。（罗伯特出画）

其次看到贾尔斯和“我”，贾尔斯想边吃着边和“我”谈谈。罗伯特来到跟前，给他们上菜。

贾尔斯 你打猎吗？

“我” 不，不会，我连骑马都不会。

贾尔斯 在这儿得会骑马，我们都会，你用什么姿势

骑马，是侧身骑还是跨着骑？哦，对了，我忘了你不会骑马。你得学学。不然在这里没什么可玩的。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餐桌上所有的人，罗伯特在前景给麦克西姆上菜。然后是比阿特丽丝和麦克西姆的双人镜头。

比阿特丽丝　麦克西姆，你什么时候再象过去一样举行舞会？

麦克西姆　（冷漠地）唔，我没想过这件事。

比阿特丽丝　可是大家都盼着见见你和……（她朝“我”看了看）

麦克西姆　是，我敢说他们会这样。

比阿特丽丝　今年夏天你为什么不再举办一次化装舞会呢？

麦克西姆　欧，我……啊……

比阿特丽丝　（对“我”说）亲爱的，你喜欢跳舞吗？

“我”　嗯，喜欢跳，可是我跳得不好。

贾尔斯　你跳伦巴吗？

“我”　我没试过。

贾尔斯　你得教教我。（他转对麦克西姆）我说老弟，我想知道你的妻子倒是会点什么？

麦克西姆　她会画画。

贾尔斯　画画儿？总不是现代派的吧，有人把灯影倒

着画，硬说是一颗痛苦的心。（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放低了声音）你会驾驶帆船吗？

“我”（紧张的声音）不，不会。

贾尔斯　那，谢天谢地真是再好没有了！（他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很狼狈地捂了一下嘴）啊！

餐桌上的人个个感到惊愕不安。

贾尔斯显得十分尴尬，麦克西姆脸上毫无表情，眼睛直瞪着前面。餐桌上的人都显得不安。

镜头化为过厅，比阿特丽丝在镜子前整理她的头发，“我”在她的身边。

比阿特丽丝　你很爱麦克西姆，对不对？啊，对，我能看得出来。（用眼看着“我”）我这么说你不要介意，你为什么不改改你的发式？为什么不剪短点，（看着“我”的头发琢磨着）或者把头发掠到耳朵后面。

“我”把头发拢到耳朵后边，回过头来让比阿特丽丝看看，她看了看“我”。

比阿特丽丝　这更不好看了。麦克西姆怎么说？他喜欢这样，还是那样？

“我”　啊，他从来没说过。

比阿特丽丝　（惊讶地）噢，我是随便说说，我看得出来你不讲究衣着。可是我觉得奇怪，麦克西姆对穿衣服是很考究的。

“我” 好象他从来没注意我穿什么。

比阿特丽丝 （她们边走边说）噢，那么他真是改变了不少。（镜头随拍）你不要总为麦克西姆和他的情绪操心。永远没人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有时候会大发雷霆，他要发火可真发火！（她暗示十分担心的事）我想他不会跟你发脾气的，你是一个多么温柔的小东西！（她用胳膊搂着“我”）

比阿特丽丝和“我”转过身，往屋外走去。镜头随拍比阿特丽丝和“我”走出大门来到贾尔斯面前。

贾尔斯 快走吧，老伴，我们必须在三点钟赶到，打第一场高尔夫球。

比阿特丽丝 好了，我来啦！

镜头化为曼德利外景，贾尔斯、比阿特丽丝、麦克西姆和“我”站在门外台阶上。

贾尔斯 好，再见，麦克西姆，老弟。

麦克西姆 （和他握手）再见，贾尔斯，谢谢你们来玩。

比阿特丽丝和“我”在一起。

比阿特丽丝 再见，亲爱的，请原谅我很不客气地问了你那么多的话，我们衷心地祝你们幸福。

“我” （对她的善意很感动）噢，谢谢你，比阿特丽丝，太谢谢你了。

比阿特丽丝 看到麦克西姆这样，我应当向你祝贺。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都替他担心，当然，你知道他是为什么。

“我”一时没有意识到比阿特丽丝说那些话的意思。当“我”明白过来，想对比阿特丽丝说自己不知道全部内情，并要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我”想想倒也是不问为好。

麦克西姆 （画外音）再见，比阿特丽丝。

比阿特丽丝 （画外音）再见，老弟。

麦克西姆朝着“我”走来，贾尔斯和比阿特丽丝的车开走了，麦克西姆用胳膊搂着“我”的肩。

麦克西姆 好了，谢天谢地他们走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散散步。（抬头看看天色）看来我们要淋雨了。你不在乎吧？

“我” （愉快地）不在乎，等一下，我到楼上去拿一件雨衣。

麦克西姆 花厅里有不少雨衣呢。（他走上台阶进前门，对里面喊道）罗伯特！罗伯特，到花厅给太太拿件雨衣来。（他回到“我”面前）你觉得比阿特丽丝怎么样？

“我” 嗯，我非常喜欢她，可是她一再说我和她想象的不一样。

麦克西姆 不知道她想象的是什么样？

“我” 我想可能是更有派头更老练一些吧。（“我”停了一下）你喜欢我的发型吗？

麦克西姆　（惊讶地看着“我”）发型？噢，当然喜欢。这是什么意思？

“我”　啊，没什么，我只不过是纳闷罢了。

麦克西姆　（看着“我”）你可真有意思。

罗伯特从房子里拿来了雨衣，麦克西姆接过来。

麦克西姆　（对罗伯特）谢谢你。（他开始帮“我”穿上雨衣）

“我”　需要穿上吗？

麦克西姆　（边帮“我”穿雨衣边说）啊，当然，当然，对小孩还是加点小心好。

麦克西姆和“我”走下台阶，只留下杰斯巴独自卧在那儿。

麦克西姆　（和“我”走着）来，杰斯巴，把你的肥膘跑下去点儿。

杰斯巴跑下台阶。

“我”和麦克西姆离开房子向远处散步，来到草地上。杰斯巴追上来跑在“我”和麦克西姆的前面。下一个镜头是：“我”和麦克西姆站在海边山岩上面。“我”和麦克西姆愉快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条通向大海的岔路口，杰斯巴毫不犹豫地向前跑去，消失在右边小路的尽头。

“我”和麦克西姆走过庄园，麦克西姆在呼叫杰斯巴。

麦克西姆　杰斯巴！这边，不是那条路。（他吹着口

哨叫杰斯巴）

杰斯巴从通向海滩的台阶上跑下来。“我”和麦克西姆的近景。

“我”　那条路通到哪儿？

麦克西姆　（简单地）噢，通向一个小湾，我们经常在那儿停船。

“我”　我们到那儿去吧。

麦克西姆　（烦躁地）噢，不，那儿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片沙滩。没什么意思。

“我”　（渴望地）噢，去吧！

麦克西姆　（看到“我”失望的神情）那，好吧，如果你一定要去，就去看一眼。

下一个镜头是“我”和麦克西姆从礁岩上往下走，下台阶走向小海湾的海滩。杰斯巴已经不见了。但可听到从另一边的一些岩石传来它的叫声。

“我”　（指着那边）那是杰斯巴，（焦急地）也许它出了什么事儿？也许它受伤了。

麦克西姆　没有，不会的，亲爱的，别管它。

“我”　我去看看好吗？（“我”转身走去）

麦克西姆　（不悦地）告诉你不用为它担心，它不会受伤的，它自己会回来的。（但“我”已走出画面）

“我”爬过几块石头，麦克西姆神色愠怒，转身快步走开。接着“我”出现在海滩上。

"我"　（呼喊着）杰斯巴！杰斯巴！

"我"现在到了岩石的另一边，小海湾边的一片海滩上。离水很近的树荫下是一间小屋。"我"向周围看了一下，看见杰斯巴在小屋门口，正在抓那关着的屋门并兴奋地叫着。

杰斯巴在小屋门外抓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正走过来。

"我"　噢，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干什么？杰斯巴？来，来，回家吧！杰斯巴……杰斯巴！

可以看到"我"的侧脸和手，弯下腰去牵杰斯巴的项圈。

突然，杰斯巴后面的门慢慢地开了。"我"仍在弯着腰对着杰斯巴，但是看见门慢慢地开了，吓得"我"定在原地目瞪口呆。镜头仰拍，现出站在门口的本的身形。他也面带惊恐地看着"我"。"我"（近景）站起身来。

"我"　噢，我，我不知道这里有人。

本（近景）脸上害怕的神情转为痴呆的微笑，他从门内走出，低头看着杰斯巴。

本　（痴呆地）我认识这条狗，它是那所大房子里的，（怀疑地注视着"我"）不是你的。

"我"　（耐心地）不是我的，是德文特先生的。你有根绳子能让我把狗拴上吗？

本在"我"面前目瞪口呆地张着嘴。"我"看到他这

样有些不高兴。但"我"忍耐住了，从开着的门向屋里看看，走进了小屋。

屋里布置得很齐全。有书架、桌子、椅子和沙发床等等。"我"向四周看看有没有绳子。然后看到在小屋的地板上有一块毛毯，上面有"RdeW"几个大写字母。"我"看到这些感到十分惊讶。然后"我"进入船坞，里面堆着绳子、船帆、油漆罐和其他工具。"我"拣起一段短绳，急忙走出来。

在小屋门的外边。"我"从小屋里出来时，本仍畏缩着站在门旁。

"我" （对杰斯巴）走吧，杰斯巴。

本 （可怜地、恳求地、惊恐地）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在这儿看见我了，行吗？

"我" （疑惑地）你不是这儿的人吗？

本 我什么也没干，只是把我的贝壳放在这儿。（特写。迷惘地看着"我"）她到大海里去了，是吗？永远不回来了。

"我" （近景。静静地摇头）是的，她永远不再回来了。走吧，杰斯巴。

"我"向岩石方向看看，扫了本一眼，转身朝岩石走去。镜头随拍，"我"神情忧郁，微微低着头，朝岩石急匆匆地走去。

"我"从海滩另一边的岩石攀登上来，回到刚才离开

麦克西姆的那个地方。然后“我”牵着用绳子拴着的杰斯巴回到海滩上，发现麦克西姆已经不在了。“我”急急地走着，杰斯巴跑在“我”的前面，爬上小山的石阶。

在石阶的顶上，麦克西姆看见“我”走近了，转身离去，“我”进入画面，喘着气，在后面叫他。

“我” 麦克西姆！你怎么了？（“我”在他后面跟着）

麦克西姆生气地在前面快步走着。杰斯巴跑着跟在“我”的旁边。只能看到“我”下半身的镜头。接着是麦克西姆走着的镜头，“我”走近他。

“我” 麦克西姆，对不起，让你等了很久，我是去找根绳子拴杰斯巴。

麦克西姆不理睬“我”，仍然快步朝前走着，狗拖拖拉拉不走，害得“我”追不上他。麦克西姆回过头来看看杰斯巴。

麦克西姆 快跑，杰斯巴！

“我” （试图赶上麦克西姆，气喘吁吁地）求你等等我。

麦克西姆停住了，转过身来，走回几步，对着“我”。

“我” 麦克西姆，你怎么啦？你生气啦？

麦克西姆 你知道我不愿你去那儿，可你偏要去！

“我” 为什么不能去？下面只有一间小屋，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他是……

麦克西姆　你没进那小屋吧？

“我”　进了，那个门……

麦克西姆　（打断“我”）好了，以后别再去了，听见了吗？

“我”　啊，那为什么？

麦克西姆　因为我恨那个地方！如果你有我的记忆，就不会到那儿去，或者提起那儿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它！

他从“我”面前走开了。

“我”　你怎么啦，啊，对不起。请你……

“我”说这句话时，他还没有看“我”，过一会儿，他朝“我”走过来。镜头向前推。

麦克西姆　我们应该离开这里，永不回曼德利来！我多么愚蠢啊！

“我”　我使你难过了。我使你伤心啦，我不忍心看你这样，因为……我是多么爱你呀！……（“我”把头伏在他的肩上，紧紧地拥抱着他）

麦克西姆　（激动地拥抱“我”）是吗？是吗？（他吻着“我”，然后放开“我”）我惹你哭了，原谅我吧！有时候我无缘无故地发火，一点也不能克制自己，不是吗？……走……我们回家喝茶去，把这一切都忘掉！

“我”含着眼泪对他微笑。“我”和麦克西姆往前走了。

“我”　好，让我们忘掉这一切。

"我"不由自主地顺手从雨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擦眼睛，当"我"把手绢放回口袋时，"我"看了手绢一眼。

麦克西姆　给我，让我牵着杰斯巴。

"我"手里拿着手绢，在手绢的一个角上绣着大写的"R"字。

当"我"和麦克西姆向前走着时，"我"低头若有所思地看着手绢上的"R"字。

镜头化为曼德利和海浪冲击岩石的情景。镜头化为晨厅，"我"坐在窗前的一个座位上。侧身半坐半跪着，望着窗外的大海沉思，好象有些心烦意乱。"我"的目光离开窗户，又深思片刻，好象是拿定了主意，突然站起身来，带着一种坚决的神态穿过了书房。

弗兰克·克劳利的办公室。"我"打开门走进来，弗兰克坐在桌前聚精会神地工作，他听见门声抬起头。

弗兰克　啊，您好，请进。

"我"走向弗兰克，弗兰克站起来。

"我"　噢，克劳利先生，请不要起来，你是不是还记得你曾经和我说过，让我看看你怎样管理帐目？

弗兰克　是的，我说过。

"我"　现在，你在做什么？

弗兰克　通知租户，为了庆贺麦克西姆和新娘归来，这星期免租。

“我”　（非常愉快地）啊，是麦克西姆的主意？

弗兰克　是的，所有的仆人多发一星期薪金。

“我”　噢，他没告诉我。啊，我能帮忙吗？至少我可以帮你贴贴邮票。

弗兰克　（怯生生地）那太好了，请坐吧。

“我”　啊，谢谢你。

“我”和弗兰克坐在书桌旁，“我”帮他贴邮票。

“我”　我……我前几天到海滩上的小屋去了，那儿有一个很奇怪的人，杰斯巴冲着他直叫。

弗兰克　哦，那一定是本。对不起。（他起身走向文件柜）他不伤害人，我们有时让他打打零工。

“我”　那间小屋似乎快要塌了，为什么不修理呢？

弗兰克在文件柜前的近景。他假装忙于核对帐目。他终于回答了“我”的问题，但没有抬起头来。

弗兰克　噢，我想如果麦克西姆想修理，他会告诉我的。

“我”　那里都是丽贝卡的东西吗？

弗兰克　（不自然地）是……是她的。

“我”　她用那小屋做什么？

弗兰克　（又回到书桌前坐下）船经常停泊在小屋附近。

“我”　什么船？那条船怎么啦？是不是她被淹死的时候坐的那条船？

弗兰克　（知道他不能不回答）是的，船翻了，沉了。她被冲进大海了。

“我”　她一个人出海不害怕吗？

弗兰克　她什么都不怕。

“我”　（沉默了一会儿）后来在哪儿找到她的？

弗兰克　两个月以后。在四十里外奇库姆附近发现的。麦克西姆去认的尸，实在是让他太难过了。

“我”考虑了一会儿，试图想象这件事对麦克西姆的影响，然后从书桌旁站起来，走了几步，背对着弗兰克说。

“我”　是，一定会是非常难过的。克劳利先生……（弗兰克站起来，“我”没转身）请不要以为我的好奇心是病态的，不是那样……只是，我感到我的处境很困难。（转身对着弗兰克）任何时候，无论遇到谁，麦克西姆的姐姐、甚至仆人，我知道他们在想着同一件事，都拿我和丽贝卡相比。

弗兰克走向“我”，急于想消除“我”的疑惑。

弗兰克　（非常关切地）啊，您不要这样想，我无法表达您和麦克西姆结婚使我多么高兴，您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能有一位象您这样和……呃，就说和曼德利不大协调的人在这里，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对于弗兰克所说的话“我”非常感激，但又感到有点难为情，既不敢看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过一会儿

“我”才说。

“我” 你真会说话，我觉得我很笨，可是我每天都意识到，我缺少丽贝卡所具有的那些——美丽、（在选择合适的词）机智和才能。这些对一个女人是多么重要啊！

弗兰克 可是我大胆说一句，您所具有的品德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那就是善良、诚恳，还有一点就是端庄，这些美德对一个丈夫来说比世界上的一切美丽和机智更为可贵。

“我”有点难为情地沉默了片刻，没有回答他。

弗兰克 （极为友好的）我们没有人愿意回忆过去。尤其麦克西姆更不愿意，这是您的责任，要使我们忘掉过去。

“我”感激地看着他，带着一丝宽慰的微笑。

“我” 我答应你，不再提过去的事了，可是在我们结束这次谈话前，你能再回答我一个问题吗？

弗兰克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仍然非常谨慎。

弗兰克 （轻声地、紧张地）只要是我能答复的，我尽可能答复您。

“我” （鼓了鼓勇气）请告诉我，丽贝卡究竟是什么样子？

弗兰克一时没有回答，“我”急切地看着他。然后他慢慢走回书桌前坐下。象是忙着工作，“我”也随着坐下，等待他的回答。他避开“我”的目光回答说。

弗兰克　（缓慢地，回忆着，但是不象是他曾经爱过丽贝卡）我觉得她可能是……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人。

"我"视而不见地朝前看了片刻，然后继续贴邮票。

镜头化为杂志封面，上面写着：

妇女美丽杂志

四月份　　　　　　两先令

翻开的一页是一个穿黑色晚礼服的妇女。旁边写着"晚礼服"。镜头化为夜晚的曼德利大厅。"我"穿着杂志上看到的那件衣服从楼上走下来。镜头随拍。"我"的头发精心梳理成一种时髦的发式，口红涂得比平时浓。"我"显得很漂亮，但不再象麦克西姆娶的那个姑娘了。"我"对自己的衣服和打扮感到很兴奋，但有些不自然，"我"在书房门外站住了。

书房里，麦克西姆正在准备放映机，一张活动银幕架在另一面墙上。

"我"　（局促不安地）晚上好，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没抬头）你好，我们蜜月时拍的电影终于到了，饭前咱们来得及看一会儿吗？（他抬头看见"我"）我的天，你这是怎么了？

“我”正站在门口，当“我”走过来时镜头推成特写。

“我”　（故意若无其事地）啊，没什么，我只是从伦敦定做了一件新衣服，你不介意吧？

麦克西姆　（朝“我”走来）哦，不，不介意。啊，你觉得这种东西对你合适吗？恐怕不适合你这种类型的人。

“我”　（非常失望地）噢……我以为你会喜欢……

麦克西姆　（粗心地，还没发现“我”那么失望）你的头发这么梳了？（“我”没有回答，麦克西姆看出伤了“我”的心，用胳膊搂着“我”）噢，明白了，亲爱的，对不起！（接着，不是出于内心地说）你真美……真美，换个装束很好……（他不再想这件事，准备放电影了）我们看电影好吗？

“我”　（很失望地）好……（满腔热情消失了，“我”只想着自己可笑的失败）我……我很想看电影。（“我”坐在椅子扶手上）

麦克西姆走来关上灯，在屋里只有放映机射出来的光线，在黑暗中看不清麦克西姆了。

前景中麦克西姆和“我”背对镜头在看电影。

麦克西姆　喂，看，快看那……

“我”　真太有意思了，亲爱的，以后我们还能再去那儿吗？

小银幕上出现了“我”的画面。

麦克西姆　（画外音）当然，当然，啊，看看你，看，咱们的孙子看见你这么漂亮会多么高兴呀！

小银幕上出现了麦克西姆的画面。

“我”　（画外音）噢，看看你……

麦克西姆　（画外音）噢，我，我……

“我”　（画外音）噢，我喜欢那个镜头，快看。

麦克西姆　（画外音）是呀，好极了。

“我”　（画外音）啊，还记得吗？

麦克西姆　（画外音）记得。

又现出麦克西姆和“我”背对镜头坐在前景中看电影的画面。

“我”　啊，我希望我们的蜜月永远不结束，麦克西姆。

影片画面突然中断。

麦克西姆　啾，真糟，看，噢，噢，是不是我又没挂好，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麦克西姆走过来开灯，就在这时，弗里斯出现在门口，他朝麦克西姆和“我”走来。

麦克西姆　（惊奇地）啊，弗里斯，有事吗？

弗里斯神色严峻，紧绷着嘴唇，看他的样子好象什么大悲剧就要发生。

弗里斯　对不起，先生，可以和您说句话吗？

麦克西姆　好，说吧。

弗里斯　是罗伯特的事，先生，他和丹佛斯太太之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

麦克西姆　啊，天啊！

弗里斯　罗伯特很苦恼。

麦克西姆　（对“我”做了一个鬼脸）真是麻烦事。（转向弗里斯，有点烦恼，但使自己耐下心来，听弗里斯叙述）什么事？

弗里斯　（紧张地咳嗽一声）丹佛斯太太说罗伯特偷了晨厅一件贵重的摆设。罗伯特坚决不承认，先生。

麦克西姆　什么摆设？

这时看到“我”的反应：恐惧，不安，象犯了罪似的。“我”意识到自己给可怜的罗伯特带来了苦恼，几乎叫了出来。

弗里斯　瓷爱神，先生。

麦克西姆　啊，天那！……这是一件贵重的物品。好，告诉丹佛斯太太把事情查清楚。再告诉她，我相信一定不是罗伯特干的。

弗里斯　（宽慰地）是，先生。

弗里斯走出，麦克西姆心情烦乱地围着桌子走了几圈。

麦克西姆　这些事他们也来找我，这该是你管的事，亲爱的。

这更增加了“我”的不安，最后，“我”鼓起勇气。

“我”　麦克西姆……我要告诉你，可是，我忘了。事情是……（终于说出来了）我打碎了爱神。

麦克西姆　（走到“我”面前，惊异地）你打碎的，那弗里斯在这儿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我”　我不知道。我不愿意，我怕他认为我太愚蠢。

麦克西姆　那，现在他更会认为你愚蠢了，你这一下就要对他和丹佛斯太太解释了。

“我”　噢，不，麦克西姆，你去说吧……（祈求地，象个受惊的孩子）我要上楼去。

麦克西姆　（很烦恼地）别象个小傻瓜了，亲爱的，他们会觉得你怕他们。

弗里斯进来，带着丹佛斯太太。她显然很生气。他们走向麦克西姆和“我”。

麦克西姆　（对这件事显得很心烦）这都是误会，丹佛斯太太。显然，是德文特太太自己打碎了瓷爱神，她忘了说了。

沉默片刻，他们看着“我”。“我”感到自己象个愚蠢的孩子。

“我”　很抱歉，我没想到因为这件事会给罗伯特惹来麻烦。

“我”热切地看着丹佛斯太太，象对顶头上司似的，

丹佛斯太太却冷冷地回看“我”。

丹佛斯太太　这瓷器还能修补吗，太太？（她看着“我”，好象她早就料到是“我”闯的祸）

“我”　不，恐怕不能了，已经摔成碎片了。

麦克西姆　（既感到有趣又烦恼，点了一支香烟）你把碎片放在哪儿啦？

情况对“我”越来越糟，“我”很平静地说，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我”　啊，我……我放在书桌抽屉的最里边了。

麦克西姆　（真的生气了，转过来对丹佛斯太太）看来德文特太太是怕你把她送进监狱，不是吗？丹佛斯太太？好，没关系，你去找找那碎片，看看还能不能修补。再有，无论如何告诉罗伯特把眼泪擦干。

丹佛斯太太的特写。背景是弗里斯，他微微弓身走了出去。丹佛斯太太没走，同时，在前景的麦克西姆开始收拾放映机。

丹佛斯太太　（极力不想让“我”轻易摆脱困境）当然我要向罗伯特道歉，如果再有这类事，请太太亲口告诉我一声，我……

麦克西姆　（不耐烦地打断她）好了，好了，（遣她出去）谢谢你，丹佛斯太太。

丹佛斯太太走出屋去，麦克西姆专心在整理胶片，拿下一盘，又放上另一盘，持续了一会儿。

麦克西姆　啊，我想这次胶片能卡住了。

沉默片刻，两个人都没说话。

“我”　（特写）我实在太抱歉了，亲爱的，我太不小心了。丹佛斯太太一定很生我的气。

麦克西姆　（画外音）啾，别提丹佛斯太太了，你何必要怕她呢？

麦克西姆转身关上了灯，打开放映机。

麦克西姆　你的样子好象你是个二等女仆，一点也不象个当家的女主人。

“我”　是，我知道，可是我感到很不舒服。……每天我都尽量地想做好，但是很困难，人们总是从头到脚地打量我，就象我是一头中了头彩的母牛。

麦克西姆　（将影片放入放映机）你不用管它，你知道，曼德利的生活是这一带的人唯一感兴趣的事。

“我”　（特写）在他们看来，我使他们大失所望……我这下明白你为什么和我结婚了，因为你知道我笨头笨脑，不会交际，没有阅历，而且永远也不会有人说我的闲话。

麦克西姆突然生气了，他走到“我”面前。

麦克西姆　闲话？你这是什么意思？（他走到放映机前面，拉开灯，关掉放映机，他站在那里压着火）

“我”　怎么？我不知道，我只是随便说说，别这样看着我，麦克西姆。我怎么啦？我说错什么啦？

麦克西姆　（特写）你这话可不怎么好听，不是吗？

“我”　（特写）是……是不礼貌，不好听。

麦克西姆朝“我”走来。

麦克西姆　（冷漠地）我在想，我和你结婚是不是太自私了？

“我”感到这件无聊的事对自己的婚姻造成了威胁，不禁心烦意乱。

“我”　（带着恐惧，小声嘶哑地说）这是什么意思？

麦克西姆　我不太适合做你的伴侣，不是吗？你不快活，对吗？你应该和一个年龄和你相仿的年轻人结婚。

“我”　（打断他的话）麦克西姆，你为什么这样说？当然我们是伴侣。

麦克西姆　是吗？我不知道，我是个很难处的人。

“我”　（恳切地）不，你不难处，很随和，很随和，我们的结合是成功的。不是吗？很成功的。（他没回答。“我”继续说，恳求地，渴望着麦克西姆回答）我们幸福，不是吗？非常幸福！

他仍然没回答。他不回答，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

“我”　如果你觉得我们不幸福，最好不要装做幸福，我可以走，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我”抬着头，殷切地看着他。他注视着“我”的脸，没有恶意地说。

麦克西姆　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自己，又怎么回答你呢？如果你说我们幸福，那就是幸福。我这人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在说话其间，麦克西姆关上了灯。一片静默。

“我”的近景。放映机的灯光照着“我”。“我”神情沮丧。麦克西姆进入镜头，放映电影。他看着银幕，没有看“我”。“我”想说点什么，可是没说，“我”低下头。

麦克西姆　（画外音）噢，快瞧！还记得吗？这是我把电影机放在三角架上自拍的。

小银幕上出现麦克西姆和“我”欢笑的脸，淡出。

第　四　部

淡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

我到伦敦去办理房地产事宜，傍晚前回来，能摆脱我一会儿，一定会受到你的欢迎。

麦克西姆

镜头化为晨厅，“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镜头向后拉，女仆希尔达进来，把一张小桌放在“我”面前。“我”转过脸去，怕希尔达看到脸上的泪痕。

希尔达　打扰您了，太太，您还要什么吗？

“我”　我没事，希尔达，谢谢你。

希尔达　我马上把三明治送来，太太。

“我”站起来，站到窗前，镜头随拍。突然，我从窗户里看到丹佛斯太太在关曼德利西房的窗户。

“我”在窗前，希尔达在后景中。

“我”　希尔达……

希尔达　有事吗，太太？（她抬起头，她正往桌上放茶具）

“我”　西房现在有人住吗？

希尔达　没有，太太。从德文特太太去世以后就没人住过。（她好奇地看了“我”一眼，就出去了）

“我”突然转身，镜头随拍“我”走出房间，接着走进大厅，然后上楼。突然传来关门声和朝楼上的楼梯口走来的脚步声。还传来含糊不清的男人说话声和丹佛斯太太的声音。

丹佛斯太太　（画外音）快点，杰克先生，别让人看见。

“我”（近景）害怕会遇到一个生人，悄悄地溜进书房，站在门后。他们的谈话声不断传来。

费弗尔　（画外音）啊，丹妮，你这个老怪人，能再见到你，真高兴。听了这些新闻真让我乐得喘不过气来。

丹佛斯太太　（画外音）在我看来，您到这儿来是太不聪明了。杰克先生。

小狗杰斯巴在大厅里也在听着他们的声音。

费弗尔　（画外音）啊，别胡扯了，我到这儿来就象回到了家里一样。

丹佛斯太太　嘘，轻点，杰克先生。

“我”仍站在书房门口，做手势叫杰斯巴过来。

费弗尔　（画外音）是的，我们得小心点，别惊动了灰姑娘，对吗？

丹佛斯太太　（画外音）她在晨厅呢，您从花园的门出去，她就看不见您了。

费弗尔　（画外音）我好象是个从后门溜走的穷亲戚似的。好，丹妮，嘟嘟，再见。

丹佛斯太太　（画外音）再见。杰克先生，请小心点。

“我”等了一会儿，蹑手蹑脚地走出来，想看一眼这个陌生人，“我”想那个人一定是在大厅里。杰斯巴突然兴奋地叫起来，跑向通往花园的窗口。“我”没有回头看它。但在背后用手示意让它安静下来，“我”继续窥视着大厅。

“我”　杰斯巴，别叫。

突然从“我”背后传来说话的声音，我吓了一跳，急忙转过身来。

费弗尔　（画外音）找我吗？

费弗尔的近景，“我”在后景，背向镜头。窗开着，他坐在窗台上。一个自命不凡的、相当漂亮、有些俗气的

人，但肯定对女人是有些吸引力的。他微笑着说。

费弗尔　噢，我没有吓您一跳吧？

“我”从门口走近窗前，看上去很不自然，自己觉着做了件傻事。“我”讷讷地说。

“我”　当然没有，我还不知道这位是谁呢。

费弗尔在窗前，“我”在前景。他还坐在窗台上。杰斯巴兴奋地上蹿下跳。费弗尔俯下身来拍拍它。

费弗尔　啊，你见了我这么高兴，老朋友，我很高兴在这个家里还有欢迎我的，欢迎我回到曼德利来。（很随便地对“我”）亲爱的老麦克斯怎么样？

“我”　很好，谢谢你。（对他那随随便便的劲儿，感到很吃惊）

费弗尔　我听说他到伦敦去了，留下他的小新娘一个人，这可不太好。他不怕有人把您抢走吗？……（在丹佛斯太太进屋来的时候，他中断了他的话）丹妮，你预防的方法没用了。女主人躲在门后边了。

他大笑。停顿了片刻。丹佛斯太太从后面走近“我”。

费弗尔　（窗前的近景）喂，给我向新娘介绍一下吧。

镜头中只有丹佛斯太太和“我”。丹佛斯太太不情愿地介绍，轻轻地说。

丹佛斯太太　太太，这是费弗尔先生。

费弗尔整整自己的领带，厚颜无耻地从窗外跳进屋

里，镜头跟拍，他走到“我”和丹佛斯太太跟前，伸出手来，然后握握“我”勉强伸出的手。

“我” 你好。

费弗尔 你好。

尴尬地沉默了片刻。“我”不知道怎样招待这个奇怪的客人。“我”的目光落在茶桌上。

“我” 您愿意喝点茶吗？

费弗尔 （对丹佛斯太太咧嘴一笑）多么动人的邀请呀。有人留我喝茶，丹妮，我很愿意接受。

丹佛斯太太脸上流露出一种警告的神色，费弗尔看到了，龇牙一笑。

费弗尔 哦，好，也许你对。可惜，我们刚刚亲近起来。（他低头看着杰斯巴）咱们别把新娘子带坏了，对吗，杰斯巴？（对“我”）再见，真是一次有趣的相逢。噢，随便说一下，如果您不把我这次短暂的拜访告诉您尊敬的丈夫的话，那您是很贤慧的。他并不喜欢我。

“我” 好吧。

费弗尔 您很够朋友……（镜头跟拍他走向窗户并跳出去）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在家里等我，我是一个孤独的单身汉。（回头朝屋里看）后会有期。（他突然又说）噢，我知道为什么介绍得不明不白了，丹妮没向您提过吧，我是丽贝卡的最亲爱的表哥，哪哪！（他很快地走了）

"我"（特写）迷惘地看着他走了。再回头看丹佛斯太太，她已不在了。"我"突然决定，并坚定地走出屋子进入大厅。

"我"在大厅里，开始登上楼梯。镜头跟拍，"我"到了楼上，转向西房的走廊。"我"照直走向那个大屋子的门口。镜头近拍，在"我"转动门把时，偷偷地向四周瞧了瞧。木门发出的吱吜声，使"我"吓了一跳。"我"把门开了一个小缝，几乎是侧身溜了进去。

丽贝卡的房间。屋子里相当暗，只有钟表的滴答声打破了它的寂静。靠略微打开的门缝射进的光线，可以模糊不清地看到屋里的家具。"我"穿过幔帐进入丽贝卡的房间，从床边走向窗前。"我"抬起手突然决定打开窗帘。阳光射进来，展现出屋内惊人的景象。"我"惊愕地转身看着布置得如此优雅的房间。整个房间以白色为主，尽可能显示出一种淡雅的情调。非常豪华的床，附有两层台阶。床是铺好的，上面盖着床罩，床罩掀起了一角，一大束白色鲜花插在花瓶里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在屋内的另一角放着梳妆台，上面放着发刷、梳子、镜子、精致的香水瓶和其它一些东西。

"我"出神地看着屋里每一件细小的物品。镜头开始环拍整个房间：奶油色的丝质罩单，最吸引人的是罩单上面的灰色缎制睡衣袋，上面绣着黑色的大写字母"R"；地上是很精致的地毯，然后镜头摇到穿衣镜前。

“我”走着，镜头跟拍，“我”走过穿衣镜，到梳妆台前，上面放着一张麦克西姆的照片。“我”轻轻地碰了一下发刷。从镜中看到床。“我”看着它，镜头向它推拍。“我”走过来，注视着放在枕头上的睡衣袋。

丹佛斯太太 （画外音）您需要什么吗？太太？

“我”吃了一惊，完全慌了神，丹佛斯太太穿过幔帐进到屋内。“我”（特写）把一只手放在背后，象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下头来。“我”轻轻咽了一下，抬起头来，怯生生地说。

“我” 我不是来找你，丹佛斯太太。我看见有扇窗户没有关上，我来想把它关好……

丹佛斯太太 （走到“我”面前）您为什么这样说？我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都关好了，不是您自己打开的吗？（她走到窗前，关上窗户，然后打开窗帘，使阳光射入）您不是一直想看看这间屋子吗？太太？您为什么不让我领您看呢？我每天都准备让您看。这是一间多么漂亮的屋子。您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爱的屋子吧。（她在屋里走动着）每一件东西都按德文特太太所喜欢的方式保持原样，自从那天晚上以后一切没有变动。

“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她，象是着了魔似的。

丹佛斯太太 （向“我”点头示意）来，看看她的更衣室。

镜头随着她们移动，“我”机械地跟着她。一间小更

衣室，排放着衣柜。丹佛斯太太突然站住，她指着衣柜。

丹佛斯太太　我把她的衣服都放在这里。您想看看吗？

"我"和丹佛斯太太走到大衣柜前，丹佛斯太太打开柜门，她的目光盯在一件灰鼠皮大衣上，她拿出来给"我"看。

丹佛斯太太　摸摸这个，（把大衣袖子挨到"我"的脸上）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她的圣诞礼物，他一年到头送她贵重的礼物。（她打开另一个柜子，都是格子和抽屉，她拉开其中的一个）我把她的内衣放在这儿。这是圣·克莱尔修道院的修女为她精工细做的。（走到房间的另一端）无论她多晚回来，我都等她。有时她和德文特先生直到天亮才回来。在她卸装的时候，她给我讲他们赴宴的情况，她认识那里的每一个要人，人人都喜欢她。（她现在又走向梳妆台）

"我"犹豫了一下，站住了。"我"的目光随着丹佛斯太太移动。现在"我"完全在丹佛斯太太的控制之下，她那阴冷奇特的腔调变为狂热崇拜的低语。

丹佛斯太太　她洗完澡去卧室前，就到梳妆台这儿来。（她的目光落在梳妆台上）哦，您动了她的发刷了，是吗？（把"我"碰过的发刷放回原处）这样好些，她总是这样放的。"来，丹妮，梳头发吧！"她总是这样说。（她示意"我"过来坐在梳妆台前，"我"机械地服从了）我就这样站在她身后，刷上大约二十分钟。（她比划刷头

发的样子，然后把发刷小心地放回原处，转身看着床。“我”偷偷抬头看看，想站起来离开她。丹佛斯太太朝床前走去，轻轻地说）然后她说，“丹妮，晚安”，就上床了。我亲自给她绣的这个，总是把它放在这儿。

看到床上的枕头，上面放着睡衣袋，上面绣着大写字母“R”。

丹佛斯太太拿起睡衣袋，从里面拿出一件黑纱睡衣。

丹佛斯太太　（摸摸那个睡衣袋）您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吗？

她示意让“我”走近一点。“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几乎力不可支。丹佛斯太太把一只手放进纱裙里，透过纱裙，能清楚地看见她伸开的手指。

丹佛斯太太　看，能看见我的手。（她强迫“我”去看它）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从丹佛斯太太面前走开，迟疑地盲目地走过幔帐。镜头跟拍“我”到门前。“我”打开门，丹佛斯太太轻轻地跟着“我”。镜头集中在她们二人身上。

丹佛斯太太　您不会感到她已经去了好久吧？

“我”在门口转过身来看着丹佛斯太太，眼睛睁得大大地，神色恐怖。

丹佛斯太太　（她的脸接近“我”）有时我在走廊里行走的时候，好象听到她那轻快的脚步就在我的身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听错她的脚步声。她不仅在这屋

子里，而且在整个这座楼里……现在我就听到了。（她非常高兴她的话对“我”的影响）您相信死去的人能回来看活着的人吗？

“我” （不寒而栗，急忙说）不！不！我不相信！

丹佛斯太太 （把声音放低象对“我”耳语似的轻轻地）有时候我觉得她好象回到曼德利来了，看着您和德文特先生在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您好象累了，为什么不在这儿歇一会儿？

丹佛斯太太转身慢慢地从“我”身边走开了。

丹佛斯太太 听那海浪声……听……听……多好听！（她又慢慢向窗帘走去，去听海涛的声音）

“我”激动地看着这间屋子，胸中涌起了一种狂暴的冲动——恨不得把这一切都撕成碎片。泪水从“我”的面颊流下来。

丹佛斯太太 听那海浪声……听……听海浪声……

“我”转身，开门，迅速地侧身从屋里出去，镜头停在丹佛斯太太身上，听到惊涛拍岸的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镜头化为海浪凶猛地冲击着岩石，又化为晨厅：丽贝卡的通讯本在书桌上，镜头移拍“我”在注视它。“我”给人一种极度绝望的感情，突然“我”转身……把整个房间看了看，然后又到书桌前。把通讯本翻过去，这样，那个“R”字就看不到了。

书桌上的电话和“我”的手的特写镜头。“我”扶着电话，拿起听筒。

“我” （对听筒）告诉丹佛斯太太，我马上要见她。

“我”挂上电话，愤怒地把一些书和信件堆放在书桌的一个角上，放在丽贝卡的通讯本上。特写“我”的手激动地把东西一件件地堆起来。

“我”的近景，在书桌前，“我”用力拉开抽屉，拿出丽贝卡的信件、名单等等。在这些东西中“我”发现一张印得很精致的请帖。请帖在画面上的特写，上面写着：

谨订于六月十五日（星期四）晚十时在曼德利举办化装舞会。

恭请杰克·费弗尔先生光临。

德文特先生及夫人

在请帖的一角上有几个潦草的字：

丽贝卡：我一定来！ 杰克

“我”的近景。当“我”擦去眼泪时，听到开门声，丹佛斯太太进来。

丹佛斯太太　您叫我吗？太太？

她走近"我"，"我"抬起头来，表情严厉，好象已经准备好要战斗了。

"我"　（抬起来）是的，丹佛斯太太，我要你把这些东西全拿走。

丹佛斯太太生气地低着头看书桌。"我"站在书桌旁。现在"我"显示出全部的勇气和决心。

丹佛斯太太　可这些是德文特太太的东西呀！

"我"　（近景。平静而坚决地）现在，我是德文特太太。

丹佛斯太太不动声色地看了"我"片刻，"我"回视着她的注视。

丹佛斯太太　（稍微一弯腰）那好，我照您的吩咐去做。

她正要转身朝通向大厅的房门走去。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我"急切地走向窗前朝外看。丹佛斯太太在门口的近景。她正要走进大厅。

"我"　（画外音。冷冷地）请等一下。

丹佛斯太太停下来转过身。"我"走近丹佛斯太太。

"我"　丹佛斯太太，关于费弗尔先生来这儿的事，我不想对德文特先生提起。实际上我想把今天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全忘掉！（"我"从丹佛斯太太身边走出去）

丹佛斯太太（特写）毫无表情地站在那里，看着

"我"离去。

黄昏，大厅。麦克西姆从前门进来。"我"跑向他，向他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他。

"我"　（在他的拥抱中）啊，麦克西姆，麦克西姆，你走了一整天。

麦克西姆　（笑着）哈，你快把我闷死了！

他们背对摄影机一起朝书房走去。

麦克西姆　好，好，你自己在家都做些什么了？

"我"　啊，我在想……

麦克西姆　（微笑）啊，你在想什么？

"我"　来，进来，我告诉你。

书房。麦克西姆和"我"进来。

"我"　亲爱的，我们开一次化装舞会好吗？象过去一样。

麦克西姆　（惊奇地）你怎么会想起这事来了，是比阿特丽丝出的主意吧？

"我"　不是，不是，我想我们应该让人觉得曼德利还是和过去一样。

麦克西姆沉默了一会儿，边思考边装着他的烟斗，点着了。

"我"　噢，亲爱的，可以吗？

麦克西姆　（想善意地劝阻"我"）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要做几百个客人的女主人，甚至全县的人都

会来。很多年轻人要从伦敦到这里，这儿会变成夜总会的。

“我” （请求地）噢，我知道，可是我要，答应我吧！我没有经历过大场面，但是我可以学，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的。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的脸上现出恳切期待的表情，无比动人。他的心软了下来，把“我”搂在怀中。

麦克西姆 （宽容地）好吧，如果你喜欢就开吧，请丹佛斯太太帮帮你，好吗？

“我” 不，不，我不需要丹佛斯太太帮忙，我自己可以。

麦克西姆 （吻“我”）好吧，亲爱的！

“我” （在被吻的时候）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噢，你想打扮成什么？

麦克西姆 （对“我”微笑）我从来不化装，我把这当作做主人的特权。你打算扮成什么样？漫游仙境的爱丽丝？头上系条缎带？

“我” （愉快地）不，我不告诉你，装束完全由我自己来设计，我要让你大吃一惊。

他爱抚地搂着“我”。

镜头化为“我”的卧室，一册素描本。白天，“我”的手在服装设计图上又添上几笔。然后镜头转向放在床上

的一本打开的画报，上面有一幅圣女贞德的像，“我”正在照着它画。镜头拉拍，“我”在素描，各种各样有插图的书籍、杂志散乱地放着。听到敲门声。

“我” （全神贯注地画着）进来。

丹佛斯太太进入卧房内，她手中拿着一件褶皱的草图。

丹佛斯太太 （走近“我”）太太，罗伯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些草图，是不是您要扔掉的？

“我” 是的，丹佛斯太太，这是我为舞会设计的服装草图。

“我”的声调很冷淡，没有感情，显示出“我”打算和丹佛斯太太树立一种新的关系，一种“武装中立”的关系。

丹佛斯太太 德文特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我” （犹豫了一下才说）没有，我想让他大吃一惊，我事先不想让他知道。

丹佛斯太太 您可以在这个家族的画像里选一套适合您的服装。

“我”很快地抬头看了一下丹佛斯太太，奇怪她改变了态度，“我”以为这个过去的敌人现在求和了。

“我” （站起来）啊，你是说在楼梯走廊上那些画像吗？我去看看。（“我”走出去，丹佛斯太太跟在后面）

镜头化为走廊，“我”和丹佛斯太太正沿着走廊走着，抬头看着德文特家祖先的画像。

丹佛斯太太　您看，这幅画。

丹佛斯太太转身指着身后卡罗琳·德文特的画像，“我”转身，两人背对镜头。

丹佛斯太太　好象是为您设计的，您可以照那样把它画下来。

“我”和丹佛斯太太的近景，“我”急于证实她的话，“我”回头看看丹佛斯太太，然后又不太肯定地看了看画像。

丹佛斯太太　我听德文特先生说过，他最喜欢这张画，这是卡罗琳·德文特夫人，是他的一位祖先。

“我”仍在注视着画像，丹佛斯太太稍停了一下，就轻轻地走开了。“我”以一种很高兴的带着安慰的声调说。

“我”　啊，是的，真的，这个主意太好了，丹佛斯太太，我……我非常感谢你！

“我”回头才发现丹佛斯太太已经悄悄地走开了。

镜头化为曼德利室外的夜景。然后是大厅内景。弗兰克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走进来。接着镜头是大厅的最里面放着的一张餐桌，桌上放着为了点缀和装饰舞会的花束和蜡烛。象过去曼德利开舞会时那样摆着自助餐，大量的

香槟酒。桌子后面站着两个男仆和六个女仆，准备接待到来的客人。弗里斯检查着即将就绪的准备工作。

弗兰克　（走近弗里斯）都准备好了吗？弗里斯？

弗里斯　（以长辈的眼光打量弗兰克）是的，先生，谢谢你。（少停）请原谅，先生，您是不是化装成一个校长？

弗兰克　啊，不，这是我的一套旧礼服和帽子。

弗里斯　（笑着）先生，这真是一套好服装，而且经济。

弗兰克　（转身走去）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过厅。一个仆人向门前走去。接着麦克西姆出现了，他正从那宽阔的楼梯走下来，准备接待客人。

当仆人罗伯特开门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的迷雾。贾尔斯和比阿特丽丝进来，贾尔斯戴着一个圆顶礼帽和穿着长大衣遮盖着他的奇特服装，比阿特丽丝穿了一件长外套，头发上系着一块头巾。

贾尔斯　（脱去自己大衣）晚上好，罗伯特，这天气不适合开舞会。

罗伯特　是的，先生。

贾尔斯　路上雾很大……

这时他脱了大衣，露出他穿的白色的紧身衣，长袖高领，外面又套了一件仿虎皮花纹的兽皮衣。这一会儿，他头上仍然戴着那顶礼帽。

贾尔斯 ……也很冷。

比阿特丽丝解下头巾，还穿着外衣，长长的金色发辫垂在背后。

比阿特丽丝 嗽，这假发太紧了，他们送货的时候应该外带送点止痛片。

这时麦克西姆已和他们两人一起站在门前，他打量着他们俩，特别是对贾尔斯，他感到有趣，微笑了。

麦克西姆 你们好！

比阿特丽丝 （因为假发太紧呻吟着）噢噢……

麦克西姆 这是什么打扮？是亚当和夏娃吗？

比阿特丽丝 咳，麦克西姆，别让人扫兴了。

贾尔斯 （自夸地）我扮的是大力士，老弟。（突然想起什么事，回头问比阿特丽丝）我的家伙呢？

麦克西姆 什么家伙？

比阿特丽丝 你没忘在车里吗？

这时他们的司机进来了，拿着一副假杠铃：中间穿着一根漆过的木棍。他拿着的样子看得出假杠铃没有份量。

贾尔斯 啊，没有，在这儿呢。

比阿特丽丝 你先下来了，那个小宝贝呢？

麦克西姆 她对她的服装保守秘密，连我也不许进她的房里。

比阿特丽丝 啊，真可爱，我上去帮帮她。（说着上

楼去了）

镜头随拍贾尔斯和麦克西姆进入大厅朝弗兰克走去。

贾尔斯　我来点酒怎么样，嘿？

麦克西姆　（指着贾尔斯的衣服）你穿这一身不会着凉吗？

贾尔斯　（他很认真地）别傻了，（指着他的紧身服）纯羊毛的，老弟。

罗伯特拿着杠铃进入画面。

罗伯特　先生，您又忘了拿这个了。

贾尔斯　哦，谢谢你。

罗伯特把它递给贾尔斯，贾尔斯没拿住，掉在地板上弹了起来。

比阿特丽丝在走廊里，在"我"的房间外面，比阿特丽丝正在敲门，她转动门把。

比阿特丽丝　我来了，亲爱的……我是比阿特丽丝，我来帮帮你。（显然，她好奇心切想看看"我"的服装）

"我"　（从里边喊）噢，请别进来，比阿特丽丝。我还不能让任何人看我的服装。

比阿特丽丝　（她有些为难）啊，好，你得快点了，第一批客人就要来了。（她从门外走开）

"我"的卧室。女仆克拉丽丝的近景。一个很年轻的女仆正跪在地上为"我"整理着宽大的裙子。

"我"　（画外音）没有不合适的地方了吗？

克拉丽丝　是，太太，一切都很好。

镜头由克拉丽丝推拍到“我”。“我”穿着一身和卡罗琳·德文特的画像一模一样华丽的服装，正在镜子前欣赏自己，来回地照着。

“我”　啊，漂亮吗？

克拉丽丝　真漂亮，太太。我常听说曼德利的舞会，这回我可要亲眼看到了。我相信没有人能比得上您，太太。

“我”　你这样认为吗？啊，我的扇子呢？

在克拉丽丝去拿扇子的时候，“我”又最后自我欣赏地看了一遍，然后接过扇子。

“我”　你再看看这样行吗？

克拉丽丝　（崇敬地）您简直太美了。

“我”　好，我去了。

“我”朝房门走去，克拉丽丝急忙跑到“我”前面去为“我”开门。

走廊。“我”的房门开了，“我”走出来。在“我”沿着走廊走着的时候，“我”用手理了理头发，少提着一点裙子，加快脚步直走到那张画像前面，和画像对照了一下，“我”几乎全是按照画像的样子装扮自己的。“我”很庄重地朝楼梯走去。

从“我”那儿看到在大厅里有弗兰克、贾尔斯、比阿特丽丝和麦克西姆等人。他们背朝着“我”，正在一起说

笑。“我”的表情（近景）为了要使麦克西姆大吃一惊，“我”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激动情感。“我”以轻盈的步子走下楼梯。到了楼下，站住了。“我”稳定一下情绪，觉得对自己说来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时刻。

现在看到的仍是弗兰克、贾尔斯、比阿特丽丝和麦克西姆。麦克西姆正在和他们一起说笑着，麦克西姆笑得很厉害，他们仍没转过身来。“我”朝他们走去。镜头推拍离他们越来越近，直到仅剩下麦克西姆的背影然后停止，听到“我”的声音。

“我”　（画外音）晚安，德文特先生！

麦克西姆转过身来，还在笑着，又变成那种平素听到“我”叫他时回报“我”的微笑。这种微笑开始慢慢地在他脸上消失，他上下地打量着“我”，突然脸上露出了激怒的表情。

“我”的近景。“我”的表情由激动的微笑变成惶惑不解。麦克西姆朝“我”走近半步，气势汹汹地说。

麦克西姆　见鬼，你穿的是什么呀？

比阿特丽丝猛然用手捂上自己的嘴，好象要堵住已情不自禁喊出来的话。

比阿特丽丝　丽贝卡……噢……

“我”以茫然不解的目光看着麦克西姆，无力地表白着。

“我” 可是……这是那幅画上的……走廊的那幅画。

麦克西姆没有回答，站在那里，象座石像似的对着“我”。

“我” （绝望地）怎么啦？我做了什么错事啦？

麦克西姆朝“我”走近一步，用冰冷的声调说。

麦克西姆 去，快去脱掉！随便穿什么衣服都行，什么都可以。

“我”木然不动，不能相信和理解麦克西姆所说的话。接着麦克西姆大声粗暴地说。

麦克西姆 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你听见没有？

“我”感到痛苦和绝望，突然转身，猛地朝楼梯跑去。麦克西姆朝前走了一步，好象要跟着“我”走，就在这时，罗伯特高声通报。

罗伯特 乔治先生和穆尔夫人到！（又报）布尔班海军上将和夫人到……

第一批客人到来——大约八个人。听到他们的笑声话语，麦克西姆被迫转身去履行主人的职责。

“我”跑到楼梯上，立刻朝画像那边看了一眼，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我”看见丹佛斯太太走进西房，于是没有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急忙向西房追去，帽子掉在楼梯上了。镜头跟拍“我”走到丽贝卡的房间门前——房门刚关上，“我”鼓起勇气忙推门进

去。

丽贝卡的房间，“我”刚进入房内，丹佛斯太太已走到房子中间，正在整理瓶里的鲜花。她先开口了。

丹佛斯太太　我是看着您下楼的，就象一年前看着她一样。虽然你们穿的是同样的衣服，可是您没法跟她比。

“我”朝她走近了一步，看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又回看丹佛斯太太，几乎用耳语声说。

“我”　你知道，你知道她穿过，可是你存心让我穿。（极其激动地跟着丹佛斯太太走着说）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怎么得罪你了？你这么恨我？

丹佛斯太太　你嫁给德文特先生，您想占据她的位置．（激动地）我看得出德文特先生的脸色，他的眼神，就和她死后最初的几个星期一样。我经常听见他在楼上楼下整夜地走来走去。每夜都在想念着她，为失去了她而痛苦……

“我”退到床前，注视着丹佛斯太太，表情越来越痛苦。在丹佛斯太太的痛苦要达到顶点时，“我”喊道。

“我”　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

丹佛斯太太　（追着“我”）您以为您可以做德文特太太了，住她的房子，走她的路，用她的东西，可是她比您强多了。您比不上她，没有人能比得上她！永远没有，永远没有。虽然最后她失败了，可是，不是被男人或女人战胜的，是被大海……

“我” （再也不能忍受了）别说了，别说了啊，别说了！（“我”倒在床上，抽泣起来）

丹佛斯太太（近景）站在那儿低头看着哭泣的“我”。在她脸上可以看出又有了新的想法。她向周围看了看，朝窗前走去，推开窗户，然后又回到床边，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平静态度说。

丹佛斯太太 您太激动了，太太，我给您开开窗户。一点新鲜空气会对您有好处。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我”，镜头拉拍，“我”从躺着的地方起来。刚起身一半，低头看见刚才枕过的地方，正是那淡灰色的睡衣袋，上面绣着黑色的大写字母“R”。“我”恐惧地看着它。

丹佛斯太太（近景）站在开着的窗户前，正向床边看着，她明白了“我”在看什么。“我”慢慢地离开枕头，下了床，喘息着朝窗户走去。镜头推拍两人在窗前的近景。“我”站在窗户的一边，丹佛斯太太站在另一边。

丹佛斯太太 （开始用低声说）您为什么不走？您为什么不离开曼德利？（她探过身来，她的脸靠近“我”的脸）他不需要您，他在怀念她。

从“我”的角度拍摄可以看到窗外茫茫的迷雾，浓密得看不到地面。这时，听到丹佛斯太太的声音。

丹佛斯太太 （画外音。柔和地、平静地）他不爱您……他还想单独和她在一起。

“我”（面部特写）向下面的深处看去，丹佛斯太太半耳语似的声音飘进“我”耳内。

丹佛斯太太　（几乎是耳语般地，带着强迫的语气）您呆在这儿干什么？您活着有什么意思？说实在的，有什么意思？（强迫“我”）往下看看，不是很容易的吗？

“我”的脸显出更惊恐的表情。丹佛斯太太在“我”身后。

丹佛斯太太　您为什么不……

“我”神情恍惚地凝视着窗外，又慢慢地朝下望去。从“我”眼神里显出自杀的念头。

丹佛斯太太　（怂恿地）您为什么不？去吧……下去吧……别害怕。

“我”的头部特写。背后站着丹佛斯太太。随着“我”的视线向下望去——茫茫的迷雾，可怕的寂静……突然，一声信号弹爆炸声冲破了寂静；信号弹的亮光驱散了迷雾……

接着，又是两颗信号弹划破了夜空。同时传来汽笛的哀鸣。

“我”迷惑地、惊恐地站在那里，丹佛斯太太也感到吃惊。从楼下传来了开门声。俯拍曼德利的全景，客人们从房子的前门和旁门争相跑出来。在迷雾中分辨不清人影，但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众人声　船失事了！……触礁了！……一条船搁浅

了！……发射求救的信号弹了！……船失事了！快来呀！所有的人都到海湾去！通知海上救护队！……船搁浅了！

麦克西姆的镜头，一个仆人向他走来，给他披上一件大衣。

丹佛斯太太和"我"在窗前。

"我" （焦急万状）麦克西姆！麦克西姆！

众人声 船搁浅了……快来呀！快来呀！大家都来呀！

丹佛斯太太和"我"在窗口看见：麦克西姆向海滩跑去，在迷雾中消失。

"我" （喊叫）麦克西姆！麦克西姆！

"我"（近景）从窗前转过身来，心慌意乱地看着丹佛斯太太，又转回身看着窗外的迷雾，再回头看丹佛斯太太。"我"突然转身，从丹佛斯太太身旁跑出室外。丹佛斯太太毫无表情地凝视着窗外。

化入一座时钟，时针指着五点十分，又化为海湾。黎明时的霞光穿透迷雾，可以模糊地看出岩石的轮廓。可以听到浪涛拍岸的轰鸣声。一个身穿雨衣的模糊人影，在雾中隐隐出现。"我"正爬越岩石，遇到了本。

"我" 啊，本，看见德文特先生了吗？

本 （极力克制着恐惧）她不会回来的，是吗？（急于得到保证）你这样说过。

“我” （对他那些奇怪的话表示惊异）谁，本，你说谁呀？

本 哦……另外那个人。

“我”惊恐不安，吓得既不敢颤抖，也说不出话来，“我”看到本朝海岸注视着，“我”绝望地四下环顾，急于脱身，匆匆走出画面。

“我”在爬越岩石，背景是迷雾，镜头化为海水冲拍着海滩，又化为“我”在茫茫的迷雾里穿行。弗兰克走近“我”，镜头推成“我”和弗兰克的近景。

“我” 喂，弗兰克，看见麦克西姆了吗？

弗兰克 半小时以前看见他的，我想他大概回家了。

“我” 没有，他根本没在家，我怕他会出什么事。

沉默片刻，“我”好奇地看着弗兰克，他在“我”的注视下，不自然地移动了一下。

“我” 弗兰克，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你那么不安，一定出了什么事?!

弗兰克 啊……（不得不面对事实）潜水员下海检查船底时，发现了另一条小船，一条小帆船……

从“我”的眼睛里渐渐露出恐惧的神色，“我”开始猜出真情。

“我” 弗兰克……它是……

弗兰克 （正视着“我”）是的，那是丽贝卡的船。

“我”默默地思考这话的含义，然后平静地说。

"我"　他们怎么认出来的？

弗兰克　他是本地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但"我"当时想到的是麦克西姆。

"我"　这可太苦了麦克西姆了。

弗兰克　是的，它使旧事重现，甚至会比以前更糟。

"我"　他们为什么去寻找它呢？让那条船安安静静地在海底不好吗？

弗兰克　（过了一会儿，困窘地）啊！我得给这些人安排早饭去了。

"我"　好，弗兰克，我去找麦克西姆。

弗兰克走了，剩下"我"一个人犹豫不决地站了一会儿。这时可以听到帮助救援船只的人们的喊声和澎湃的海浪声。"我"踌躇地朝着发出喊声的地方走去，爬越过岩石，来到海湾的小屋前。

海湾的小屋。"我"看着对面的小房子。从"我"脸上的表情现出"我"正在回想这间小屋和"我"的联系。"我"忽然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

雾中的小屋。小屋的窗户被一盏灯照亮，窗上的玻璃现出炉火闪闪的影子。

"我"坚决地，但有些紧张地急忙朝小屋走去，然后开开屋门。

小屋。通过"我"的肩上可以看到门里的景象。"我"

面对着麦克西姆的身影，他坐在那儿，茫然地注视着前面。

麦克西姆　（一动不动地）你来了。

"我"十分忧愁地朝他走去，两个人在一起的镜头。麦克西姆仍然穿着夜礼服。他夜礼服的燕尾被海水浸湿了，浑身上下都显得衣衫零乱；更糟的是——他好象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我"　（走近他）麦克西姆，你一宵没睡，（稍停片刻，温柔地）你原谅我了吗？

麦克西姆　（他摆脱了刚才的情绪，亲切地看着"我"）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我"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那套衣服。

麦克西姆　噢，为这个，我忘了。我当时对你发脾气了，是吗？

"我"　（羞怯地）是的。（沉默片刻，恳求地看着他）麦克西姆，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伴侣……这我就很快活了。

他站起来，走近"我"。把"我"紧紧拉在身旁，他的动作紧张得有些奇怪，他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双手捧着"我"的脸，痛苦地看着"我"。

麦克西姆　你很爱我，是吗？（用手抚摸着"我"的双肩，然后把手放下）可是太晚了。我亲爱的……我们失

去了快乐的短暂机会了。

"我"　（痛苦地、激动地）不，麦克西姆，不。

麦克西姆　现在，一切都完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日日夜夜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镜头跟拍，他们走到屋子另一边，麦克西姆自己坐下，"我"走过来跪在他前面。

"我"　麦克西姆，你要跟我说什么？

麦克西姆　丽贝卡胜利了。

"我"看着他，"我"最担心的事果真发生了：他还在爱着丽贝卡。稍停片刻，他又说。

麦克西姆　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两个人中间……使我们产生隔阂。她知道会这样的。

"我"　（偎依在他身边，注视着他，声音压抑地）你在说些什么？

麦克西姆　他们派了一个潜水员下去，发现了另一条船……

"我"　（打断他的话，安慰他，但自己也松了一口气）是，我知道，弗兰克告诉我了，那是丽贝卡的船，你一定为此很难过，我也为你感到难过。

麦克西姆　潜水员发现了另一件事。他打破了一扇窗户往舱里看，里面有具尸体。

对此，"我"的反应十分强烈，麦克西姆绝望的语调也使"我"惶惑不安。

"我" 那她不是一个人去的？还有人和她一起出海，所以你必须弄清那个人是谁，对吗？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你不明白，没有别人和她在一起。("我"看着他，停了片刻）船舱里是丽贝卡的尸体。

"我" 不，不……

麦克西姆 在埃奇库姆附近打捞上来的那具尸体，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丽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可我知道那不是丽贝卡，我撒了谎，我知道丽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在船舱里躺着，沉在海底了。

"我" （恐惧地）你怎么知道的，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因为……（看着"我"）是我把她放在那儿的。

一阵紧张的沉默。

麦克西姆 （痛苦地）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由自主地稍稍离开他一点儿，站起来，走出画面。麦克西姆看到"我"惊恐不安，不知所措，被他的话吓呆了，他站起来走开。

在他走开的时候，镜头移成"我"的特写，然后是麦克西姆的近景。

麦克西姆 （站在壁炉前，背对镜头）你看，我说对了吧，太晚了。

“我”（入画）朝着麦克西姆走来，“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麦克西姆转身，把“我”搂抱在怀里。

“我” 不，不晚。（“我”拥抱着他的双肩）你不要这样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人……麦克西姆，吻我吧。

麦克西姆 不，晚了，太晚了。

“我” 我们两个人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没有秘密，没有隔阂……

麦克西姆 我们只能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时间在一起了。

“我” （诚恳地）麦克西姆，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麦克西姆 有几次我想告诉你，可是我觉得你对我不是那么亲密。

“我” （把手从他的肩上放下来，看着他）当我知道你时刻怀念着丽贝卡的时候，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当我知道你仍然爱着丽贝卡的时候，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麦克西姆 你在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你拿我和丽贝卡相比，无论你看着我，跟我说话，甚至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知道你在想：“这是我和丽贝卡在一起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

麦克西姆迷惘地看着“我”，转身轻轻地走开。

“我” （朝他走进一步）啊，是这样，对不对？

麦克西姆 （惊愕地）你以为我爱丽贝卡吗？你这样想吗？我恨她！

“我”（特写）由不敢相信……逐渐意识到，自己一直认为麦克西姆爱丽贝卡的想法是错了。镜头随拍麦克西姆，他用平稳、沉思的语气说。

麦克西姆 噢，开始，我也象每一个人一样，被她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是这样可爱，这样能干，这样令人陶醉，人人都说，她身上具备了作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完全相信了。可是我和她在一起从来没有一分钟是愉快的，（苦笑一下）她所缺少的是爱情，温柔和贞操。

“我”看着他，“我”的脸上露出一丝喜悦的表情。

“我” （近景）你不爱她？你不爱她？……

镜头随拍麦克西姆在踱来踱去，他点燃了一支烟吸着，然后喷出一口烟，继续说。

麦克西姆 还记得在蒙特卡洛你第一次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丽贝卡在那儿度蜜月，那时我们结婚才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她。她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她那乌黑的头发。她告诉了我她的一切。（痛苦地、紧张地）这些事我是永远不会告诉别人的。我想杀死她，那是很容易的，记得那是在悬崖上。在那儿我吓着你了吧？你

以为我疯了？也许是的，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能有理智呢？

他走过来，站住了，转身对着"我"。"我"用无限同情的目光看着他。他深深自责地说。

麦克西姆　她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和我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你那富丽堂皇的曼德利的女主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并且说我们两个人是这个地方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呀，多大的胜利呀！"……（他走到长沙发一端，看着窗外）我不应该接受她这可耻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还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哼！家庭的名誉！她知道我宁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他观察"我"）你看不起我了吧，是吗？……就好象我看不起我自己一样。你不能了解我那时的心情，你能吗？

"我"　（近景。极为温柔地）我当然能，亲爱的，我当然能。

麦克西姆　（镜头随拍麦克西姆）唉，我遵守了这个协定，她表面上也遵守。噢，她做得很巧妙。（他坐在长沙发的一端）可是不久她就无所顾忌了。她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她不时单独在那里住几天。后来她就带着她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她，她只是耸耸肩说："这跟你有什

么关系？”她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的忠诚的弗兰克。（稍停片刻）后来又和她的表哥——一个叫费弗尔的人。

“我” （近景）啊，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到这儿来过。

麦克西姆 （仍坐在长沙发上）你为什么没告诉我？

“我” （近景）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丽贝卡。

麦克西姆 （愤然地站起来）让我想起？好象我还需要人提醒似的！（镜头跟拍，他走到“我”的面前）费弗尔常在这个小屋里和她幽会。后来被我发现了。我警告她，如果他再来，我就用枪打死他们。（面对着“我”）一天晚上，我发现她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费弗尔一定和她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污辱，我决定到这儿来和他们算帐。可是只她一个人在这儿，她在等着费弗尔，但他没来。她躺在长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

镜头摇拍沙发和茶几，茶几上放着盛满烟头的烟碟，传来麦克西姆的画外音。

麦克西姆 （画外音）她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她站了起来，朝我走过来。

镜头从沙发前摇拍整个房间，然后是麦克西姆站着的近景，他背对着门口。

麦克西姆 她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无论你或

者任何人都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利，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麦克斯？然后她大笑着说："真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要成为一个良母了，就象我做一个贤妻一样，没人知道内幕，麦克斯，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地长大，又知道在你死后，曼德利将是他的时候，（他的声音由低沉变成沙哑的耳语）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她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笑着说："麦克斯，你打算怎么办？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当时气得发疯了，我可能打了她。她站在那里凝视着我。

镜头俯拍地板，停在丽贝卡曾站过的地方。

麦克西姆　（画外音）她象个胜利者，然后又微笑着向我走来，突然她绊了一下，摔倒了。

镜头移到地板上堆放的船上用的滑车索具等物。

麦克西姆　（画外音）似乎过了好一会儿，我低头一看，她躺在地上，她的头撞在一个铁的船具上。我很奇怪为什么她还面带笑容。后来我才发现她已经死了。

"我"　（近景）可是你并没有杀她……这是一个意外！

麦克西姆站在屋子中间，恐惧地转过身，从丽贝卡摔倒的地方走开。

麦克西姆　谁能相信我呢？当时我昏了头，我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他走到窗前，继续说着，

他转过身来）我把她拖到船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我把她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看来比较安全时，我用一把凿子凿穿了船板，我打开了船底阀门，水很快地流进来了。我爬上救生艇划着往回走，我看见那只船沉了下去。……我划回海湾，那时开始下雨了。

"我" （朝他走过来）麦克西姆，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麦克西姆 没有，没有，除了你和我。

"我" （从麦克西姆身边走开）我们必须说明，这是个无名尸体。

麦克西姆 不行，他们会认出她的，她的戒指和镯子，她总是带着的，这完全可以证实是她的尸体，然后他们就会想起那个女人——被埋葬的那个女人。

"我"转身，回到麦克西姆身边，拥抱着他。

"我" （为这件事想办法，自以为很聪明、很周到地说）如果他们认出那是丽贝卡，你就说上次你认错了，就说那天你去埃奇库姆的时候你病了。你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丽贝卡已经死了，这点我们要记住，她不能说话，她不能作证，她不能再对你有任何损害了。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麦克西姆，你和我。

麦克西姆 （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臂，绝望地）有一次我曾经对你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你现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可我知

道最终丽贝卡会胜利的。

“我” （忙拥抱着他，象要在一切事情上保护他似地，“我”几乎象胜利者似的说）不，不，她没胜利，无论现在发生什么事，她也不会胜利的。

突然电话铃响了，两个人被吓了一跳。镜头移拍在桌上的电话，上面蒙住一层尘土。麦克西姆走到电话机前，拿起听筒，镜头仰拍麦克西姆接电话的情景。

麦克西姆 喂，喂，弗兰克，是的，谁？朱利安上校？

镜头向后拉，“我”进入画面。

麦克西姆 是的，你告诉他说我一定尽快地到他那儿去。什么？喂，告诉他等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去，是的。（他放下听筒）

“我” （走向他）什么事？

麦克西姆 朱利安上校的电话，他是这里的警察局长。他要到停尸房去。他想知道我上次认的那具尸体是不是有可能认错了。

两人站在那儿互相注视着，“我”很害怕，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麦克西姆拥抱着“我”。

镜头化为停尸房，灯光下有一群人，其中有麦克西姆（背对着镜头）、朱利安上校和弗兰克·克劳利。他们站在那儿低头看什么东西。然后转身朝前走来。

三人景。镜头拉拍，他们在楼梯顶，过了一个门，穿过走廊，下楼梯走到外边来。镜头随拍。

麦克西姆　（边走边说）是的，朱利安上校，显然上次我是错认了那具尸体。

弗兰克　（迅速地，对麦克西姆）在那种情况下，这种错误是很自然的，那天您精神很不好。

麦克西姆　没有的事，我精神很好。

弗兰克为麦克西姆拒绝他把事情圆过来而感到失望，有些不安地看着朱利安。

朱利安　你不用为这件事烦恼，麦克西姆，没有人会责备你的错误，遗憾的是你又要履行一次同样的手续。

弗兰克　您的意思是？

朱利安　噢，需要验尸，调查，讯问，同样的官样文章。

弗兰克　哦。

朱利安　（对麦克西姆）希望报纸上能不张扬出去，可是恐怕不可能。

麦克西姆　（无可奈何地）啊，是的……还有报纸！

沉默片刻。

朱利安　（深思地）我想德文特太太当时可能有点事到舱里去了，没有人掌舵，一阵狂风把船打翻了……大概是这样。你怎么想的，克劳利？

弗兰克　（假装热心地）也许舱门坏了开不开，她没

法到甲板上去了。

朱利安 （同意地）对，造这条船的塔布，无疑地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弗兰克 怎么，他怎么能知道？

朱利安 啊，他正在检查那条船，这纯粹是例行公事，你知道，（转身对麦克西姆）明天我将参加讯问，麦克西姆。非正式的。等事情一完我们一起去打一场高尔夫球，啊？（跟麦克西姆握手）

麦克西姆 （漫不经心地）好，再见，朱利安上校。

朱利安离去，镜头移拍麦克西姆和弗兰克，麦克西姆漫不经心地走开，弗兰克在他旁边，紧张地用眼角看着麦克西姆。

淡出。

第 五 部

淡入，曼德利全景，化为曼德利大厅的夜景。“我”从楼上下来，装束简单。随着这场戏的展开，“我”显出自信、大方，很符合作为曼德利的女主人和麦克西姆的妻子的身份。弗里斯从另一方向走来，手里拿着两、三份报纸。在弗里斯走近“我”时，镜头化为二人近景。

弗里斯 （深深同情和有礼貌地）这儿有晚报，太太，您要看吗？

“我” 哦，不，谢谢你，弗里斯，我也不愿意再让这些给德文特先生添烦恼了。

弗里斯 我明白，太太，请允许我说，我们都很难过。

“我” 谢谢你，弗里斯。

弗里斯 我想这事对丹佛斯太太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我” 是的，我想会是这样的。

弗里斯 （犹豫地）太太，听说要进行验尸，调查，讯问。

“我” 是的，弗里斯，那纯粹是例行公事。

弗里斯 （犹豫地，意识到自己的话的重要性，说话时有些不安地，但非常诚恳地希望对事态能有所帮助）太太，当然，我想说，如果我们可能被要求作证，只要对这个家庭有益的事，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 （感动地）嗯，谢谢你，弗里斯。我相信德文特先生听了一定很高兴，不过我想不会有什么事。

“我”友好地看了他一眼，在他微微鞠躬时，“我”走开了。然后“我”漫步走进书房。

书房内。麦克西姆站在壁炉前，背对着门口，闷闷地抽着烟。“我”进来时，他转过身来装出高兴的样子。

“我” 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亲切地）啊，亲爱的。

“我” 啊，麦克西姆，我担心明天调查时你怎么

办。

麦克西姆　这是什么意思？

"我"　你不会发火的吧？答应我，你一定不要发火。

麦克西姆　（沉默片刻）好，亲爱的，我答应你。

"我"　无论他们向你提出什么问题，你都不要失去理智。

麦克西姆　别担心，亲爱的。

"我"　（担心地）他们不会马上采取什么措施吧？会吗？

麦克西姆　不会的。

"我"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呆在一起。

麦克西姆　是的。

"我"　我要和你一起去。

麦克西姆　你最好别去，亲爱的。

"我"　可是我不能一个人在这儿等着，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我一定要在你身边，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一分钟也不分离。

麦克西姆　好吧，亲爱的。（突然他的情绪变了，有些鲁莽地）我一切都不在意，但我不能忘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自从发生这件事以来，我什么别的也没想……（他托着"我"的下颚，看着"我"的脸）我只是想着你。啊，我所珍爱的你那动人的、天真有趣的神态从我眼前消失

了，它永远不会回来了。是我破坏了它。由于我告诉了你关于丽贝卡的事，它消失了。在短短的几小时内，你老了这么多。

“我”　（看着他，轻轻地说）麦克西姆……麦克西姆……

他紧紧地拥抱着“我”，他们热烈地吻着，就象有罪的恋人从来没有接过吻一样，似乎他们今后再也不能接吻一样。镜头向后拉，直到只现出他们两人在大壁炉的炉火火光中映出黑色的轮廓为止，这样持续了一阵。

镜头化为一扇大门上方刻着字：

克里斯

公立小学校（1872年建立）

镜头移到站在门口的一个警察。

警察　他的名字叫布来克·杰克·布拉地，这是我办过的一桩最重要的案子。

镜头向后拉，一群人背对镜头，正在听他讲话。

警察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现在，当然，毫无疑问，我逮捕他一个月后，他就被绞死了。啊……等一下。（他转身向门看看）他们把老流浪汉本带来了。

调查厅。最先出现本，站在审讯室里，正在被讯问。

验尸官　你认识已故的德文特太太吗？

本　她走了。

验尸官　（有些不耐烦）是，我们知道。

本　她到海里去了，大海吞没了她。

在法官问下个问题的时候，镜头向后拉拍整个审讯室。验尸官单独坐在本旁边一张桌前。朱利安上校坐在他的左边。麦克西姆坐在左边面对着朱利安。"我"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弗兰克坐在"我"的旁边，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丹佛斯太太坐在第二排。在他们的后面，费弗尔坐在旁边不显眼的位置上。

验尸官　对，对，现在要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在岸上……

镜头移拍弗兰克、"我"和丹佛斯太太。

验尸官　（画外音）她出海的那天晚上。

本　（和验尸官还有旁听席上几个人在画内）啊？

验尸官　（耐心地重复）她出海的那天晚上，你在岸上吗？她是不是没回来？

本茫然地环视整个房间。他显然被吓坏了。

本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不想去精神病院，在那里活受罪。

验尸官　现在……没人要送你去收容所，只要你告诉我们你那天看见什么了？

本　我什么也没看见。

验尸官　喂，喂，你那天晚上看见德文特太太上船了吗？

本　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想去精神病院。

验尸官看看朱利安，他点点头，耸耸肩，不打算再问本什么情况了。

验尸官　好，你可以走了。

本　啊？

验尸官　现在你可以走了。

费弗尔转过来朝前方看着，和画外的什么人打招呼。

验尸官　（画外音）塔布先生。

丹佛斯太太带着隐隐的微笑看着那边和她打招呼的费弗尔。

验尸官　请站过来吧，请。

我们看到验尸官、塔布先生和法警。塔布先生在宣誓。

验尸官　已故的德文特太太总是把她的船送到你的船坞去修理吗？

塔布　是的，先生。

验尸官　你能回想得起以前她在船上发生的意外吗？

塔布　没有，先生，我常说德文特太太是一位天生的海员。

近景，塔布先生。

验尸官　（画外音）如果德文特夫人走进船舱，突然

刮来一阵狂风，能把船打翻吗？

塔布　请原谅，先生，但可能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

验尸官　这是什么意思，塔布先生？

塔布　我的意思是船的底阀，先生。

麦克西姆紧张地听着，然后是“我”的特写，“我”意识到事情开始出现麻烦了。然后是验尸官和塔布的镜头。

验尸官　船底阀是什么？

塔布　船底阀……啊，船底阀是排出船内积水的阀门，当船浮起来时，它总是紧紧关着的。

验尸官　哦？

塔布先生的特写镜头。

塔布　（郑重其事地）啊，昨天我检查那条船时，我发现底阀全被打开了。（人群中发出小声的议论）

我们看到弗兰克、“我”和丹佛斯太太，“我”担心地看着麦克西姆，麦克西姆回头对“我”那同情、恳求的眼色报以微微地一笑来表示宽慰。

塔布先生的近景，验尸官继续提问。

验尸官　（画外音）能是这个原因吗？

塔布　正是这样。这就是船进水和沉没的原因。（在他陈述以后，人群中发出更大的惊异的议论声）

费弗尔的近景，他意识到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开始动脑筋。

验尸官和塔布先生。

验尸官　（严肃地）你的意思是……

塔布　（不情愿地）这船根本没有翻，我知道说出来是很可怕的，先生。依我看，这条船是被凿沉的，（极为慎重的）船上有洞。

验尸官　什么洞？

塔布　在船板上。

验尸官　你说什么？

塔布　虽然这条船在水里已经一年多了，海水不断地把它往石头上冲，不过，我看那些洞象是从里面凿的……

“我”尽力使自己坚强一些。

验尸官　（画外音）那你确信她是有意这样做的？

我们看到麦克西姆：他的脸象一个面具，极力地保持沉着冷静，人群中的骚动声越来越大。

验尸官和塔布先生。

塔布　就她的驾船水平来说，她是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人群更加骚动，镜头移拍验尸官朝朱利安上校靠近说。

验尸官　您了解已故的德文特太太吗？

朱利安　啊，是的。

验尸官　您认为她会自杀吗？

朱利安　不，坦率地说，不会。但是也很难说。

验尸官和塔布先生。

验尸官　您可以下去了，塔布先生。德文特先生，请。

塔布先生离去，麦克西姆走来。

验尸官　我很抱歉又来向你提问题。德文特先生，你已经听到塔布先生的陈述了，不知你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

麦克西姆　（唐突地）恐怕不能。

验尸官　你能想得出已故的德文特太太的船板上为什么有洞吗？

麦克西姆　（简短地）啊，当然我想不出来。

验尸官　以前有人跟你谈论过这些洞的事情吗？

麦克西姆　既然那条船一直沉在海底，恐怕谁也不会告诉我。

听到审讯室里一阵哄笑，验尸官被惹恼了。

验尸官　德文特先生，我们非常体谅你遭到这种不幸的事，可……我不是为了自己高兴才进行这次调查的。

麦克西姆　（多少带些讽刺的语气）这是很明显的。

验尸官　我希望你这样想。

“我”（特写）看到麦克西姆生气了，想要去劝阻。

验尸官和麦克西姆近景。

验尸官　因为德文特太太单独出海，我们就能相信是她自己钻的洞吗？

麦克西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验尸官　你能让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要结束她的生命吗？

麦克西姆　（激动地）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特写）越来越心烦意乱。

验尸官　（特写。看着麦克西姆）德文特先生，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说，不过，我必须问你一个私人问题。你和已故的德文特太太感情好吗？

“我”（特写）当听到验尸官问这句话时，看上去支持不住了。

验尸官的问话对他是一个打击。看来麦克西姆（特写）对这种情形象是一分钟也不能忍受了。

验尸官　（画外音）你和已故的德文特太太感情好吗？

麦克西姆　（愤怒地）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特写）快要昏倒了。

麦克西姆　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昏过去了，摔倒在地上，弗兰克忙去扶“我”，麦克西姆向“我”跑来。弗兰克帮助他把“我”扶起来。

朱利安上校和验尸官在商议着。

验尸官　现在休会，午饭后再继续。德文特先生，希

望你届时能够出席。

麦克西姆对验尸官点点头，然后转过来照顾“我”。

麦克西姆 （亲切地）我说过你应该吃点儿早点，你饿了，所以才出这样的事。

“我”对他强抑着心头的怒火而做出的笑脸，报以惨然的微笑，他搀扶着“我”走出审讯室。

镜头化为校舍，麦克西姆和“我”走下台阶。旁听的一些人也走了出来。前景是辆汽车，司机马伦朝麦克西姆和“我”走来。

马伦 弗里斯先生想您可能喜欢吃家里的饭，所以让我送来了。

麦克西姆 （愉快地）好，马伦，把车开到那边去吧！

马伦 是，先生。

马伦走开。麦克西姆和“我”又开始往前走。

“我” 多不好呀！在那儿晕倒了。

麦克西姆 别这么说，如果不是你当时晕倒了，我一定又要发脾气了。

“我” （担忧地）亲爱的，你要注意。

他温情地、带有自信心地紧握了一下“我”的胳臂。他们在车前，司机在开着车门等候。

麦克西姆 （“我”进入车里）亲爱的，你在这等一

会儿，我去找找弗兰克。

“我” （坐在后边座位上）亲爱的，好，别担心，我很好。

麦克西姆打开饭篮，拿出一瓶白兰地递给“我”。

麦克西姆 是吗？喝一点酒你会好些的。

“我” （喝了一点酒）谢谢你。

麦克西姆 觉得好些吗？

“我” （惨然地微笑着）好多了。

麦克西姆 我马上就回来。

“我” 你去吧。

麦克西姆离去。“我”坐着。休息一会儿，突然“我”惊愕地朝外看。

费弗尔 （画外音）你好！

费弗尔把头伸入车窗。

费弗尔 新娘子今天觉得怎么样？和麦克西姆结婚并不那么称心如意，对吗？

镜头移拍“我”。

“我” 你最好在麦克西姆回来以前离开这儿。

镜头拉拍，费弗尔打开车门。

费弗尔 啊，怕他吃醋？啊，这也难怪他，可是你别认为我是一只大坏狼，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人的。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意味深长地）非常好！你

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成熟多了。难怪……

麦克西姆 （进入镜头）你有什么事？费弗尔。（麦克西姆进入车里，坐在“我”的身旁）

费弗尔 啊，你好，麦克斯，事情对你很有利，不是吗？比你预料的还好。开始我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来旁听了。

麦克西姆 （愠怒地）多谢你的关心，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吃饭了。

费弗尔 （近景）吃饭？太好啦！（他进入车内，坐在“我”的对面。镜头拍三人景）简直象一顿野餐。（他把帽子放在“我”的身边）啊，对不起，我把帽子放在这儿可以吧？（没有得到邀请，他就把手放进盛食品的藤箱里，拿了一条鸡腿，开始啃起来）你知道，麦克斯，老兄，我想应该跟你谈点事情。

麦克西姆 谈什么事儿？

费弗尔 （近景。吃着）啊，就是船上那些洞……这些洞是从里面钻的！（朝车外呼喊）噢，马伦。

马伦 （出现在窗口）是，先生。

费弗尔 你能不能做点好事，给我的车加点油，快没有油了。

马伦 是，先生。

费弗尔 马伦，关上车门。

马伦 是，先生。

费弗尔　（摇上车窗）这不打扰你吗？

麦克西姆和“我”注视着费弗尔。

费弗尔　老兄，你知道吗？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今天结束以前，（去藤箱里拿酒）有人会使用令人印象很深的“谋杀”这个字眼的。我使你感到厌烦吗？不？好！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把瓶子放回，麦克西姆和“我”注视着他。

费弗尔　（继续说）啊，你知道，麦克斯，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只要看看这字条就明白了。（从口袋里掏字条）这是丽贝卡写的，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写上日期了。这是她死的那天写的。很不凑巧，那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晚会，所以第二天才收到。

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和“我”的近景）你认为我会对这个感兴趣吗？

镜头移拍括入费弗尔。

费弗尔　噢，现在我不是要用这东西来打扰你，不过我可以断言，一个当天晚上就要自杀的女子绝不会写这样的字条。（他看着手里剩下的鸡骨，嘲弄地低声说）请问你把那尸骨怎么处理了？埋了？啊？（他打开汽车窗，把啃剩下的骨头扔出窗外）不管怎么样，目前……你知道，麦克斯，我对我这汽车掮客的职业厌倦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开着一辆名贵的汽车，可是这车不

是属于你的，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想自己拥有它。

麦克西姆镇定地注视着对面的费弗尔。我们可以看到麦克西姆正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不要发火。

费弗尔 （近景）我常想歇业到乡下去住，能有一小块庄园和一小块打猎的地方，我还没有算出来一年需要多大开销，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指教，怎么样才能不费劲还能过得舒服。

这时弗兰克从费弗尔身后出现。他首先朝麦克西姆和“我”看了看，然后看了看费弗尔。

弗兰克 （冷淡地）你好，费弗尔。（用一种不同的声调）麦克西姆，你找我？

麦克西姆 是的，费弗尔和我要谈一笔交易，我想我们最好到小饭店里去谈。那儿也许有单间。（他从汽车里出来）

费弗尔 （他跟麦克西姆出来，对“我”说）再见。

麦克西姆 （转身回到车旁低声对弗兰克说）去找朱利安上校，就说我想立刻见他。（他转身走去）来，费弗尔，走吧。

小旅店。麦克西姆和费弗尔进入。

麦克西姆 （问店主）请问，有单间吗？

店主 当然有，先生。（引路）这边请，先生。这间

怎么样，德文特先生？

镜头随拍他们进入单间。

费弗尔　太好了……太好了……（向周围打量）简直象里兹大饭店。

店主　你要点什么，先生？

费弗尔　给我来一大杯白兰地苏打。你要什么，麦克斯？（慷慨地）跟我一样吧，我还请得起。

麦克西姆　谢谢，随你的便。

费弗尔　来两杯，好吗？

店主　（离去）好的，先生。

朱利安上校　（画外音）德文特先生在哪儿？

店主　（画外音）进那个门，先生。

麦克西姆开门，朱利安上校、弗兰克和“我”进来，费弗尔感到吃惊。

麦克西姆　（指着费弗尔）朱利安上校，这位是费弗尔先生。

费弗尔　哦，我认识，朱利安上校，我们是老朋友了，好吧？

朱利安上校朝费弗尔走去。

麦克西姆　因为你们是老朋友了，我想你也知道他是这儿的警察局长，他一定有兴趣听听你的如意算盘，你跟他说吧。

费弗尔和朱利安上校的近景。

费弗尔　（若无其事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只不过说想歇业到乡下去。

麦克西姆　如果我能付给他一定的代价，他就会扣下一件重要的证据。

费弗尔和朱利安上校的近景。

费弗尔　我只想要看到公道，上校。造船人的证词提供了关于丽贝卡死的可能性，当然其中之一是自杀。我这儿有一张字条，大概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请念一下，上校。（他把字条交给上校）

朱利安上校　（读字条）“杰克，亲爱的，我刚看完病，我直接回曼德利了，今天晚上我在小屋，留着门等你，我有件极其重要的事告诉你。丽贝卡。”

费弗尔　您看这个字条是一个打算自杀的女人写的吗？上校，您能认为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费那么大劲坐船出海，然后用锤子、凿子把船底凿出窟窿吗？上校，作为一个警官，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可疑的地方吗？

朱利安上校　（严肃地）怀疑谋杀吗？

费弗尔　（随便地）那还用说，（他来回地走着）您认识麦克斯很久了，您知道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为了维护名誉，他可以杀死自己，也可以杀死别人。

弗兰克　这纯粹是敲诈！

费弗尔和朱利安上校近景。

朱利安上校　（走近费弗尔）敲诈可不是那么简单，

它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而到头来敲诈者自己往往要坐牢的。

费弗尔 （讥笑地）噢，我明白了，您是在袒护德文特，因为他是这一带的名人，他常请您吃饭。

朱利安上校 你要当心，费弗尔，你控告他谋杀有证人吗？

费弗尔 （来回走着）有一个证人。

朱利安上校 哦。

费弗尔 就是本那家伙，如果那个愚蠢的验尸官不象您这样趋炎附势的话，他就会发现本在隐瞒着一些事情。

朱利安上校 （显然极力克制自己的愤怒）本为什么要隐瞒。

费弗尔 因为有一次他在小屋的窗户外偷看我们，让我和丽贝卡抓住了，丽贝卡说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所以他不敢说出来。他总是在小屋附近，一定会看到这件事的经过。

弗兰克、麦克西姆和"我"的近景。

弗兰克 （打断他的话）听你这么说，真是荒谬可笑。

费弗尔 （走来走去，然后坐在椅子旁）啊，你们倒象是一个商会的人，（对弗兰克说）克劳利，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对我是怀有敌意的。（对其他的人）克劳利在丽贝卡身上没捞到好处，不过这回他可要交好运了，（转对

弗兰克）新娘子一定会感激你那友好的一臂之助的，克劳利，在一周里或……每次她要昏倒的时候，实际上……

麦克西姆向费弗尔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费弗尔住了嘴，被打倒在地。

朱利安上校　（画外音。严厉地）德文特！

"我"　（惊喊）麦克西姆，求求你。

费弗尔　（捂摸着脸，站起来）你那脾气会把你自己误了的，麦克斯。

镜头拉拍整个房间，就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店主拿着酒进来。

店主　请原谅，先生们。

店主放下酒，费弗尔自己端起一杯酒喝了一口。

店主　还要点什么吗？

费弗尔　应当给德文特先生拿点镇静剂来。

朱利安上校　（简要地）不，不，不要什么了，你去吧。

店主　（感到这屋内奇异的气氛，迷惑地向四周看了看）是，先生。（很快地离去）

越过麦克西姆头部拉拍费弗尔和朱利安上校。

朱利安上校　好，费弗尔，让我们谈谈公事吧，你对这事考虑得这么仔细，或许你也能提供作案的动机罗？

费弗尔　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上校。我读过许多侦探小说，知道作案总是要有动机的。请允许我离开一会

儿，我可以提供。（他迅速地走出房间）

麦克西姆看着“我”，看到“我”脸上极为惊慌的表情，镜头化为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我看你回去吧，你犯不上经历这样的场面了。

“我”　（恳求地）让我留在这儿吧。麦克西姆。

他拍拍“我”的手，对“我”微笑。朱利安上校和弗兰克走过来，“我”坐在椅子上。

弗兰克　上校，您不能同意这家伙的……

朱利安上校　（打断他的话）克劳利，我并不比你更相信他，作为我的职责，我不能不接受他的控告。

费弗尔　（画外音）我完全同意，上校。

镜头移拍房门，费弗尔从门外进入房里。

费弗尔　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事件，应该把每一点都弄清楚，把一切线索都调查明白。如果允许我说句成语的话，那就是说，追根究底，水落石出。（他向门外看去）啊，她来了。不要忘记这个人，她的证词可以提供作案的动机！

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丹佛斯太太进入室内，费弗尔关上她身后的门。

费弗尔　朱利安上校，这是丹佛斯太太，我想您认识她。

镜头推拍，丹佛斯太太的近景。

朱利安上校　请坐！我……

费弗尔　（走得近些，打断他的话）上校，请别见怪，我想如果让我来问丹妮，她会明白得快点。（转对丹佛斯太太）丹妮，谁是丽贝卡的医生？

丹佛斯太太极怀疑地看着屋里，她本能地感到他们正企图使她做伤害丽贝卡的事。她十分小心地防备着。

丹佛斯太太　（冷冷地）德文特太太总是请村里的马克林医生。

费弗尔　（急迫地）不，我是说在伦敦给丽贝卡看病的医生。

丹佛斯太太　（显然在说谎）这我不知道。

麦克西姆、弗兰克、“我”和朱利安上校正在看着、听着他们的谈话，然后是费弗尔和丹佛斯太太两人的中景。

费弗尔　啊，别这么回答我，丹妮，丽贝卡的事你都知道。你知道她是爱我的，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俩常到海湾的那个小屋里幽会。

丹佛斯太太　（特写。她转身对着费弗尔，压抑着的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她只不过是开开心，她把爱情看做游戏，只是游戏。爱情使她发笑，告诉你们，她常常坐在床上，笑你们男人。

朱利安上校　（温和地、慢慢地向丹佛斯太太）你能想得出德文特太太自杀的原因吗？

丹佛斯太太　（震惊地）不，我不能相信，我知道她的一切。可我不能相信。

费弗尔　（急迫地、迅速地抓住这一点）那，你明白啦，这是不可能的事。你和我一样了解她，（他转对丹佛斯太太装出极大的同情，静静地对她说）听我说，丹妮。丽贝卡死的那天到伦敦看过病，那医生是谁？

丹佛斯太太　（冷冷地）不知道。

费弗尔　（安慰地）哦，我明白了，丹妮，你以为我们想要知道丽贝卡私生活上的秘密，你要保护她。我也是一样，我正要为她洗刷掉自杀的名声。

朱利安上校　（走过来）丹佛斯太太，有人提出德文特太太是被谋杀的。

费弗尔　这回你明白了吗？丹妮。你还应该知道一件事，凶手的名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名字，说出来很容易，……乔治·福蒂斯丘·麦克西米连·德文特。

麦克西姆直视着丹佛斯太太。"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臂。然后是费弗尔和丹佛斯太太的中景。

丹佛斯太太　（沉着地看着麦克西姆，十分谨慎地字斟句酌地说）还有一个医生，有时候德文特私下去找他，在她结婚以前就经常去找他……

费弗尔　（不耐烦地）不要再回忆往事了，丹妮，他叫什么名字？

丹佛斯太太　（审慎地）贝克医生，金鹰路165号

费弗尔　（得意洋洋地）听见了吧，上校，这就可以找到你要了解的“动机”了，去问一问贝克医生，他会告诉你丽贝卡为什么去找他的，她是要证实她是不是怀了小孩了，一个可爱的卷发的小孩。

丹佛斯太太　（惊恐地）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她没跟我说过。

这事一经揭开，麦克西姆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我”十分担忧和害怕。

费弗尔　她告诉麦克斯了，麦克斯知道他不是这孩子的父亲，所以象他那样的正人君子，当然把她杀死了。

紧张地沉默。朱利安上校打破了这种局面。

朱利安上校　（对麦克西姆）恐怕我们需要问一下贝克先生。

费弗尔　嗳，嗳，为了稳妥起见，我想最好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朱利安上校　好吧，不幸的是你有权这样要求。我去通知验尸官，在进一步调查期间，审讯延期。（他要走）

费弗尔　我说，你不怕这个犯人——我们可以这样叫他——逃跑吗？

朱利安站住，看看费弗尔，又看看麦克西姆。麦克西姆回看了他一眼，然后朱利安又看了看费弗尔。

朱利安上校　（离去的时候）我担保他不会干这种事。

费弗尔　（对麦克西姆）嘟嘟，麦克斯。（对丹佛斯太太）走吧，丹妮。让这倒霉的一对在一起消磨他们最后的时刻吧。（他走出去）

丹佛斯太太冷冷地看了一眼麦克西姆和“我”，然后走出房门。

小旅店外景，麦克西姆、“我”和弗兰克，他们走向汽车。

“我”　你真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吗？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亲切地）不，亲爱的，你太累了。明天一早我就回来，我可以一夜不睡。

“我”　（单纯地、完全掩盖着自己的情感）我等着你。

麦克西姆吻了“我”一下，然后扶“我”上车。他关上车门，朱利安上校走来。

朱利安上校　麦克西姆，好了吗？

麦克西姆　好了。

朱利安上校摘帽向“我”道别，“我”的车开走了。“我”把脸靠近车窗上看着麦克西姆。麦克西姆和朱利安上校慢慢走着。费弗尔的车停在麦克西姆的车后路边上。

朱利安上校　（对麦克西姆）你们两个人前面走，我和费弗尔跟在后面。

镜头化为傍晚的乡间公路。两辆汽车疾驶着。然后化为贝克医生房子的外景。麦克西姆、弗兰克、费弗尔和朱利安上校下车，开始走上台阶，然后进入贝克医生的诊室．大家落座。画面上费弗尔和朱利安上校背对摄影机，弗兰克、麦克西姆和贝克医生面对摄影机。

朱利安上校 （向前欠身）贝克医生，最近你可能在报上看到德文特先生的名字了吧？

贝克医生 啊，是的，看见啦，他和一条船上的尸体的事有关，我妻子读过有关这件事所有的报纸，真是很悲惨。（对麦克西姆）德文特先生，我向您表示慰问。

费弗尔 （语调急躁地）哦，别浪费时间了，让我……

朱利安上校 别打扰，费弗尔，我会问贝克医生的。

贝克医生和朱利安上校。

朱利安上校 我们是想弄清楚已故的德文特太太去世的那天的活动。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去年十月十二日那天是否有这样一位太太到您这儿来看过病。

贝克医生 （摇头）非常抱歉，我恐怕不能帮助您。德文特这个名字是好记的，可我从来没有见过德文特太太这样一位病人。

费弗尔 （走过来）哦，你怎么能记得所有病人的名字呢？

贝克医生 （冷冷地）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查查接诊

日志。你是说十月十二日吗？

朱利安上校　是的。

贝克医生站起来，镜头跟拍，他走到病历存放处，拿出接诊日志。他走回来又坐下。

贝克医生　（查看着接诊日志）这儿，没有，没有德文特。

费弗尔　（打断他）你肯定吗？

贝克医生　所有的那天的病人都在这上面：罗斯、坎培尔、斯蒂达尔、佩里诺、丹佛斯、马修斯……

费弗尔　（兴奋地）丹妮！是她！

所有人的镜头。

朱利安上校　你再念一遍人名，你是说丹佛斯？

贝克医生　是的，下午三点钟，她来看过病。

费弗尔　她长得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贝克医生　记得，我记得很清楚，她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微黑的皮肤，衣着很讲究。

弗兰克　丽贝卡！

朱利安上校　这位太太是用了一个假名字。

贝克医生　是吗？真奇怪，我认识她很久了。

费弗尔　她来看什么病？

贝克医生　先生，这涉及道德问题。

弗兰克　你能提供一点关于德文特太太自杀的原因吗？

费弗尔　你应该说谋杀，她是不是怀孩子啦？说吧，不然象她这样有身份的贵妇人到你这种下流诊所来干什么？

贝克医生　（对朱利安上校）你们是不是为公事上的需要才到我这儿来访问的？

朱利安上校　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贝克医生　你们想让我提供关于德文特太太想结束自己生命的动机吗？我想我是可以的。这位自称丹佛斯太太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

麦克西姆　她不是怀孕了吗？

镜头移向贝克医生，他从病历中拿出一张卡片。

贝克医生　她自以为怀孕了，但我的诊断不是。我送她到一位著名的专家那里去检查并照了X光片子。那天她到我这儿来取诊断报告，我记得她站在那儿，伸手向我要片子，她说："我要知道真相，我不要好言安慰，如果我有那种病，请立即告诉我。"我知道她不会相信谎话的，我就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了，她向我道了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我以为她……

镜头向后拉，现出房间全景。

麦克西姆　她得了什么病？

贝克医生　癌症，已经是晚期了，做手术也无济于事，短期内就需要注射吗啡，对她来说，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等待。

费弗尔大吃一惊，他转过身去。

麦克西姆　你告诉她时，她说什么了吗？

贝克医生　她很奇怪地微笑着。德文特先生，您的太太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噢，对了……我记得她当时说了一句使我非常惊讶的话，当我告诉她还能活几个月的时候，她说："不，医生，不用那么久。"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消息的重要性，沉默了片刻。对麦克西姆来说，这消息使他明白了丽贝卡死的那晚上的奇怪的行为。对朱利安上校来说，确定了自杀的原因。对于费弗尔，他被丽贝卡不治之症的消息打垮了，这简直是双重的打击：他曾爱过的女人得了癌症，他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弗兰克过去担心的事消除了，但是他对丽贝卡得了不治之症也感到难过。他们都站了起来要离去。

朱利安上校　非常感谢你，你已经告诉了我们所想要知道的一切。我们还需要一张证明。

贝克医生　证明？

朱利安上校　是的，以便证实自杀的结论。（他以挑战似的眼光看着费弗尔，费弗尔避开了他的目光）

贝克医生　我明白了。我给你们几位倒几杯雪利酒好吗？

朱利安上校　不用啦，非常感谢你，我们该走了。

他们走出贝克医生的诊所。

贝克医生房子的外景：朱利安上校、麦克西姆、弗兰克和费弗尔从里面走出来。

弗兰克　谢天谢地，总算弄清楚了。

朱利安上校　真可怕……真可怕，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竟会……无疑的……

费弗尔　（特写。显然受到沉重的打击）我万没想到，我肯定丹妮也不会想到。（不寒而栗）我真该喝点酒了。

这几个人的近景。

弗兰克　我们还要去受审问吗，朱利安上校？

朱利安上校　不，不，（同情地看着麦克西姆）不会再给麦克西姆添麻烦了。

麦克西姆　谢谢您，上校。

费弗尔　（假装亲热地表示友好）您准备回去吗？上校。

朱利安上校　（冷冷地）不，谢谢你，我今天晚上住在城里。（尖锐地）不过我要告诉你，费弗尔，敲诈不是个好行当，我们知道怎么对付这样的人。

费弗尔　我不懂您在说什么，上校。如果您要买新车，就告诉我一声。（强作微笑地做了个敬礼的姿势离去）

朱利安上校、麦克西姆、弗兰克的三人近景。

麦克西姆　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感谢您的好意，虽然我没用语言表达，但我想您能理解我的心情。……

朱利安上校　别这么说，让这件事过去吧，（他伸出手来）最好通知您太太一声，她一定很着急。

麦克西姆　当然，我马上给她打电话，然后直接回曼德利。（他和朱利安握手后离去）

朱利安上校和弗兰克的两人近景。

朱利安上校　（对弗兰克）再见，克劳利。（坦率地）你是麦克西姆忠实的朋友。（他伸出手）

弗兰克有些不好意思，他和朱利安上校握手后，朱利安上校离去。弗兰克向麦克西姆的汽车走去。麦克西姆入画，弗兰克帮助他穿上大衣。

麦克西姆　（眼睛直视着前面）弗兰克……

弗兰克　什么事，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还有些你不知道的事。

弗兰克　（平静地）噢，不，我全明白。

麦克西姆从弗兰克身后走到车旁，他们两人面对面地站着。

麦克西姆　我没杀死她，弗兰克。现在我才明白了，她说她怀孕了，是希望我杀死她，她故意撒谎。她预见了她的结局，所以，她才站在那儿笑，然后她……

弗兰克　（由于明白了真相而感到如释重负）别再想它了。

麦克西姆　（感激地看着他）谢谢你，弗兰克。

他们进入汽车内。

镜头化为费弗尔在电话间里的近景。

费弗尔　（在打电话）喂，丹妮，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丽贝卡瞒着我们两个。她得了癌症！是……是自杀，（痛苦地）现在麦克西姆和他的小新娘子可以在曼德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了。再见，丹妮！（他挂上电话，走出电话间）

他朝着自己的汽车走过去，一个警察站在车旁，在费弗尔走到车跟前的时候，警察说。

警察　这是你的汽车吗，先生？

费弗尔　（上下打量着警察，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是的。

警察　赶快开走吧，你知道吗？这不是停车的地方。

费弗尔　（生气地看着他）哦，是吗？我愿意把车停在哪儿就停在哪儿，可怜你们这些人闲着没事干。

他进入他的汽车。

镜头化为麦克西姆和弗兰克坐在敞篷车上，疾驰在乡村的大路上。

弗兰克　你和她通电话时，她说她在等你吗？

麦克西姆　我让她去睡，她不听。我希望这车走得越

快越好。

弗兰克　（看着他，打量着他那忧愁的面容）你担心什么，麦克西姆？

麦克西姆　我预感到要出什么事。

镜头化为曼德利的夜景（全景）。可以看到楼上的屋里一支烛光从一个窗户移到另一个窗户。丹佛斯太太在大厅里。她手里拿着一支燃着的蜡烛。镜头跟拍，她走进书房，“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杰斯巴在“我”的膝上。丹佛斯太太站着看了“我”一会儿。杰斯巴在“我”的膝上，抬头看了看她。通过丹佛斯太太的肩膀可以看到“我”。丹佛斯太太转向前方。她手里的烛光由下面照在她脸上，显出一种令人恐怖的狡诈的神情。

镜头又化为乡村，麦克西姆和弗兰克坐在车里。汽车向前疾驰。弗兰克坐在麦克西姆身旁打瞌睡。麦克西姆显出焦虑的神情。

麦克西姆　（突然地）弗兰克！

弗兰克　（吃惊地）什么事？

麦克西姆突然把车停下。

弗兰克　为什么停车？

麦克西姆　现在几点了？

弗兰克　（看表）啊，表不对了，大概是三、四点

钟，怎么啦？

麦克西姆　现在天还不会亮吧？

弗兰克　或许是在冬季我们可以见到的北极光？

通过树林可看到远处被照亮的天空。麦克西姆和弗兰克在车里。

麦克西姆　那不是北极光，那是曼德利。

远方，隐约的火光照亮了天际。麦克西姆发动汽车，开上公路，飞驰着。

弗兰克、麦克西姆在汽车里通过车前挡风玻璃看到被火光照亮的天空。镜头随拍汽车，背景是曼德利在一片火光中。镜头化为曼德利在大火中燃烧的情景。汽车停住，麦克西姆和弗兰克跳下车。一群仆人包括弗里斯和罗伯特正在看着燃烧的房子。

麦克西姆　（急跑过来）弗里斯！弗里斯！夫人呢？她在哪儿？

弗里斯　我刚才看见她了，先生。

麦克西姆　（非常着急地）她在哪儿？在哪儿？（他转身去寻找"我"）

杰斯巴在镜头中出现，它被"我"牵着，随着"我"的脚步跑来。镜头仰拍"我"的近景，背景曼德利在大火中。

背景是仆人们和燃烧的楼房，麦克西姆来到人群中寻找他的妻子。"我"的特写："我"正向四周寻视，突然

发现麦克西姆。

“我” （喊他）麦克西姆！

远拍大火中的曼德利。麦克西姆向“我”跑来，“我”向麦克西姆跑去，麦克西姆和“我”两人扑在一起拥抱着。

“我” 嗷，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

两人近景。

麦克西姆 （焦急地）亲爱的，你没什么吧？

“我” 啊，我很好。

麦克西姆 （吻“我”，紧紧地拥抱着“我”）你没事吧！

“我” （惊慌地）可是丹佛斯太太疯了，她说她宁肯毁掉曼德利，也不愿意看着我们生活得幸福。

突然有人在喊 看！西房！

镜头化为西房。丹佛斯太太的身影在窗间移动，对着熊熊烈火泰然自若。她身后的墙壁燃烧着。镜头通过窗户拍丹佛斯太太的近景。

麦克西姆、“我”和仆人们都惊恐地看着大火。镜头化为燃烧着的西房和丹佛斯太太的近景，丹佛斯太太环顾四周，脸上显出胜利的、挑战的表情。火苗越蹿越高包围了她。

梁木塌了下来，然后火焰燃着了整个房间。镜头移拍丽贝卡的床榻和绣着字母“R”的睡衣袋。火焰逐渐上升，把睡衣袋燃着了，熊熊的火焰吞没了大写的字母“R”。淡出。